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史

記

五



司馬遷著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史

記
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記

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漢書勝作揖，又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言諸姬者，衆妾卑賤，史不書姓，故云諸姬也。孝文帝卽位二年，以武為代王。徐廣曰：都中都。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通縣西十二里。以參為太原王。明城卽古晉陽城，智伯與韓魏攻趙襄子於晉陽，卽此城也。以勝為梁王。耳。徐廣曰：都睢陽。漢書梁王名揖，蓋是矣。按景帝子中山靖王名勝，是史記誤也。於大梁，以其卑濕，徙睢陽。故改曰梁也。二歲，徙代王為淮陽王。徐廣曰：都陳國也。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諡為孝王。子登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徐廣曰：都清陽。括地志云：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清陽故城在貝州清縣西北八里也。武為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諡為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謂自文帝二年初封代，後徙淮陽也。又徙梁，通數文帝二年至十二年。徙梁為十一年也。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

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

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集解：文穎曰：地名。公二年，宋華元戰于大棘，杜預云：在襄邑東南，蓋即棘壁是也。正：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

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

略與漢中分。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

界泰山，西至高陽。集解：徐廣曰：在陳留圍縣，駟案：司馬彪者，出續漢書郡國志也。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

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集解：築，謂建也。白虎通云：苑，所

蓋言其奢，非實辭。或者梁國封域之方，括地志云：苑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南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猿、麋、栖龍、岫、鴈、池、鶴、洲、鳧、鳥、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

王竹園也。廣睢陽城七十里。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為故，所以樂家有睢陽曲，蓋採其遺音也。大治

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五十餘里。集解：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駟案：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

在也。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不甚高。俗云平臺，又一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官儀云：漢

名脩竹院。西京雜記云：有落猿、麋、洲、鴈、濟連亘七十餘里是也。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集解：漢

天子法駕三十六乘，大駕八十乘，皆備千乘萬騎而出也。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譴人，言警則傳蹕，止人清道，言出入者互文耳。

入亦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周禮

有奇表之人，鄭玄云：奇，表音也。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

非常也。奇音紀，宜反，表音斜也。

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同也。章昭云：大百萬，今百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

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車馬皆往。言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則既朝上疏。因

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

殿門，與漢宦官無異。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嗣。大臣及

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帝也。一云：關者，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行也。竇太后議格。如淳曰：格，

張晏云：格，止也。服虔云：格，謂格閣不行。蘇林音閣。周成雜字：鼓閣也。通俗文云：高置立鼓棚云。鼓閣，字林音紀。又音詭也。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嗣事。由此以事祕

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

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疑梁刺之。遂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

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邱豹及內史韓安國進諫

王。姓軒。邱名豹也。王乃命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

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謂案漢書音：茅蘭，孝王臣。使乘布車。降服。自比喪人。從兩騎

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

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

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水。今壽張縣南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

也。正義括地志云梁山在鄆州有獻牛足出背上。張晏云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

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諡曰孝王。述征記陽有梁孝王之冢。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

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

景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長子賢梁共王子明濟川王子彭

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壹瀆梁孝王長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

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百萬計不可勝數

及死藏府餘黃金尙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

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太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

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轡樽直千金。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應助

之飾。孝王誠後世善保轡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轡樽平王太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轡

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轡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

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措置措以為答

前隊皆作此字說文云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張先生舊

疑是衍字又不敢除故以朱大點其字中心今按食官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

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雖陽人類犴反者。類犴反。人姓名也。反字

或作友。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

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

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爲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

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尙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諡爲

平王。子無傷立爲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志。桓邑。地理。志。桓邑。關。孝景中六年爲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

子弗忍誅。廢明爲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爲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

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如淳曰。以是爲好喜之事。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

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爲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爲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山陽郡。

漢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

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爲令梁孝王怨望，欲爲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爲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竇嬰袁盎皆言如周家立子不合立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

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

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

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此說與晉世家不同，事與封叔虞同，彼云封唐，此云封應，應亦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呂氏春秋云：成王戲削桐葉爲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又汲冢古文云：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也。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

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

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

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

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

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

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爲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竇太后人尚質，親親謂其弟而授之，周人尚文，尊尊謂尊祖之正體，故立其子尊其祖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卽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卽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梁郎謂梁國之郎，是孝王官屬某子，史失其姓名也。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

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爲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廐。霸昌廐。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食。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爲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閱天也。

索隱述贊曰。文帝少子。徙封於梁。太后鍾愛。廣築睢陽。旌旗警蹕。勢擬天王。功扞吳楚。計醜孫羊寶嬰。正議袁盎劫傷。漢窮梁獄。冠蓋相望。禍成驕子。致此猖狂。雖分五國。卒亦不昌。

考證

梁孝王世家。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歸有光曰。安國傳。因長公主謝太后。事在前。非爲勝詭事。

使乘布車。集解。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顧炎武曰。乘布車。謂微服而行。使人不知耳。無降服。自比喪人之意。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景帝子十四人。一武帝。餘十三人。為王。漢書謂之景王。此名五宗者。十三人為王。其母五人。同母者為宗也。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闕子曰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姁音況。羽反。兒。姁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漢書云。大行令奏。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

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對

無窮。孝武帝絕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對

問以五策。按漢書詔策。問三十餘事。被服造次。按小顏云。被服。言常居處其中。造次。謂所向所行。皆法

於儒者。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漢書云。頃音傾。

臨江哀王闕子。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壝垣為宮。宮外之餘地。顧野王云。牆外行馬內田。音人。棧反。又。聖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風俗通云。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遊。

音軟。又音奴。亂反。壝垣。牆外之短垣也。聖徵。榮行。祖於江陵北門。風俗通云。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遊。故記為祖神。又崔浩云。黃帝之子。嫫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為行神。亦不知其何據。蓋見其謂之祖。因以為嫫祖。非也。據帝系及本紀。皆言嫫祖。黃帝妃。無為行神之由也。又聘禮云。出祖。釋轍。祭脯酒而已。按

今祭禮。以敷壤土為壇。於道。則用黃瓶。或用狗。以其瓶血。置左輪。前。荆州圖副云。漢臨江閔王榮。始都江陵城。坐侵廟壝地為宮。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共流涕。曰。吾王不反矣。既而為郢都所訊。懼而

縊死。自此後。北門存而不啓。蓋為榮不以道終也。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

尉邳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傳居二王後者以其從太子。而魯後乃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爲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爲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爲王。初好音輿馬。晚節節猶言末。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汝南王。更故舊曰易。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

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爲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爲

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傑。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爲王。七年自

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爲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爲所并。卽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

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蘇林曰淖音。夜使人迎與紆服舍中。

淖音女。教反。淖姓也。齊有淖齒是也。漢書云。建召易王所愛淖姬等十人與姦服舍中也。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

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漢書云。建女弟徵臣爲蓋侯。事旣聞

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卽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爲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爲膠西王案按逸周書諡法云能優其德曰于端爲人賊戾又

陰痿不能御婦人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爲郎爲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

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爲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爲滋甚有司專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慍

遂爲無訾省蘇林曰爲無所訾錄無所省錄資財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

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置宿衛人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爲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

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究窮也故郭璘云究謂窮盡彊足以距諫智足以

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

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爲趙王十五年孝景帝

崩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深無仁恩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謂詭誑之人彭祖多內寵姬

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卓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

石謂彭祖自爲二千石掃除其舍以迎之也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

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

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權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買也。權者，禁他家獨

古外反，謂為賈人專權買賣之買，僧以取利。若今之知市矣。章昭則訓權為平，其注解亦得。入多於國經租稅。經，常也。謂王家入稅，以是趙王家多

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淳姬者為姬，甚愛之。彭祖不好

治宮室禱祥。服虔曰：求福也。按埤蒼云：禱，祿祥也。列子云：荆人鬼，越人禱，謂楚信鬼神，越信禱祥者也。好為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

卒行徼徼，上下孟反。下工弔反。徼是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

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樂，五教反。好內，有子枝屬百

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

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二年卒。漢書建元三年，濟川中山王等來朝，聞樂而泣。天子問其故，對以大臣內讒，肺腑日疎，其言甚

雄壯，詞切而理文。天子加親親之好，可謂漢之英藩矣。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為中山王。漢書昆侈諡康王子，頃王輔嗣，至孫國除也。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姚氏按釋名云：天子諸侯

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目的為識，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以爲脫桂裳，免簪笄，而飾侍者唐兒，使施玄的，結羽斂的，即釋名所云也。說文云：婢，女汚也。漢律云：見婢變不得侍祠，婢音半。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

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恠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鮒立鮒音拘為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為王。漢書齊諡繆王齊有幸臣桑

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

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漢書告中尉秦彭祖子去嗣坐暴虐勃亂國除也所忠姓名。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

戰守備候淮南之起。應劭曰樓車所以窺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李巡注爾雅金矢以金為箭鏃鏃字林音子木反及吏人謂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

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其辭出此事寄於上最親。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最為親愛也意

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

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為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

諡為哀王子慶為王。徐廣曰他本亦作慶字惟一本作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

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爲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爲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梲蘇林曰音奪鄒氏音之悅反許慎說文解字云他活反字從木梲以母

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

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媚不常侍病三蒼云媚丈夫妒也又云妒女爲媚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

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梲爲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

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梲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梲梲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

王喪梲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巢如淳曰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

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張騫按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

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筴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梲陷之罪勃

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

爲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天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於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

萬戶爲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爲泗水王泗水海州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真定王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泗水王十一

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爲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爲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爲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集解徐廣曰：國所出有皆入於王也。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索隱述贊曰：景十三子，五宗親睦。栗姬既廢，臨江折軸，闕于早薨。河間儒服，餘好宮苑端事。馳逐江都，有才中山禔，福長沙地小，膠東造鐵仁賢者代，悖亂者族。兒姁四王分封爲六。

考證

五宗世家入多於國經租稅，索隱經常也。謂王家入多於國家常納之租稅。○徐孚遠曰：索隱不明，謂王專權會之利，故市租之入反多於田租也。

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大司馬臣去病姓霍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

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

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可以封諸侯。立大官是也。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

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

非。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史闕其名。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

臣充。趙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

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

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

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

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公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

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

等。宜奉義遵職。愚僮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徐廣臣旦。臣胥

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

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傳曰。天生蒸民。立君以司牧之。是言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

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卽股肱何勸。義也。皇子未習教義。而彊使爲諸侯王。君以連城之人。則大臣何

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春秋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與列侯也皇子或在繼緣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強暴極臨北海匈奴病伐匈奴西湊月氏湊音臻氏音支至月氏月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與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北臨翰海西湊月氏氏西戎國名在葱嶺之西也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與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綬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毛傳云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戎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戎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謂立膠六安王常山王子平爲真定王商爲泗水王是也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闔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闔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

二十七人議集解徐廣曰蕭何之玄孫皆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

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集解謂地爲輿者天地有覆

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

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

曰立皇子闕爲齊王且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集解徐廣曰一云元狩四月戊寅朔癸卯御

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闕集解此封齊王策文也按武帝

嗚呼戲受茲青社集解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直以白茅歸以

白茅授之以立社謂之茅音齊蔡邕獨斷云皇子封爲王受天子太社之土若封東方諸侯則割青土藉以

土齊在東方故云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

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集解謂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心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

有僣不滅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集解徐廣曰立八年無後絕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且爲燕王曰於戲小子且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集解

積先生解云維者度也稽者當也言當順古道也魏高貴卿公云稽同也古天也謂堯能同天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

蘇按匈奴傳其國貴壯賤老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也是虐老也。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蘇萌一作毗。章昭云毗也。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獲蘇張晏曰時所降旗奔師。蘇漢書君作師期作旗而服也。若如此意則三十二軍非軍將蓋戎狄酋帥有三十二君來降也。董粥徒城。蘇徒東也。北州以綏也。臣瓚曰綏安也。悉爾心毋作怨毋侮德。蘇徐廣曰儂也。儂也。孔文祥云非儂也。漢書作榮。儂音符味反。毋乃廢備。蘇生解云言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微。蘇張晏曰士不素習不應召。章昭云士非素教習不得從軍。義不得在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蘇徐廣曰立三於側也。十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蘇謂京口南至荆州以南也。五湖之間。蘇五湖者具區洮曰太湖五百里。其人輕心揚州保疆。蘇徐廣曰一作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故曰五湖也。其人輕心揚州保疆。案李奇曰保恃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蘇應劭曰無好佚樂馳騁弋獵鄒氏宵音譏。譏亦小人也。或作佞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蘇徐廣曰立六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襲親親序骨肉尊先

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執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索隱述贊曰。三王封世。舊史爛然。褚氏後補。冊書存焉。去病建議。青翟上宣。天子冲揭。志在急賢。太常具禮。請立齊燕閩國。負海且社。惟玄宵人不遜。董弼遠邊。明哉監戒。式防厥愆。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爲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爲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爲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爲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於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閔。閔且立爲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教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

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閔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爲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常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誠燕王以無作怨。無儷德。誠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誠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彊。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誠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爲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

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爲朝陽侯。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鄧州穰縣南八十里應劭云在朝水之陽也。

一子爲平曲侯。地理志云平曲縣屬東海郡。又云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里。一子爲南利侯。括地志云南利故城在豫州上蔡縣東八十五里。最愛少

子弘立以爲高密王。括地志云高密故城在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

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立廣陵王爲上我復王楚三十二

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

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已下并見荀卿子。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

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境垠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誡之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

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

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儷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

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

而且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

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且果作怨而望大臣自

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爲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案昭帝鈞弋夫人所生武帝崩時年纔七八歲耳胥且早封在外實

合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惑於內寵誅太子而立童孺能不使胥且疑怨亦由權臣輔政貪立幼主之利

遂得鈞弋子當陽斯實父德不弘遂令子道不順然犬各吠非其主太宗正人臣之職亦當使燕喻

之。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

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宗正官名，必以宗室有德者為之，不知時何人。公

皆往使治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

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織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

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

章爾雅。爾雅近也，雅正也。其書於正字義訓為近，故云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

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姓也。內云有異姓大夫以正骨肉，蓋錯也。內合周公輔成

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

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為天下

笑。於是燕王且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且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

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仰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且

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且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且妻子孝昭以骨肉

之親，不忍致法，寬赦。且妻子免為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徐廣曰：滫者，漸米汁也。音先

昌改反，漸漬也。滫如禮滫澠之滫，謂洗也。音思。酒反。言雖香草，以米汁漬之，無復香氣。君子不欲附近庶人，不服者為漸漬然也。以且謀叛，君子庶人皆不附近。君子不近，庶人不

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爲安定侯。在鉅鹿郡。立燕故太子建爲廣陽王，以奉燕王祭祀。括地志云：廣陽故城，今在幽州良鄉縣東北三十七里。

考證

三王世家。○柯維騏曰：太史公書原缺三王世家，獨其贊語尙存。故褚先生取廷臣之議及封策書補之。

續蕭文終之後於鄼。索隱：蕭何初封沛之鄼。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鄼。音嗟也。○臣照按年表：鄼廢而紹以筑陽筑陽廢而紹以武陽武陽廢而紹以鄼。索隱：于年表及蕭相國世家俱只辨音贊之非音嗟，並無續封南陽應音嗟之鄼之說。此處所云不知何本。且紹封筑陽改武陽亦俱並注明。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索隱：已下並見荀卿子。○臣照按蓬生麻中二語見荀子勸學篇下文。今本荀子所無。

偕往使燕風喻之。索隱：皆往使治燕王也。○燕王監本訛作廣陵今改正。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滌中。○荀子勸學篇作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滌。

卷六十一

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解。者。云。夷。齊。隘。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正。國。本。前。注。丙。寅。作。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謂。其。年。老。歸。就。西。伯。也。蓋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巢。中。薇。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蕡。可。作。羹。亦。可。生。食。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即。首。陽。山。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機。農。虞。夏。敦。樸。禪。讓。之。道。超。忽。久。矣。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呼。嗟。嗟。歎。之。辭。也。徂。者。往。也。死。不。遇。大。道。之。時。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其云非是怨邪。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餓。至。憂。而。餓。死。今。逢。此。君。臣。爭。奪。故。我。安。適。歸。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也。言。已。今。日。餓。死。亦。是。命。運。之。衰。薄。不。遇。大。道。之。時。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其云非是怨邪。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繫。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音。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云。若。夷。齊。之。行。

如此可謂善人者耶。又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

不厭糟糠之妻是也然顏子一簞食瓢飲未見有糟糠之文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

殺不辜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放古號之盜跖肝人之肉取人肉為生肝

非也莊子云跖方休卒太暴戾恣睢如字睢音休季反恣睢謂恣行為睢惡之貌也睢音千餘反劉氏恣音

也言盜跖兇暴惡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農華陰山潼鄉按盜跖即柳下惠弟也直音如

字直者當也或音值非也潼音同按潼水名因為鄉今之潼津關是亦為縣括地志云盜是遵何德

哉壽終是其人遵行何德而致此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較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跖暴

證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晉獻齊襄之比皆是或擇地而蹈之謂不

仕暗君不飲盜泉襄足高山之頂窺跡滄洲之濱是也謂北郭駱鮑焦等是也時然後出言子時然後言行不由徑滅明之行非公正不發憤

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激發憤或出忠言或致余甚惑焉儻所謂

天道是邪非邪遠聽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皆猶昧之也

為天道不敬的言是非故云儻也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太史公引孔子之言證前

其志意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若於道可求而得之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者古人之道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松柏少凋傷平歲衆木亦有不死者故

後

須歲寒然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不能自修整。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是舉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謂伯夷讓德之重，若文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先為此言張本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論伯夷得夫災一解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雖論伯夷得夫財而名彰，顏回附驥尾而行，著蓋亦欲微見已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引賈子貪夫殉財，烈士徇名是也。又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者，言物各從類以相求。太史公言已亦是操行廉直而不用於代，卒陷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發論。見已立名著述之美也。賈子曰：也作鵬鳥溼沒而不稱，若夷齊顏回，潔行立名，後代稱述亦太史公欲漸見已立名著述之美也。賈子曰：也作鵬鳥賦云：然故太史公引賈子譬作史記若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至死不休，故云死權也。衆庶馮公引而稱之也。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至死不休，故云死權也。衆庶馮生。馮者恃也。音凭。言衆庶之情，蓋馮恃矜其生也。鄙誕生作每生，每者冒也。冒即貪之義。同明相照，並繫辭文。同類相求，潤謂同德者相應。雲從龍，風從虎，風興張璠曰：猶言雲從龍，風從虎也。聖人作而萬物覩，得著書言世情之輕重也。又引此句者，謂聖人有養生之德，萬物之情皆得覩見，故已今日以上至同明相照，是周易乾象辭也。太史公引此等相感者，欲見述作之意，合萬物之情，故孔子歿後五百歲而巳當之，故作史記使萬物見覩也。太史公序傳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作述六經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立義，撥亂世，反於正，莫近於春秋。按述作而萬物睹見，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伯夷叔齊雖有賢行，得夫子稱揚而名益彰著。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以喻顏回因孔子而名彰。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音捨趨向也。捨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蓋楊惲東方朔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臣照按史家所爲史贊者。自東漢後。漸有其稱。馬遷之時。惡有是哉。其作伯夷管晏列傳。全以議論行文。與別傳迥別。何獨致疑于太史公曰四字也。登箕山而見許由冢者。蓋司馬談遷蓋述父語云爾。

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隱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又一解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正義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顧炎武曰。其重若彼。謂人之重富貴也。其輕若此。謂清士之輕富貴也。

卷六十二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潁。水名。地理志。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今潁上縣。潁。章昭云。管仲。姬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呂氏春秋。管仲與鮑叔同賈南陽。及分財利。而管仲常欺鮑叔。多自取。鮑叔知其有母。不以爲貪。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齊世家云。鮑叔牙曰。君將治齊。則高偃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章昭云。鮑叔。齊大夫。姬姓之後。鮑叔之子。叔牙也。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音古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

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

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

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

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產武子。鳴產桓子。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虛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涉耐涉產微。凡十

代世譜同。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不若夷吾者。五寬和惠民。不若也。治國家不

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不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猛。不若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國東濱

海也。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其書有此言。今舉其大略也。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三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四

維不張。國乃滅亡。者禮義廉恥也。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言為政令卑下。鮮

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重謂錢

也。管子有輕重篇。輕重謂恥辱也。權衡謂得失也。有恥辱甚貴重之。有得失甚戒慎之。桓公實怒少姬。謂怒蕩舟歸而未絕。蔡人嫁之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

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今齊州東河也。桓公欲背

曹沫之約。沫音妹。左傳作沫莫葛反。管仲因而信之。以劫許。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

管子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知此爲政之所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玷。管子三歸三姓女歸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管子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說苑云齊桓公使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爲仲父何故管仲對曰貧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稱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管子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管子名嬰平諡仲字父桓子名弱密國應劭云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管子世本及系本靈公名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

故萊夷維邑。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管子世本及系本靈公名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

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管子謂已謙語不及之卽危行。管子行下孟反謂君不知國有道卽順命

無道卽衡命。管子衡秤也謂國無道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管子縲音力追反縲黑

云晏子之晉至中牟觀弊冠反裘負薪息於途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

石父也苟免饑凍爲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案與此文小異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

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管子林縛反皇覽云晏子冢在臨淄城南苗水南桓公冢西

又云齊晏嬰冢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

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里按恐皇覽誤乃管仲冢也。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

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管子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旣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

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子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集解調案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

輕重故云輕重九府，餘如別錄之說。及晏子春秋集解嬰所著書名晏子春秋，今其書有七十篇，故下云集解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其書世多有也。集解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

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音逸管仲

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集解管子所以小之者，蓋

以為周道衰，桓公賢主，管仲何不勸勉輔弼，至於帝王，乃自稱霸主哉。故孔子小之云，蓋為前疑夫子小管仲為此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

管仲之謂乎。集解管子相齊，順百姓之美，匡救國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者是管之能也。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

不為無勇者邪。集解左傳：崔杼弑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而哭之，成禮而出。崔杼欲殺之，是也。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

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集解太史公之羨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晏生在世，已

賢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懼戒也。

索隱述贊曰：夷吾成霸，平仲稱賢，粟乃實廩，豆不掩肩，轉禍為福，危言獲全，孔賴左衽，史忻執鞭，成禮而去，人望存焉。

考證

管晏列傳。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產景子耐涉。耐涉產微。凡十代。世譜同。○王鏊曰。此十餘世。是言鮑叔。而索隱所注。似言管氏。不知何故。

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正義。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猛。不若也。○國語無猛字。

慎權衡。正義。權衡謂得失也。○徐孚遠曰。權衡。鈞石之類。蓋與民取平之意。正義非也。

晏子矍然。正義。皇覽云。晏子冢。在臨淄城南菑水南。桓公冢西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鼎足上。又云。齊晏嬰冢。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里。按恐皇覽誤。乃管仲冢也。○徐孚遠曰。此注雜在越石父事中。爲不倫也。

卷六十三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者。朱韜玉札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字聃。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疎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有雙柱。

耳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周時人。李母八十一而娠。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適割左腋而生。又云。玄妙。玉女夢流星入口。而有娠。七十二而娠。老子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下。因吞之。即有娠。張君相云。老子者。是號非名。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案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苦縣地理志誤也。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苦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裴氏所引不明。見苦縣在陳縣下。因云。苦屬陳。今檢地理志。苦縣實屬淮陽郡。苦音怙。而按年表云。淮陽國景帝三年廢。至天漢修史之時。楚節王純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尙存。在今亳州真源縣。厲音賴。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按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城東有瀨鄉祠。老子所生地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按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聃耳漫。周守藏室之史也。按藏室無輪也。神仙傳云。外字曰聃。按字號也。疑老子耳漫。無輪。故世號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史乃周藏書室之柱下。因以爲官名。而藏在下。浪反。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記亦云。然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六水反。說者云。蓬累。猶扶持也。累音而行。謂之蓬累也。蓬蓋也。累隨也。以言若得明君。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蓬沙磧上。轉蓬也。累轉行貌也。言君子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蓬蓬狀若磧蒿。細葉蔓生於沙漢中。風吹則根斷。隨風轉移也。磧蒿。江東呼爲斜蒿云。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良賈謂善貨。藏謂隱其寶貨。不令人見。故云。若虛。而君子之人。身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之人。去子之驕氣。與然。替康高士傳亦載此語。文則小異。云。良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也。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夫子。須去也。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

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李尤函谷關銘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

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爲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爲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疆其兩反爲子僞反。於是老

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善內學星宿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

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述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

色而尋迹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

望見其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

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堯叢爲藜蓬蒿爲室，杖木爲牀，著艾爲席，藟芰爲食，壘山著書十五篇，言道

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此前古好事者據外傳以老子生年

即以周太史儋爲老子，故二百餘歲。蓋或皆疑辭也。世不的知，故言蓋及或也。玉清云：老子以周平

王時見衰於是去，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蓋年三十也。去平王十二王，此傳云

儋卽老子也。秦獻公與烈王同時，去平王二十一年，說者不一，不可知也。故葛仙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

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徐廣曰：實百一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

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周秦二本紀並云：始周與秦國合，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或曰：儋

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案此云封

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爲姓。左

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何必段干木邪。宗

子注音鑄注子宮宮玄孫假音古雅反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邛太傅因

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緇儒學。退而後之也。儒學亦緇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此都結老子之教也。言無所造為而自化，清淨不撓而民自歸正也。

莊子者，蒙人也。蒙人，也。郭緣生述征記云：蒙縣，莊周之木邑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此云莊周為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

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大抵，猶言大略。其書十餘萬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對語。故云。又音寓，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

人。故莊子有寓言篇。率音律，寓音遇，率，猶類也。寓，寄也。作漁父盜跖臧篴。臧，猶言開篴。臧音祛，亦有音去。篴音去，刼反。三

篇名，皆誣毀自古聖君賢臣孔子之徒。營求名譽，咸以喪身，非抱素任真之道也。以詆訛孔子之徒。謂詆訛毀訾孔子也。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

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鄭氏畏音於，鬼反。累音疊。劉

司馬彪云：庚桑，楚人姓名。莊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成璜云：山在魯，亦云在深州。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衛生之經，若槁木無情，死灰無心，禍福不至，惡有人災。然莊子雜篇庚桑

楚已下，皆空設言。然善屬書離辭。猶力折其辭句。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剽，猶擊也。雖當世宿學

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泔洋自恣以適己。泔洋音汪羊，又音晃養。故自王公大夫不能器之。楚威王聞

莊周賢，顯王三十年。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

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孤，小也。特也。願

為小豚不可得。

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

索隱言人主臨事任用並非常所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索隱**又非姦邪詔諛之臣不容廉直之士。觀往者得失之變。**索隱**韓非

見王安不用忠良令國削弱故觀往古有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索隱**此皆非所著

之在已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儲著二事所謂明君

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今韓子有說林上下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

二篇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己不同而詰難之。故其書有說難篇。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

於秦不能自脫。**索隱**說音稅難音奴干反。言游說之道為難。故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然此

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索隱**凡說難識情理不當人主之心恐犯逆鱗。又非吾辯之難能

明吾意之難也。**索隱**能分明吾意以說之。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索隱**韓子橫失作橫佚。劉氏云吾

有橫失詞理能盡說己之情。此雖橫孟反。又非吾敢。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劉氏

難正在於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疎末射尊重之意。貴賤隔絕。旨趣難知。自非高識

莫近幾會故曰說之難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索隱**前者三說並未為

以吾說當之。闕與前人心會說則行乃是難矣。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

賤必棄遠矣。**索隱**謂所說之主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所說出於厚利

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索隱**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曰若秦孝公志於疆國而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君實為厚利而詐作陰顯者。陽也。謂其

其身前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關其思極論深計雖知說當終遭顯戮也此之不可不

知也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說其相類之事前入覺

悟便成漏泄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人主有過失之端緒而引美周澤

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事當理事行有功君不以爲恩德故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

見疑如是者身危謂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沾渥於下而輒吐誠極知其道說有功則其

盜却爲見疑即其類也說事不行或行有敗壞則必致危殆若此者身危也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

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說者知前發其蹤跡身必危亡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

則身危謂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以爲功而說者預知其計而說者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劉氏

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而說者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劉氏云若漢景帝決廢栗太子而周

彊其兩反人主必不欲有爲而說者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問己問音紀覓反說彼大人

刺讒與之論細人則以爲嚮權韓子嚮權作賣重謂薦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論其所

愛則以爲借資說人主愛行人主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論說人主所憎惡人徑省其辭則不

知而屈之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省略其辭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謂人主志在簡

汎濫博文華則君上嫌其多透誕文而無當汎濫浮辭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謂人主志在簡

言順人主之意則或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正義草野猶鄙陋也廣陳言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

怯懦而不盡事情也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案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

滅其事端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己意而攻問之是以卑下之謀自敵於上以致讜怒也而不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

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己意而攻問之是以卑下之謀自敵於上以致讜怒也而不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

其難概之難途已之案概猶格也劉莊云貴人斷甲為是說者以乙破之乙之理難同怒以下敵上也而不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

飾之無傷也乙同劉伯莊云貴人與甲乙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譽人與人同計同行今說

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大忠無所拂辭案拂音佛大

而說者則不可明飾其無失也案人主與甲同失說者文飾甲之無失大忠無所拂辭拂音佛大

君於善君初不從則且退止待君悟言無所擊排案謂大忠說諫之詞本欲歸於安人與

之悅而又幾諫即不拂悟於君也悟言無所擊排案謂大忠說諫之詞本欲歸於安人與

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案匡弼君初亦不擊排乃後周澤露濡君臣道合乃敢辯智說焉此所以親近而不

見疑是知知盡之難也案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案謂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韓子作得盡

乃是知盡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案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於君也君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

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案夫知盡之難則君臣道合故

君不疑與君交爭而不罪而得明計國之利害以致其功伊尹為庖案殷本紀云乃為有莘氏媵臣百

直指是非任爵祿於身以此君臣相執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案殷本紀云乃為有莘氏媵臣百

里奚為虜案晉世家云製滅虞公及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

如此其汙也。汙音烏。反。庖。虜。是。汙。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士之所恥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

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其子鄰父說皆當矣。而切見疑非處知則難乎。昔者鄭

武公欲伐胡。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云。胡城在豫州鄆城縣界。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

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

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當浪反。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

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旣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

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

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

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

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龍蟲類也。故言龍之爲蟲。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

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幾。幾也。謂庶幾於善諫說。說者能不犯人主逆鱗。則庶幾矣。人或

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

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

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

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集解】駟案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答云云。迺誅韓非也。

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集解】駟案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集解】駟案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鞠礪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伯陽立教。清淨無為。道尊東魯。迹竄西垂。莊蒙栩栩。申害卑卑。刑名有術。說難極知。悲彼周防。終亡李斯。

考證

老莊申韓列傳。老子者。正義。朱韜玉札及神仙傳云。○臣照按漢武惑于神仙方士。並宗老子。故司馬遷作老子傳。著其鄉里。詳考其子孫。以明老子者。亦人耳。非所謂乘雲氣。御飛龍。不可方物者。故一則曰。老子隱君子也。再則曰。老子隱君子也。良史心苦矣。正義翻引神仙荒唐謬悠之論。以為史注。夏蟲不可語冰。有如是。

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周本紀封禪書云。合十七歲。秦本紀云。七十七歲。

卷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也。田穰苴為司馬官主兵。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

燕侵河上。甄阿甄皆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即東阿也地理志云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

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

謂命之為將以將軍也將音即匠反遂以將軍為官名故尸子曰十萬之師無將軍則亂六國時有此官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

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

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中會於軍門。按旦日謂明日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

待賈。立表謂立木為表以視日賈素驕貴以為將己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已音紀親戚左右

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仆音赴仆者臥其表也決漏謂決去壺中漏水以賈失期過日中故也入行軍勒兵申明約

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

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援枹音袁枹音浮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

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

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

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

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馱，馬之左驂，以徇三軍。」

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馱，又斬馬之左驂，以御馬在左故也。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

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卑必耳反，其羸弱者三日

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度黃河，水北去而解。於是追擊

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

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

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田乞、田僖子，亦僖子之族也。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

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此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

穰苴之法。方往反。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

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褻矣。謂司馬兵法說行兵揖讓有三代之法。

而齊區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褻。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

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燕侵河上，齊師敗績，嬰薦穰苴，武能威敵，斬賈以徇，三軍驚惕，我卒既彊，彼寇退壁，法行司馬，實賴宗戚。

考證

司馬穰苴列傳：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古史曰：太史公爲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拔以爲將，遂以成功，歸爲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潛王殺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苴，潛王之臣，嘗爲潛王卻燕晉，而戰國雜說，遂以爲景公時耶？習學記言曰：左氏前後載齊事甚詳，使有穰苴暴起立功，不應遺落也。况伐阿甄，侵河上，皆景公時所無。大司馬亦非齊官，遷故稱田乞田豹，由此怨高國，若不考信於左氏者，蓋作書之人，夸大其詞，而遷信之爾。

卷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釋）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爲吳將，作兵法十三篇。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釋）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釋）隊，徒對反。長，竹兩反。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

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音趣音促急也。使音色吏反。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或後人所錄。七錄云：越絕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臏，讀忍反。龐，皮江反。涓，古玄反。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今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弟且也。重射，好射也。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逐而射賭千金。及臨

質實猶對也將欲對射之時也一云質謂壘非也。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

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

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

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謂事之雜亂紛糾也，解雜亂紛

之，捲卽拳也。劉氏救鬪者，不搏擻音搏，擻謂救鬪者，當善擻解之，無以手助相。批亢擣虛批音

音苦，浪反。按批者，相排批也。音白，滅反。言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

人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擊梁之虛也。此當是舊語，故孫子以言之也。形格勢禁，則

自爲解耳。謂若批其相亢，擊擣彼虛，則是事形。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

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謂齊

大梁之衝，是衝其方虛之時。梁必釋趙而自救，是一舉釋趙而弊魏。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按紀年，梁

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桂陵。至二十七年十月，齊田盼敗梁馬陵，計相去無十三歲也。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

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

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蹶音巨，反。劉氏云：蹶猶斃。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

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

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

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豎子謂賸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王劭云：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爲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爲人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吮音弋。軟反。又才軟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

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皇甫謚曰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山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北九十里。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者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武侯曰：「善。」卽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秋作商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韓族。尙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卽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

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郤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楚系家悼王名疑悼王既葬。太子立。王臧也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孫子兵法。一十三篇。美人既斬。良將得焉。則孫臏。龐涓。策龐涓。吳起相魏。西河稱賢。慘礫事楚。死後留權。

考證

孫子吳起列傳。君弟重射。索隱。重射。好射也。○徐孚遠曰。重射者。再射也。索隱。非。

救鬪者。不搏擲。索隱。按擲。謂以手持擲刺人也。○余有丁曰。擲。義當為擊。非矛戟也。

批亢擣虛。索隱。按批者。相排批也。言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亢。必須

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擊梁之虛也。此當是舊語。故孫子以言之也。○顧炎武曰。索隱非也。此與劉敬傳搯其肮之肮同。張晏曰。喉嚨也。下文所謂據其街路是也。以敵人所不及備故之虛。即封吳起爲西河守。○徐孚遠曰。前旣爲西河守矣。此又云。蓋雜引而未刪正。臣照按徐說非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蓋加以封耳。下乃云爲西河守。甚有聲名。而不得爲相。今并作一句讀。遂疑此句重出。

公叔爲相。索隱。韓之公族。○臣照按戰國策。公叔疑爲魏公叔痤。非韓公族也。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賞田百萬祿之。反走再拜而辭。以讓吳起之後。則非害起者也。此與國策參差不同。

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第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左氏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左氏作費無極。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爲太子取婦。平王

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爲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

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案地理

志穎川有城父縣城父本陳邑楚伐陳而有之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

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爲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

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

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奮揚城父司馬之姓名也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

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

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尙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詢案

氏音犬訴反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

奢也伍尙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去

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讐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尙曰我知

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爲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

讐我將歸死尙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案烏案還反弓執矢嚮使者劉氏貫音彎又使者不敢進

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尙至楚楚并殺奢與尙

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春秋昭二十年，宋華亥向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

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

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

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其關在四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

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

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張勃曰：子

陽溧陽縣，張勃，晉人，吳鴻臚儼之子。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

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

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二邑，楚縣也。鍾離在六安，古鍾離子之國。世本謂之終黎。贏

居之於淮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

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

專諸於公子光。謂專設諸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

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

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

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犂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犂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

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楚世家云：殺郤宛。宛之宗姓伯嚭。子曰嚭。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奔吳也。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

者，道絕不得歸。公孫燭及蓋餘也。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

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

六與潛。後所封。潛縣有天柱山。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囊瓦左傳楚公子貞字

公子，又兼稱囊瓦。誤也。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云：昔豫章在江南。蓋後徙之於江南。取楚之居

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

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

從。古賚反。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常公孫瓦。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

遂至郢。音以正反。又以非反。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音云：國名。鄖音走音奏。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

楚昭王故城。昭王奔隨之處。宮之北城。即是。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

自為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

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

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

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聞人衆者雖一

時凶暴勝天及天降其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

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譬如人行

前途尙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顛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責吾順理乎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

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

於稷稷案稷丘地名在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

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徐廣曰在慎縣

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爲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

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音普寒反又音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楚地音

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

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姑蘇當作濶李乃文誤也左傳戰軍郤闔廬病創楚良反將死謂

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

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太湖中椒山也解在吳世家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

土地名在越州會稽縣東南十二里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劉氏云大夫姓種名非也按今吳南有文種

文氏字子禽楚郢人。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

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

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

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括地志云：艾山在兗州博城縣南六十里，本齊博邑。遂滅鄒魯之君

以歸。鄒縣魯曲阜縣。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

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

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

剋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

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

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行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深禍也。

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

胥專復彊諫。皮逼反。沮毀用事。沮自呂反。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

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

齊之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

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鏤錄于反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

誣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音祈若

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

可以為器音樹器謂棺也以吳必亡也左傳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東門音烏究反抉亦決也

音普姑反音覆浮反越軍開示浦子胥濇邊羅城開此門有鱧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

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音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浮之江中音徐廣曰魯哀公十

一年也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音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音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河口又向下三里臨江

浦名上壇浦至晉會稽太守藥豹移廟吳郭東門內道南今廟見在因命曰胥山音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

葬胥二王廟按其廟不干子胥事太史誤矣張注又非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

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音拓臯杜預云地名在淮南遼遼縣東南其明年因

北大會諸侯於黃池音丘縣南七里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音左太子名友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

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

周也音二音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

公諫曰音預云子高沈諸梁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音穎川鄢

豫州鄆城縣南五里與襄信白亭相近號為白公徐廣曰汝南襄信縣有白亭括地志云白亭北四十五里北又有白亭也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

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左傳作子期之子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

卵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左傳石乞曰不殺王不

可乃劫之王如高府楚之別府石乞從者屈固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

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則公陽是楚之大夫王之從者也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昭王夫人即惠葉公聞白公為亂率其國

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左傳云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為

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

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求殞反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

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索隱述贊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嗟彼伍氏被茲凶慝員獨忍詬志復冤毒霸吳起師伐楚逐北鞭尸雪恥抉眼棄德

考證

伍子胥列傳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臣照按舉直諫見楚世家左氏無之左氏載直諫者伍參也

遂滅鄒魯之君以歸○臣照按此與左傳及魯世家俱不符且與下文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句相刺謬疑文有誤

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釋文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論語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論語今此文政事在言語上是其記有異也文學子游子夏師也集解馬融曰子張才也魯集解孔安國曰魯柴也愚集解何晏曰由也喭集解鄭玄曰子路之行也集解過人失於邪僻文過參也魯集解曾子遲鈍柴也愚愚直之愚由也喭失於喭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亦與論語不同不得輒言其悞也集解啜音咩又音岸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集解何晏曰言回空撰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積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窮理而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集解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集解大戴禮君擇臣而使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

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大戴記云蹈忠而行信終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禮孝
 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
 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駟案大戴禮曰孔子云國家有道
 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晉太康地記云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自臧文仲已
 下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其所嚴事自老子及公綽已上皆孔子同時人也按戴德撰禮號曰大戴禮合八
 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見今存者有三十八篇今裴氏所引在衛將軍篇孔子稱祁奚對晉平公之辭唯
 舉銅鞮介山二人之行也家語又云不克不忘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蓋
 趙文子之行事君不愛其死謀身不遺其友蓋隨武子之行地理志銅鞮縣名屬上黨晉縣鞮丁奚反按
 銅鞮潞州縣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成妙反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克

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孔子曰賢哉回也衛瓘曰非大賢樂道不能若此故以稱之一簞食一瓢飲

國曰簞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安國曰顏回樂道雖回也如愚子之言默而識之如

愚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安國曰發回也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

是夫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唯我與爾有是行孔安國曰發回也筆字亦高平人晉尚書郎作論語疑釋十卷論

語駁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錯誤未可詳也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

二卷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錯誤未可詳也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

孔子卒時孔子且七十也今此為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曰顏回死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

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為設事之辭按顏回死在伯魚之前故知論語為設詞孔子哭之慟曰自
 吾有回門人益親附之友能使門人日親孔子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

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何晏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

閔損字子騫。鄭玄曰：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

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問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汗君之祿。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善如

有復我者。我者重來召我。必在汶上矣。汶水上欲北如齊。

冉耕字伯牛。鄭玄曰：魯人。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氏曰：牛有惡病，

其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包氏曰：再言

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安

乎敬。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氏曰：在邦為孔子以仲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

治。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犂雜文騂赤色也。角者角

山川寧肯舍之乎。晉父

冉求字子有。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故曰百乘。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孔安國曰：賦，兵賦也。復問子

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曰：賑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

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

之。集解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向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集解徐廣曰：戶子曰：子路，卞之野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

雞，佩玃豚。集解駟案：冠以雄雞，佩以玃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集解左氏云：古者

始事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好勇，故冠帶之。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集解孔安國曰：先導

君然後為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後勞之，易曰：悅以請益，曰無倦。集解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君然後為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

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集解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君然後為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

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集解李充曰：既稱君子，不職為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

受不義之責也。集解充字弘。度，晉中書侍郎，亦作論語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集解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孔子曰：片言可

以折獄者，其由也與。集解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集解樂肇曰：適

我用，故云無所取。集解肇字求初，晉尚書郎，作論語義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集解孔安國曰：衣敝緼袍。集解孔安國曰：衣敝緼袍，曰纏，泉著也。與衣狐貉者立

而不耻者，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集解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蓀丈人，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

孔子曰：可謂具臣矣。集解孔安國曰：子路為蒲大夫。集解滿，衛邑。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

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集解駟案：言恭謹謙敬，寬以正，可以比衆。集解駟案：音鼻，言寬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

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賸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

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賸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

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

夫。孔惺之邑宰。孔惺之邑宰。爲蕢乃與孔惺作亂。左傳。刺蕢入孔惺家。惺母伯姬。規惺於

惺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惺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

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

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蕢與孔惺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惺。請得而殺之。蕢勿聽。

於是子路欲燔臺。蕢懼。乃下石乞壺。擊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

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肅曰。子路爲孔子侍

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子貢爲魯使於齊。左傳。子貢爲魯使齊。在哀十

宰子。字子我。鄭玄曰。哲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

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

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爲也。孔

親故言汝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曰。生未三

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天子達於庶人。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包氏曰。朽。腐也。雕。琢也。刻畫

可朽也。王肅曰。朽。壞也。二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子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宰我爲臨菑大

夫魯故謂仕齊齊都臨菑魯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左氏無宰我而田闚爭寵子我為陳恆所殺恐字與宰子相涉因誤云然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愈猶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

樂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氏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貴器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

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

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

與抑與之與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抑入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

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人行此五德而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鄭玄曰樂謂志於

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孫龍也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

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越絕書其泄字作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

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

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魏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孽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猶畏也。惡。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

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

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王劭按家語越絕書並無此五

字是時子胥未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結堯反，王肅

曰：激射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

君，令其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敵，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

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

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莽。案虛音墟，莽音莫，朗反。有本作棘，恐誤也。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

而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

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

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鈇音跌，謂斧也。劉氏云：一本無此字，屈盧，矛名。步光

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

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

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卒謂急卒也。言計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有非常之事。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

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

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左傳：哀公十一年。大破齊師，獲七將軍

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左傳：黃池之會，在哀公十三年。越入吳，吳與越平也。吳晉爭彊，晉人擊大敗吳

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

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左傳：越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則事並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

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左傳：按左傳，謂魯齊晉吳越也。

彊晉而霸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費。轉貨，謂易貨也。劉氏云：廢，謂物也。轉貨，謂轉貴收賤也。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

也。轉化，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資也。劉氏云：廢，謂物也。轉貨，謂轉貴收賤也。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

貴而賣之，舉謂物賤而買之，轉貨，謂轉貴收賤也。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

于齊。

言偃，吳人。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爲武城宰。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爲武城宰。

括地志云：在兗州卽南城也。與地志云：南武城縣，魯武邑城。子游爲宰者也。在泰山郡。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樂論：何晏曰：曰割雞焉。

用牛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樂論：孔安國曰：樂也。樂以和人。孔子曰：二三子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戲。孔子以爲子游習

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案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今河內溫縣元屬衛故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

為絢兮何謂也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詩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

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禮後乎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

意可與言詩矣我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將以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在

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在

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在也西河郡今汾州也爾雅云兩河間

曰冀州禮記云自東河至於西河河東故號龍門河為西河漢因為西河郡汾州也子夏所教處括地志

云竭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襄城縣北四十里注水經云其山崖壁五崖半有一石室去地為魏文侯

師論語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卒後子夏教於西河之上文侯師事之杳問國政焉其子

死哭之失明顯孫師陳人陽城縣名亦屬陳郡也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鄭玄曰干孔子曰多聞

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包氏曰殆危也

則少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玄曰言行如此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

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立則見其

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包氏曰：衡，輓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子張書諸紳。孔安

帶。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言士之所在

皆能有名譽。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

念慮常欲下於人。在國及家必達。而光卑而不可論。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

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在國及家必聞。佞人黨多。

曾參，南武城人。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括地志云：南武城在字子輿。少孔子

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仕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

三尺，軛穀百乘，然猶北向而泣。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包氏曰：澹，齊姓。滅，明名。括地志云：延津在滑州靈昌縣東七里。注水經云：黃河水至

劫操劍斬蛟，蛟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武城人。括地志云：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

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而退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包氏曰：南游至江，國東南有

遺迹所在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

之子羽。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今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陋也。正與家語相反。

按澹子羽墓在兗州鄆城縣是也。

宓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顏氏家訓云兗州永郡城舊單父縣地也東有子賤碑世所立

音綿下俱為必少孔子四十九歲家語少孔子三十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包氏

世傳寫誤也宋州縣也說苑云宓子賤理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巫馬期

曰如魯無君子子賤為單父宰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巫馬期問其故宓子賤曰我之謂在人子

賤安得此力而學子賤為單父宰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巫馬期問其故宓子賤曰我之謂在人子

之謂在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齊家語云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

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與此不同

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家語云宋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孔安國

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自伐其功怨忌也欲貪欲也孔子曰可

以為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包氏曰四者行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家語子貢相衛而結駟連

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

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家語魯人名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孔安國曰累黑索非其罪

也以其子妻之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

南宮括字子容孔安國曰容魯人家語作南宮綰按其問孔子曰羿善射慕盪舟孔安國

君篡夏后位其徒寒泥殺之因其室而生稟蓋居南宮因姓焉問孔子曰羿善射慕盪舟孔安國

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安國曰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

賤不義而貴國有道不廢安國曰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反之是容讀詩至此三以其兄之子妻之齊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家語

公皙哀字季次家語孔子家語云齊節為人臣故子特賞齊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家語

曾蒧字皙案蒧音點孔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

風乎舞雩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案包氏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

之孔子喟爾嘆曰吾與蒧也周氏曰善顏無繇案音遙字路路者顏回父家語顏由字路回之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

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安國曰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

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安國曰鯉孔子伯魚孔子

謙辭也安國曰鯉孔子伯魚孔子

商瞿案瞿音居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案音寒臂子弘案馯音汗

性也漢書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弓此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案音疵自移反案漢書疵傳

作弘蓋誤也應劭云子弓子夏門人

燕人周子家豎字子家漢書作周醜也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安丘縣東三十里古之州國周武王封淳

于國羽傳齊人田子莊何田何字子莊何傳東武人曰屬琅邪王子中同諸城縣是也漢作王同字子仲

同傳菑川人楊何商瞿至楊何凡八代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

費邠宰宿縣二十三里邠亭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應遂已非而不知窮也

漆雕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仕進之道未能

信者未能究習孔子說善其志道深

公伯僚字子周公伯僚是譏怨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周翹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

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孫信謬子路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罪於季孫使人誅僚而肆之也有罪

既刑陳其尸曰肆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訥難也曰其言也訥斯

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言仁亦不得不難也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牛兄

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樊須字子遲。鄭玄曰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

圃。馬融曰樹五穀。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言民化上各以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禮義與

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

有若人。鄭玄曰魯人。家語云：魯少孔子十三歲。不同。少孔子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

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從和以禮為節亦不可以每事。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因不失其親亦可宗

也。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

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

離于畢。俾滂沱矣。駟案毛傳曰畢。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

室。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八。無子。母欲更娶。孔子曰：瞿年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中備云：魯人商

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立五景行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五內象。

命。何以知短。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駟案已而果然。敢問

命。他何以故也。孔子何以知也。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駟案已而果然。敢問

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史記 十三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七十五

公西赤字子華集解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集解馬融曰六斗四升曰

釜請益曰與之庾集解包氏曰冉子與之粟五秉曰乘五乘合八十斛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

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集解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巫馬施字子旗集解鄭玄曰魯人正義音共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集解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

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姓姬諱稱

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集解孔安國曰相助匿非曰黨禮同姓不婚而君娶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

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集解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之道弘故受之為過也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集解鄭玄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集解鄭玄曰魯人

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集解鄭玄曰魯人

曹卣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集解鄭玄曰魯人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集解鄭玄曰魯人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集解鄭玄曰楚人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

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集解鄭玄曰魯人家語有事迹

史記闕然自公伯寮秦冉鄢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竄當此三人之數皆互有也如文翁圖所記又有林放蘧伯玉申枻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考冉季字子產家語云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音鉤句

秦祖字子南集解鄭玄曰秦人

漆雕哆字子斂集解駟案哆亦者反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正說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顏高為御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集解鄭玄曰秦人

商澤集解駟案家語曰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集解鄭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集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正說孔子周游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孔子世家亦云語在三十五人中今在三十二人數恐太史公誤也

后處字子里集解鄭玄曰齊人

秦冉字開正說家語云無此人王肅家語此等惟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仲叔會四人家語有事迹而史記闕公伯寮秦冉鄢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竄三人

公夏首字乘集解鄭玄曰魯人

奚容蒧字子皙正義衛人

公堅定字子中集解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

顏祖字襄正義魯人

鄒單字子家集解駟案鄒苦堯反單音善徐廣曰一云鄒單鉅鹿有鄒縣太原有鄒縣

句井疆集解鄭玄曰衛人正義句作鈞

罕父黑字子索集解駟案家語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集解鄭玄曰楚人正義家語云魯人字丕茲

申黨字周正義魯人

顏之僕字叔集解鄭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集解鄭玄曰魯人正義縣音玄

左人郢字行集解鄭玄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正義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國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秦非字子之。正義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正義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正義鄭玄曰齊人。

原亢籍。正義駟案家語曰名亢字籍。亢作元仁勇反。

樂欬字子聲。正義魯人。

廉絜字庸。正義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正義鄭玄曰魯人。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

顏何字冉。正義鄭玄曰魯人。家語字稱。

狄黑字皙。正義家語載本各異。

邾巽字子歛。正義鄭玄曰魯人。家語作選字子歛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邾巽邾音圭所見各異。

孔忠。正義駟案家語云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公西輿如字子上。正義家語載亦同此。

公西藏字子上。集解鄭玄曰魯人。家語作子尚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爲篇。疑者闕焉。

索隱述贊曰。教與闕里。道在陔鄉。異能就列。秀士升堂。依仁遊藝。合志同方。將師宮尹。俎豆琳瑯。惜哉不霸。空臣素王。

考證

仲尼弟子列傳。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容齋續筆曰。史記稱宰我爲齊臨菑大夫。與田常作難。以夷其族。孔子恥之。蘇子由作古史。精爲辯之。以爲子我者。闕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爲常所殺。以其字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爲宰子。此論旣出。聖門高弟。得免非義之謗。東坡又引李斯諫書。田常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是其不從田常。故爲所殺也。子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天祝予。哭於中庭。使人覆醢。其悲之如是。不應宰我遇禍。略無一言。孟子所載三子論聖人。賢于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證矣。而淮南子又有一說云。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使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子皮謂范蠡也。蠡浮海。變姓名。游齊時。簡公之難。已十餘年矣。說苑亦云。田常與宰我爭。宰我將攻之。鴟夷子皮告田常。遂殘宰我。此說尤爲無稽。是

以蠶爲助田氏爲齊禍。其不分賢逆如此。

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容齋續筆曰。按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後一年。元王立。歷貞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爲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爲大夫二十二年而爲侯。又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爲諸侯師。豈其然乎。

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正義堂高九仞。榘提三尺。軀轂百乘。○軀。韓詩外傳作轉。司馬耕。○家語耕上有黎字。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家語作四十六歲。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作三十九歲。

伯虔。○虔。家語作處。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顧炎武曰。按漢書注。公孫龍。趙人。爲堅白異同之說者。與平原君同時。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歲。則當田常伐魯之年。僅十三四歲爾。而曰子張子石請行。豈甘羅外黃舍人兒之比乎。

漆雕徒父。○家語名從。

公堅定○堅家語作肩。

熒旂字子祺○家語旂作祈祺作顏。

步叔乘○朱彛尊云應劭風俗通云凡氏于字伯仲叔季是也氏有太叔仲叔則有少叔無足異者。

子車之姓家語史記諸書皆作步而廣韻注云孔子弟子有少叔乘係複姓。

原亢籍○亢家語作忼或作桃。

樂欬○欬家語作欣。

叔仲會字子期索隱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朱彛尊云魯峻石壁畫像云少孔子五十歲。

卷六十八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正義秦封於商故號商君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

痤也正義公叔氏正義痤名也正義痤音在戈反為中庶子正義官名也魏已置之非自秦也周禮夏官謂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

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正義後徙大梁而稱梁也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

云衛庶子也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

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卽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旣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悖，重也。

音背。悖。公叔旣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音甲。楚之族也。監，景姓。孝公旣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郟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正。必寐反。說者以五帝三王之事，比至孝公，以三代帝王之道方與。孝公曰：「太久遠。」

吾不。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音稅。君大說之耳。音悅。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旣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音非。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音商。商君書作必見訾於人也。音敷。敷。五到反。愚者闡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

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言救弊為政之術。所為苟可。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氏出春秋時。甘昭公子帶之後。甘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

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

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

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明變通而執拘制。不使之行。斯亦信然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

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書作脩古。夏殷不易

禮而亡。紂夏桀也。指殷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

什伍。劉氏云。五家為保。十家相連也。或為十保。或為五保。而相收司連坐。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發不

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謂告姦一人。則得爵一。匿姦者。與降敵同罰。其身沒其家。今匿

姦者。言當與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謂民有二男不別。有軍功者。各以率。案音律。受上爵。為

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末利

謂工商也。蓋農桑為本。故上云本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言解怠不事。宗室非有軍功。論

事之人而貧者。即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為官奴婢。蓋其法特又重於古制也。孥音奴。宗室非有軍功。論

不得為屬籍。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則雖無功。不及爵秩也。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班次。亦不使僭侈踰等。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

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

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其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謂鞅新變之法令為初令也於

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

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趨音七踰反趨者向也附也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

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

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即大上造也秦之第十六爵名也今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名耳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

冀闕宮庭於咸陽冀闕即魏闕也冀記也記列教令當於此門闕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

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驛陸也疆音疆封聚土也疆界也謂界上封記也而賦稅

平斗斗桶也鄭玄曰音勇今之斛音統量器名也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

胙音音左故反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

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陝之西都安邑蓋安邑之東山嶺險陝之地即今蒲州之

中條已東連汾晉之險隘是也陝阻也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

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

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

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而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魏紀年曰。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梁。西鄙則徙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年也。從蒲州安邑。徙汴州浚儀也。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魏語。徐廣曰。弘農商縣也。於商二縣名。在弘農紀年云。秦封商鞅。在惠王三十年。與此文亦同。此三。商君相秦十年。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於此文不同者。按此直云相。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孟蘭臯。人姓名也。言鞅前因蘭臯得與趙良相見也。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說音悅。與音子。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謂守謙敬人自伏。非是為自勝。若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視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紂比商君。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

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正說百里奚。南陽聞

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

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謂立晉惠一救荆國之禍。年表穆公二十

八年。會晉救楚朝。周此云救荆未詳。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款叩也。五殺大

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

夫死。秦國男女流涕。音體。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杵聲。以音聲自勸也。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

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

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劉氏云。教謂商鞅之令也。命謂民之効

上也。捷於令。上謂商鞅之處。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君又

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

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

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脇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闔者爲載。闔案。載者。徐廣曰。一

矛。干將之雄戟。闔亦作鉞。同所及反。鄒誕音吐。馮反。登音遂。屈音九。勿反。按屈虛干將。並古良匠造

矛。載者名。顧野王云。鉞也。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鉞。其柄謂之矜。釋名云。戟。格也。旁有。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是周書之君之危若朝露。尙將

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衛鞅所封商於二縣以爲國其中凡有十五都故趙良觀令歸之公孫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灌園於鄙。勸

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

之怨。秦王一且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謂鞅於秦無仁恩故秦國之所以將收錄鞅者其効甚明故云豈其微哉

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

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

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

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走音向也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也。鄭地京兆鄭縣

鄭縣。秦本紀云。初縣杜鄭。按鄭地是鄭桓公友之所封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集解徐廣曰。黽或作彭。鄭地也。京兆有

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而音亡。忍反。而商君東走至黽。乃擒殺之。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

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謂天資其人爲刻薄之行。刻謂用刑深刻。薄謂棄仁義不惻誠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

說。非其質矣。說音如字。浮說。卽虛說也。謂鞅得用刑政深刻。又欺魏將是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

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

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序論曰。秦孝

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彊長雄諸侯周室歸藉四方來賀爲戰國霸
君秦遂以彊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
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
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所以并諸侯
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何之盟文不
賈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彊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
棄交魏之明信詐聚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彊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
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爲知霸王之德
原其事不諱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
伐其樹况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
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讎比於邱山
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積讎比於邱山
引之藉音胙字合作胙誤爲藉耳按本紀周歸文武胙於孝公者是也說苑云秦法棄灰於道者刑是其
也事

索隱述贊曰衛鞅入秦景監是因土道不用霸術見親政必
改革禮豈因循既欺魏將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宿

考證

商君列傳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顧炎武曰此必安邑字誤其下文曰魏惠王
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其王
在焉豈得圍而便降秦本紀昭王二十一年魏獻安邑若已降于五十年之前何煩再獻乎
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董份曰既云作爲又云築何也恐有衍字

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索隱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爲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焦竑曰。司馬貞蓋未見鞅書。臆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奸。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

史記

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第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譙周云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弟

軒里之人也藝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曰穎川陽

朝之亂從王城東遷雒陽故城乃號東周以王城為西周

城有鬼谷蓋是其所居因為號駟秦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

陽穎川陽城並有鬼谷墟蓋是其所居因為號又樂臺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

出游數歲大困而歸。戰國策此語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

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音遍觀謂

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謂士之立操業者素也本也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

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與駟案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

引雖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鬼谷子有

揣摩篇也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則陰符是太公兵法揣摩音初委反摩音姥何反鄒誕本作揣

靡靡讀亦為摩王劭云揣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為一篇也高誘曰揣定也摩求說周顯王顯王左

合也定諸侯使離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江遠曰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其意當矣

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謂王之左右素慣習知秦浮說多不中當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

曰秦四塞之國正東有黃河有隴山有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南有南山及武關峽關西被山帶渭東有關

河正又為地界里江謂岷江從涪州之西南流經魏滄等州入海各是萬里已下正西有漢中南

有巴蜀北有代馬正謂代郡馬邑也地理志代郡又有馬正此天府也正周禮春官有天府鄭玄曰府

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

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

見說燕文侯正說音稅燕正文侯失名曰燕東有朝鮮遼東正朝鮮音北有林胡樓煩正地理志樓煩屬鴈門

北西有雲中九原正地理志雲中九原二郡名秦曰九原漢武帝改曰五原郡正地理志樓煩屬鴈門

水正理志函州縣名屬代郡呼沱河自縣東至參谷又東至文安入海也正呼沱出代州繁峙縣東南流

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流入海易水出易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

年正戰國策車七正南有碣石鴈門之饒正戰國策碣石山在常山九門縣地理志大碣石山北有棗

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

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

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

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

垣矣。國屬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趙之東邑在恆州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渡噶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

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顯

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趙國時屬趙。即燕西

界。南近齊。河北博滄德三州齊地。北境與燕相接。隔黃河。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

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肅侯名。世本云。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

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符用反。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

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

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

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

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戰國策云。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其說異

明有如白黑分。別陰陽殊異也。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

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

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

必弱楚魏。楚東淮泗。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西韓大郡也。上郡在同州西

必弱楚魏。楚東淮泗。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西韓大郡也。上郡在同州西

北言韓弱與秦宜陽華山記云此山分秦晉之境晉之西鄙則曰陰晉秦之東邑則曰城則上郡路絕矣。河外割則道不通。

秦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執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軹音止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

屬韓言秦兵下軹道從東渭橋歷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周都洛陽秦若劫取韓南陽是包襄周。

北道過蒲津攻韓即南陽危矣。國策作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淇無卷字。

衛得卷則齊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

徐廣曰常山有蒲吾縣徐氏所引據地里志而知也。番音婆又音蒲又音盤疑古番吾公邑也。

插地志云蒲吾故城在鎮州常山縣東二十里漳水在潞州言秦兵渡河歷南陽入羊腸經澤潞渡漳水。

守蒲吾城則與趙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

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鎮州西南有河漳河字一作清即漳河也在潞州地理東有清

河清河今貝州北有燕國三家分晉趙得晉陽襄子又伐戎取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

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

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案音附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

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

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

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

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破人謂破前敵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臣人謂已爲彼臣也臣於人者謂我爲主使彼臣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謂爲秦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爲從秦地形東西橫長故張儀相秦爲秦連橫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戰國策云前有軒轅又史後有長姣美人文云姣美也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悞諸侯音許曷反謂相恐脅也鄒氏悞音神義疎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出汲郡林慮縣通質列白馬而盟言通其交質之情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謂韓之外又守宜陽趙涉河漳欲與韓相授以阻秦軍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謂道蒲則楚絕其後兵武關以絕秦兵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在洛魏塞其道其即河內之道戰趙涉河博關伐齊到博陵東郡有博平縣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謂其作午趙涉河博關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謂陝及曲關齊涉勃海齊從滄州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謂陝及曲沃等處也謂同華州齊涉清河齊從貝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

以賓秦謂六國之軍共為合從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

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

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案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按一鎰一金也鄭玄

又禮鄉射云某賢於某若千純純數也音旋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

之雕陰且欲東兵魏地也劉氏云在龍門河之西北按地理志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

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世本韓宣王昭侯之子也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二邑本屬東周後為韓西有

宜陽商阪之塞宜陽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商阪即商山也在商洛縣南一里亦曰楚山武關在焉東

有宛穰洧水穰案宛於袁反洧于鬼反地理志宛穰二縣南有陘山徐廣曰召陵有陘亭

西南三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案許慎云南方谿子蠻夷

以為南方蠻出少府時力距來者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案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

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超足謂超騰用勢蓋起是

也超足齊足也夫欲放弩皆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穿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徐廣曰莊

北案冥山在朔州棠谿州偃城縣西八十里鐵論云有棠谿之劍是墨

陽案淮南子合賄戰國策作合伯春秋後語作合相鄧師宛馮鄧國有工鑄劍因名馮池宛人

於馮池鑄劍。龍淵太阿。案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

故號宛馮。晉太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劍特堅利故有龍泉水之劍楚之寶劍也

阿案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齊辨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也故

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齊辨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也故

天下之寶劍韓為衆一曰棠谿二曰墨陽三曰合鐔四曰鄧師五曰宛馮六曰龍泉七曰太阿八皆陸斷

曰莫邪九曰干將也然干將莫邪匠名也其劍皆出西平縣今有鐵官令別領戶是古鑄劍之地皆陸斷

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案徐廣曰陽城出鐵戰國策云當敵則斬堅甲盾鞬蓋鐵

扶謂以革為射決射射也案徐廣曰一作決拔芮案音伐方言云盾自關東謂之駭關西謂之盾無不畢具以

韓卒之勇被堅甲躡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

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執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

復求割地案鄭玄注禮云效猶呈見也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

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

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

按劍仰天太息曰案太息謂久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案主君

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又說魏襄王案世本惠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案徐廣陳汝南

許鄆案徐廣曰在潁川於轅切音偃又於建反戰國策作鄆地理志潁川有許昆陽召陵舞陽新

都新鄴集韻駟案地理志云穎川有昆陽舞縣汝南有新鄴縣南陽有新都縣集韻地理志昆陽舞陽屬

戰國策直云新鄴無新都二字東有淮穎集韻淮陽集韻徐廣曰在宛句集韻無胥集韻按西有長

城之界北有河外集韻謂卷行酸棗集韻徐廣曰蔡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行地名集韻徐廣曰蔡

在滑州集韻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集韻

般般集韻音隱集韻宏集韻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集韻

音卹卒有秦患集韻卒音集韻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

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集韻謂為秦築宮備其巡受冠帶集韻祠春秋集韻謂冠帶

之法春秋貢奉集韻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敵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集韻干遂地名不知所

故有江干河干是也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為江旁之地遂者道也於江干有遂道因為名也

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集韻今衛州城是也周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

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集韻駟案漢書刑法志曰魏士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

仲反謂其筋力能負重所以得中試復音福中試之人國家當優復賜之上田宅故云利其田宅也集韻衣音

頭二十萬集韻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衆奮擊二十萬集韻斲徒十萬集韻斲音斯謂斲養之卒斲養馬之賤

役集韻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

以効實謂割地獻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

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

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緜絲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

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猶呈見也，奉明約，在大王

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本名辟

疆，威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

甲數十萬，粟如邱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退如鋒矢，喻徑疾也。呂氏春秋

曰：所貴錐矢者，爲其應聲而至。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

也。言臨淄自足也。絕涉，皆度也。勃海，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十二萬，不

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而大頭圓，五

絃擊之，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蹋，徒獵反。鞠，求六反。

王逸注：楚詞云：「博著也。」行六棋，故云。六博，別錄云：「楚鞞者，楚亦蹋也。」促六反。崔豹云：「起黃帝時，習兵之勢也。」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

汗成雨，家般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

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

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以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

集解徐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坂陽晉封陵，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正義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乃是晉陽耳。衛地，曹濮等州也。杜預云：曹衛下邑也。陽晉故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徑乎亢父之險。集解亢音反。地理志：縣名，屬梁國。放車不得方軌。正義言不得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

深入則狼顧。正義狼性怯，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集解恫案呼葛反，恫音通，恫，恐懼之喘息懼貌也。劉氏云：秦自疑懼，不敢進兵，虛作恐喝之詞，以脅韓魏也。驕矜而不敢進。正義言秦雖至亢父，猶恐懼狼顧，虛作喝罵驕溢矜誇，不敢進伐齊明矣。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

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集解威王名，商宣王之子。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

集解徐廣曰：今之武陵地。今則州。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盤瓠後也。巫郡，集解徐廣曰：巫郡者，南郡之西。東有夏州海陽。廣曰：楚

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駟案左傳：楚莊王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車亂撰桓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也。集解裴駟據左傳及車亂說夏州，其文甚明。而劉伯莊以為夏州，侯之本國，亦未之為得。地理志：海陽地，關劉氏云：南有洞庭蒼梧。是也。在岳州界

蒼梧地名。地理志有蒼梧。郡，正義蒼梧山在道州南。北有隘塞，郇陽山析縣有鈞水，或者郇陽今之順陽乎。一本北有汾陰之塞也。河東晉地，許郇陽當是新陽，聲相近，字變耳。汝南有新陽縣，應劭云：在新水之陽，猶幽邑變為柎邑。固陰

變爲園陰爾。郟亦當然也。徐氏云。郟陽當是順陽。蓋陝。能。陘山。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
鄢郢在荊州江陵縣東北六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鄢矣。兵下黔中則臨鄢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壤。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

如縣旌而無所終薄。白洛反。駟案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

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疑於王者。

疑作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駟案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甸朝服，用束帛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

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謂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蒲服，即蒲茵，並音蒲伏。

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諺周曰：蘇秦字季子。按其嫂呼小叔爲季子耳，未必卽其字。尤南卽以爲字，未之得也。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

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負，背也。枕也。近城之地，沃潤流澤，最爲膏腴，故曰負郭。

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

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

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

投從約書於秦。投當作設。今本並作投。言設者，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若作投，甚爲易解。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

首欺齊魏，與其伐趙，欲收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

年，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

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

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

劉氏云。當時慶弔應有。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劉氏

其詞。但史家不錄耳。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草經曰。烏頭一名烏喙。音卓。又許磯反。今之毒藥烏頭是。廣雅云。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劉氏

蘇奧毒附子也。一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劉氏

以愈猶暫非也。按謂飢人食烏頭則愈益充。今燕雖弱小。卽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

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彊秦敵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會反。又七小

反。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燕無

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

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

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

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

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

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

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

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

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

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詳音羊。詳詐也。僵仆也。音薑。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爲。於是蘇秦詳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徐廣曰。燕易王之十年時。齊宣王卒。湣王卽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爲燕。燕易王卒。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燕噲立爲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

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

案風俗通義稱漢令蠻夷戎狄有罪當殊。殊者死也。與誅同指。而此云不死殊而走者。蘇秦時雖不卽死。然是死創。故云殊。齊王使人求賊。

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卽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

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爲蘇秦報仇也。

徐廣曰。生一作先。蘇秦旣

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

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

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讐也。韓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讐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讐。所欲伐也。直患國敵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言附諸國。諸國重。燕而燕尊重。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或謂齊王年長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國策云。獲二將。亦謂燕之二將。是燕之失也。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乃燕喻之時。當周慎王之時。齊宋在前三十餘年。恐文誤矣。而包千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黃河並淄青之北。流入海。黃河又一源從洛。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可以爲固。長城鉅防。長城西頭在濟州平陰縣界。竹書紀年云。梁惠王二十一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太山記云。太山西有長城。緣河經太山餘一千里。至琅邪臺入海。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敵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

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臣。栗實反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待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

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

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時也。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

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涇陽君秦王弟名悝也。涇陽雍州縣也。齊蘇子告秦共伐宋以封涇陽君。然齊假設此策以救蘇代。秦必不受。秦非

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齊言秦相親共伐宋，秦得宋地，又得齊事秦，然秦不信齊及蘇代，恐為不成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

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

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

曰：此書為宋說燕令莫助齊梁。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燕前百一子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

夫破宋，殘楚，淮北肥。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是疆齊，讐疆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

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

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謂山戎北狄附齊者。齊桓公伐山戎，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加之以魯衛疆萬

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

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徐廣曰：取敗素染以為紫。齊君好紫，故齊俗尚之。取惡素，帛染為紫，其價十倍，貴於餘。喻齊雖有大名，而國中以因

弊也。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而賈十倍，謂紫色價君欲正之，何不試之？勿衣也。公謂左右曰：惡紫，鼻公語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而賈十倍，而本是敗素，以喻齊雖有大名，而其國中困弊也。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反執持也。田鳥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徵兆也。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長如字，賓音擠。上好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徐廣曰：馮翊高陵縣。二人。秦先於燕趙，秦有變，因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

曰楚得枳是反今濟州城在秦枳縣在江南而國亡秦拔楚都按西陵在黃州齊得宋而國亡

年表云齊湣王二十八年滅宋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

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然而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即江所出之岷山乘

夏水而下江夏音暇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五日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巴水名與漢水相近巴嶺

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回記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洛蜀案戰國策曰秦與荆大戰破荆

五洛五處洲也劉氏以為五洛宛鄆之間臨漢水漢水寡人積甲宛東下隨宛縣之智者不及謀勇士不

及怒寡人如射隼矣言我今伐楚必當捷獲也隼若今之鶴也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

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州地名近宜陽也在懷一日而斷太行太行

山羊腸坂道北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宜陽平陽皆二日而莫不盡音搖我離兩周而觸鄭

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太原當為太行卷猶斷絕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徐廣曰霸陵有

冀亭也女戟地名在太行山之西劉氏卷名大衍字原當為京京及卷皆屬滎陽是魏之境軹是韓氏

韓國宜陽也太原縣名魏地不至太原亦無別名大衍字原當為京京及卷皆屬滎陽是魏之境軹是韓氏

內也軹縣言道者亦衍字徐廣引霸陵有軹道亭非魏之境蓋誤南陽即河包兩周徐廣曰張儀云下

周王城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鈇戈在後劉伯莊云音四廉反利也決滎口魏無大梁滎澤之

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故云無大梁也。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濟陽故城在曹州
 宛胸縣西南。決宿胥之口。黎陽入河。魏志云武帝於清淇口東因宿胥故瀆開白溝道。青淇二水入焉。
 三十五里。紀年作胥蓋亦津名。今其地不知所在。魏無虛頓邱。頓邱在魏相州所理是頓邱故城在魏州頓邱縣東北
 二十里。括地志云。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
 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
 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令齊滅宋仍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
 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
 致蘭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重猶附也。尊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南陽鄧州地本
 楚取南陽故言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郢阨。均陵在均州郢縣均一作灼。郢音音。均州故城
 與韓且絕矣。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郢阨。均陵在均州郢縣均一作灼。郢音音。均州故城
 在隨州西南五十里蓋均陵也。又申州羅山縣。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郢
 本漢郢縣申州有平清關蓋古郢縣之阨塞。南苑陵有林鄉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
 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徐廣曰河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
 犀首屬行而攻趙。講和也。解也。秦與魏和也。至當爲質謂以公子延爲質也。犀首兵傷於譙石遇敗
 於陽馬。譙石陽馬並趙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
 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穰侯猶勝也。舅穰適燕者曰以膠束。適音宅。適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

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郾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

之戰魏案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魏案韓宣惠王十年秦大敗我岸門封陵之戰魏案魏哀王十年秦敗我封陵高商之戰魏案魏宣惠王二十二年秦趙肅侯二十二年趙

事不見趙莊之戰魏案趙肅侯二十二年秦趙肅侯二十二年趙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

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魏案以言西河之外上雒之地及三

敗我三晉之半是秦禍如此其大者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魏案燕趙之人往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

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

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魏案諛允南以為蘇氏兄弟五人更有蘇辟其術長於權

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

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季子周人師事鬼谷揣摩既就陰符伏讀合從離衡佩印者六天王除道家扶服賢哉代厲繼榮黨族

考證

蘇秦列傳前有樓闕軒轅○顧炎武曰當作軒縣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注謂軒

縣者闕其南面

六國從親以賓秦。索隱謂六國之軍共爲合從相親，獨以秦爲賓而共伐之也。○臣照按賓字，國策原作擯。若索隱之意，則竟以爲主賓之賓。旣以爲賓，未聞伐賓之義。

鐵幕。索隱劉氏云：謂以鐵爲臂脛之衣，言其劍皆能斬之。○徐孚遠曰：鐵幕疑是障面。劉言臂脛之衣，是重言甲，恐非也。

五家之兵。索隱高誘注戰國策云：五家卽五國也。○王維禎曰：五家之兵，管子之制也。高誘注欠明，驕矜而不敢進。○驕矜，國策作高躍。

蘇秦去趙。集解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徐孚遠曰：正文云秦兵不出于五年，而徐云自初說至此三年，二說懸殊。

而燕王不復官也。○國策作不復館。

齊伐宋。宋急。○余有丁曰：按傳中前言舉宋，此復言宋急者，何也？據齊表此段是前段，必誤。

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索隱以喻齊雖有大名，而其國中困弊也。○董份曰：齊紫本敗素，而價十倍。此正轉敗爲功之意，非言齊國困弊也。

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國策挑作遙。

焚秦符。正義符徵兆也。○臣照按符者，節信也。張儀傳云：借宋之符，焚秦符者，絕之也。楚世家云：齊

折楚符而合于秦。解作徵兆非。

乘夏水而下江。索隱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臣照按宜為夏水之口。夏水通漢。亦通江。似不得以夏潦之水為解也。

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國策作離石馬陵。

卷七十

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者魏人也。駢案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晉有大夫張老。又河東有西張城。張氏為魏人必也。而呂覽以為魏氏餘子。則蓋魏之支庶也。又書略說以餘子謂之季子也。左傳

晉有公族餘子公行。杜預云皆官卿之嫡。為公族大夫。餘子嫡子。之母弟也。公行庶子掌公戎行也。藝文志云張子十篇在縱橫流。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

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音稅說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

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駢案釋音其妻曰嘻。嘻音儂。鄭玄子毋讀書游

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

親。從音足容反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

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

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按謂數設詞而讓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

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

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

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

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

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

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

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

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案渠音誼張儀既相秦為文檄

檄徐廣曰一作咫尺之檄王劭按春秋後語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若汝也下我不盜而壁

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願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為苞黎之苞音與巴

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草名今論巴遂誤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為巴也

注引天苴即巴苴也譙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讀為巴郡之苴按苴即織木非所以為葦籬也今江南

亦謂葦籬曰芭籬華陽國志云昔蜀王封其弟子漢中號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苴苴侯與巴王為

好巴與蜀為驩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從子午道伐蜀王自葭萌禦之敗績走至武

陽為秦軍所害秦遂滅蜀因滅巴蜀二郡括地志云苴侯都葭萌今利州益昌縣五十里葭萌故城各來

是蜀侯都益州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五里故墊江縣也巴子都江州在都之北又峽州界也

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

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錯音七各反。又音七故反。司馬錯欲伐蜀。張

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尋口。徐廣曰：一作尋。成阜。鞏縣有

也。戰國策作轅轅。維氏之口。亦其地相近也。斜谷地名。正。括地志云：溫泉水即尋源。出洛州鞏縣西南四十里。注水經云：鄠城水出北山。鄠溪。又有故鄠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按洛州維氏縣東南四十里。

與鄠溪相近之地。當屯留之道。即太行羊腸阪道也。魏絕南陽。令魏絕斷。羊腸韓上黨之路也。楚臨南鄭。

是塞斜谷之口也。令楚兵臨鄭南。秦攻新城宜陽。左右。新城當在河南伊闕之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

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

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

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

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

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

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策取作得。戰國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同。繕具食也。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

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所以云西海。海之言晦也。西夷晦昧無知。故言海也。言利盡西方羌戎。是

我一舉而名實附也。實謂得土地財寶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

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論者告也。陳也。故謂陳不宜伐之。端由也。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韓自知亡二周。故與周并力合謀也。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六國年表在惠王二十二年十月也。擊滅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一作革。徐廣曰。華與張儀圍蒲陽。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夏音下。山名。亦曰大。在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東南。夏禹所都。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三里。夏陽城在縣南二十里。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周顯王之三十四年也。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觀音貫。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幅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

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洄音榘。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尙有爭錢財。而欲特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音河之西。卽曲沃平周之邑。據卷衍酸棗。音卷在河南。衍地名。音卷衍屬鄭州。燕滑州。胙城縣。酸棗。劫衛取陽晉。音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音戰國策。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音枕。枕。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

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商城。劉氏云。商今之商州。有古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使秦女得爲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音羊。詳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尙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音徐。今梁州。在漢水北。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音腰。要欲以武關外易之。音商。即商於之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

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不字當作必，時張儀爲楚所囚，故必欲出之也。秦王不欲出，張儀使楚，若欲自行，今秦欲

以上庸地及美人贖儀。

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

房州也。

今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

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

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

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

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

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

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

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

常山於天下在北，有若人之背脊也。

古之帝王多都河北，河東故也。

天下有後服者先

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爲大

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

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鳥反。

粟不

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忽勿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執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音泯。汶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謂並兩船也。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

關。關音伏。地理志。巴郡有魚復縣。在硤州。巴山縣界。扞關在楚之西。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北地。楚之北境。斷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

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偏音匹。連反。此之新城。當在吳楚之間也。臣聞功大者易危。而

民敵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一作吞。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北漢水。南之地。名曰漢中也。楚人不

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搏或音

戰。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執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

匈。徐廣曰。關一作開。以常山爲天下脊。則此衛及陽晉當天下胸蓋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也。以言秦兵據陽晉是大關天下。曾則他國不得動也。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邊近泗水之側。當戰國之時。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卽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

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混本

一作棍同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壤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胡本反

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

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

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

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

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

負養在其中矣謂負擔以給養公家亦賤人也除守微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

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跣跣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又音劬戰國策作虎擊之士貫頤奮戟

者至不可勝計謂案言執戟奮怒而入陳也兩手捧頤而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

三尋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跌於後音鳥穴反跌謂後足抉地言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

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褐以趨敵謂袒而見肉也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

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

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

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此皆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釋文》：徐廣曰：桑一作梁。《釋文》：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釋文》：驪案。于僞反。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般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釋文》：番音盤。又音婆。趙之邑也。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釋文》：河外，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也。《釋文》：謂同華州地也。趙入朝，澠《釋文》：澠，案綿善反。池，割河間以事秦。《釋文》：秦耳。《釋文》：河漳之間邑，割以事秦耳。《釋文》：河間瀛州縣。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釋文》：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黃河，指博關，則深河南臨淄卽墨危矣。臨菑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

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督者正其事而責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

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

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

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

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

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爲午，謂交道也。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

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河外謂鄭州北臨河。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

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

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

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

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音趣。趙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

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代州也。上音句。注山在人作爲金斗。長其尾。爲音主。尾音主。凡方者爲斗。若安長柄則名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廚人曰。卽酒酣。樂進熱啜。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左氏傳。公羊傳云。羊羹不斟是也。反斗以擊之。卽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廚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卽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易州界。並在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執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案音在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恆山之尾五城。尾猶末也。謂獻恆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卽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

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凡王者大祭祀，器等，因謂此為祭器也。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與師伐之。梁哀王

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此與戰國策同，蓋本作烹，誤也。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

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

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

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

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

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謂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先相許與約從為鄰，故云與國也。廣鄰

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年表

云：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

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

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

子胥忠於其君，而天子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

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軫語犀首言我故來，欲有教汝之事，何不相見。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饜，一覽反，饜者，飽也。謂欲令其多事。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需時爲魏相。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其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烏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謂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其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此張儀等計策。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子謂楚王也。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或作卞莊子。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

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其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斃而擊之。亦無以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魏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

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此張儀合秦魏之辭。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

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錯音措。然錯音措。

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徐廣曰。復相秦。義渠君朝。

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音戈。言義渠道遠。今日已後不復得更過相見也。請謁事。

情。謂欲以秦之緩急告語之也。曰。中國無事。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不共攻秦。秦得燒掇焚杆。徐廣曰。一孤

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杆音煩。謂焚蹂而牽。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謂秦求親義渠君也。國是說其事也。君之國有事。謂山東諸國共伐秦也。

謂秦求親義渠君也。國是說其事也。君之國有事。謂山東諸國共伐秦也。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

使重幣事義渠國。欲令相助。犀首此言者。令義渠君勿援秦也。其後五國伐秦。七年。楚魏齊韓趙五國共攻秦。是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

凡絲綿布帛等一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謂上文犀首云。君

謂事君之國故云公孫衍之所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謂義渠破秦軍於李伯之下則張

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犀首後相五國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

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謂說彼之非成我之是扶會己之說辭也成其衡道儀說六

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賓秦也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

士哉

索隱述贊曰儀未遭時頻被困辱及相秦惠先韓後蜀連衡齊魏傾危誑惑陳軫挾權犀首騁欲如何三晉繼有斯德

考證

張儀列傳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臣照按戰國策云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通鑑

地理通釋曰按九域志鄭州至東京一百四十里陳州至東京二百四十五里當以國策為正

則從境以東○戰國策作從竟陵以東

五戰而三勝○徐孚遠曰越滅吳楚滅越懷王時吳之屬楚久矣安得與吳人五戰此言誤也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戰國策補注云按此前二年五年六年皆有攻

趙之事而攻齊則無之若云不攻齊則猶可通也

楚王大怒。○徐孚遠曰：當言大王，今言楚王，亦誤也。

熱啜，索隱謂熱而啜之也。下云廚人進斟，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左氏傳公羊傳云：羊羹不斟是也。

○臣照按：左傳云：羊羹不徧，羊斟是華元之御。此誤引之。公羊傳又無此語。

梁哀王恐。○春秋後語作魏襄王。

館豎子止之。○國策作管與止之。

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臣主謂軫之主楚王也。王，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斃而擊之。

亦無以異也。○徐孚遠曰：軫言已之爲秦王計，不後于楚王也。索隱言秦楚俱宜待二國之斃，此說

非也。

其後五國伐秦。○戰國策補注曰：按秦紀書韓趙魏燕齊帥匈奴伐秦。年表：韓魏趙楚燕五國伐秦。

不勝。楚世家書蘇秦約從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擊之。六國皆引歸。齊獨後，互有

不同。

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紀年則謂之樗里疾居與惠王異母

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滑稽音骨稽音雞一云滑稽滑器可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

故揚雄酒賦云鷗夷滑稽腹大如壺是也滑稽音骨稽音雞一云滑稽滑器可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

稽考也言其滑稽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故城在陝

亂不可考較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故城在陝

二盡出其人魏脩魚斬首八萬十一年拔魏曲沃歸其人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八年五國共圍秦使庶長疾與

里拔之不同王劭按本紀年表及此傳一處記秦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

伐國並不同又與紀年不合今殆不可參考也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

虜趙將軍莊豹拔蘭在石州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嚴君是

爵邑之號當是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遂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

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王曰游騰名

智伯之伐仇猶淮有仇會縣也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猶夷狄之國也韓子

云智伯欲伐會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除塗內之赤章蔓支諫曰不可遺之

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遺小卒必隨不可不聽途內之憂支因斷轅而馳至十九日而仇猶亡也遺之

廣車以廣車周禮曰廣車之萃鄭玄曰廣車橫陳之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

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

在後名曰衛疾防衛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

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紀年云：樗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

即子路。蒲守恐，請胡衍。胡衍，姓名也。胡衍為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賴，利也。駟案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蒲是衛國之郭衛。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策云：今蒲

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魏亡西河之外，謂同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效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北四十步。魏邑。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樗里子卒。

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按黃圖在漢長安故城西。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未央宮在縣西北十四里，皆在長安故城中也。武庫正直其墓。讀直猶當也。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地理志：下蔡縣屬汝南郡。今潁州縣卽州來國。事下蔡史舉先生。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舉上蔡監門者。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煇相壯反。煇音暉，又音胡昆。反秦之公子封蜀也。華陽國志作暉。壯音側。狀反。姓陳也。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為左丞相，以樗

里子爲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音人姓名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息壤，山海經啓筮云：昔伯鯀竊帝之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積之久矣。北三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日久矣。韓之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及三嶠五谷。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伐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鞿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戰國策作公孫衍釋音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徐廣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恐後樗里子公孫奭伐韓，今二子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故甘茂云：息壤在彼也。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爲昭王。昭王名稷，系

本云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

七年，又圍雍氏，韓求救於秦，是再圍也。劉氏云：此是前圍雍氏，當根王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同。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里。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

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

師不下，殺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

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殺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

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一作和。楚聞秦之貴向壽，而

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魏案：警禽獸得困，急猶能抵觸傾覆人車。公破

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公仲自以為必可得秦封。今公與楚解口地，今將與楚也。上紀

買反，公向壽也。解口猶開口得言向壽於秦，開口則楚人必得封地也。封小令尹以杜陽之地，今以封楚之小令尹，以杜陽杜陽秦

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烏合反。於秦，公仲恐韓亡，欲將

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公仲代謁報公仲云：秦韓交可合。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

願有謁於公。公向壽也。言向壽亦黨於楚與公孫奭甘茂黨韓魏同也。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

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彼言公孫

以失之謂不見委任情有所失。言秦王雖愛習公孫奭甘茂，秦事不親委者，謂黨韓魏也。今國事獨與向壽主斷者，不知壽黨於楚，以事秦王，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

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蘇氏云：向壽改異黨楚之意。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爲責也。楚善變，改不可信。若變，公不如與

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之變改則向壽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

甘茂。韓公之讐也。韓氏必先委二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讐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

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徐廣曰：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反宜陽之民。武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之，今欲還韓令其民得反歸居之。今公徒收之，甚

難。蘇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宜陽之民，今向壽徒擬收之，甚難事也。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

穎川於楚？穎川許州也。楚侵韓，穎川是親向壽。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

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已買反。而交走秦也。韓楚怨不解，秦楚爭疆，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公則漸說楚之過失，以收韓，此利於秦也。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

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言公孫奭甘茂皆欲以秦挾韓魏而取齊。

今向壽取宜陽爲功，收楚韓安以事秦，而責齊魏之罪。是公孫奭甘茂不得同合韓魏於秦，以伐齊也。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

復歸之韓。元年，子韓武遂也。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

亡去。徐廣曰：昭王元年，子韓武遂也。樗里子與魏講，罷兵。鄒氏云：講，讓曰媾，猶和。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

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

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

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殺塞及至鬼

谷。徐廣曰。在陽城。鬼谷在關內雲。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

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關內雲。陽非陽城者也。

按陽城鬼谷時屬韓秦不得言置之。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

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

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猶留也。秦因復甘茂之家。音福。復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

驩。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蠅。徐廣曰。一作

策。音休軟。反。戰國一作錄字。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

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

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

王前嘗用召滑於越。徐廣曰。一作滑。而內行章義之難。禍心播難於楚。戰國策云。內句章味之難也。越國

亂。故楚南塞厲門。徐廣曰。一作瀨。胡。劉。伯莊云。厲門。度嶺南之要路。而郡江東。皆為楚之都邑。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

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

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戰國策甘羅事呂不韋爲庶子秦始皇帝使剛成君

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

文信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

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

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即張唐也。卿字也。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女焉能行

之。女音汝。焉乙連反。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橐音託。其道故云。項橐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

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

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應侯范雎也。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

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

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

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

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

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齎音側奚反，一音並謂割五城與臣也。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七谷三十城。戰國策云：得三十六縣，在幽州西北。令秦有十一謂以與秦也。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樛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彊齊，誤脫一字。甘茂為彊齊楚所重。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嚴君名疾，厥號智囊。既視且重，稱兵外攘。甘茂並相，初佐魏章，始推向壽，乃攻宜陽。甘羅妙歲卒，起張唐。

考證

樛里子甘茂列傳，虜趙將軍莊豹。○秦本紀作虜趙將莊。

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顧炎武曰：此文誤，當依索隱所引戰國策文為正。

蜀侯輝相壯反。○臣照按華陽國志：秦滅蜀，封公子通為蜀侯，以陳壯為相，壯反殺蜀侯通，秦誅壯。

封子輝為蜀侯，輝為後母所譖，自殺，與此異。

不如公孫奭。○奭戰國策作郝。

則置之鬼谷。○臣照按戰國策作槐谷。補注曰：春秋後語注槐里之谷。今京兆始平之地。與此異。

卷七十二

穰侯列傳第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穰縣在南陽。宣太后之異父長弟也。姓魏。名冉。封之穰。地理志：其先楚人。姓

芊氏。亡爾反。芊。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芊八子。及昭王即位。芊八子號為宣太后。宣

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又按紀年云：秦內亂。殺其太后。及

公子雍公子壯是也。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為華陽君。秦華陽。韓地。後屬

又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即此。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悝。而魏冉最賢。自惠

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

亂。亂。而號曰季君。穰侯力能立昭王。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及惠文后。故本紀言伏誅。又云：及惠文后。皆不

得良死。蓋謂惠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之。及壯誅。而太后憂死。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

故云。不得良死。亦史諱之也。又逐武王后。出之魏。亦事勢然耳。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

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戰國策作仇郝。蓋是一人而記別也。音亦姓名。請以魏冉為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戰國

策作宋交。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母急。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

聽。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

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

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

徐廣曰。一作陰。陶即定陶也。徐廣云。作陰。陶陰字本易惑也。王劭案。定陶見有魏冉冢。作陰誤也。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

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

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

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魏案

上莫印反。入北宅。魏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竹書云。宅陽。一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

下陌飽反。入北宅。名北宅。括地志云。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

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魏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拔邯鄲。

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衛之故國。蓋楚丘也。下文故地亦同。謂楚衛人不

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母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西河東

河內並是魏地。即故晉國。今言戰勝暴子。韓將暴熹。曰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

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和也。楚趙怒

而去王。與王爭事。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

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謂與秦欲講。少割地而求。此臣之所聞於魏也。魏人謂梁王若少割

而求質。必是欺我。即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

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

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為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駟案

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

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陶一作魏。言秦前攻

還於魏也。定陶近大梁。穰侯攻梁。兵疲。定陶必為魏伐。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請於秦。是言魏氏方疑。可以

少割地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

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楚趙怒魏之與秦講。皆爭事秦。是

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穰侯封陶。魏效絳與安邑。是

東之兩道也。穰侯故封定陶。故宋及單父。幾盡故宋。幾音祈。此時宋已。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

制之何素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言莫行穰侯曰善乃罷梁圍言梁之危事穰侯曰善乃罷梁圍釐王二年秦軍

大梁城韓來救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

穰侯與白起客卿胡傷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魏國案蔡陽長社趙氏觀

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齊而秦又既得觀津仍令趙伐齊齊而秦又以兵益助趙也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遣穰侯書曰臣聞往

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蘇代也必知秦與趙甲四萬以伐齊王謂

齊王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讐

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

曰破齊弊晉楚而謂今晉楚伐齊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

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

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

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

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

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徐廣曰濟北有剛縣故剛

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

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多，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爲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况於羈旅之臣乎。

索隱述贊曰：穰侯智識應變無方，內倚太后，外輔昭王，四登相位，再列封疆，摧齊撓楚，破魏圍梁，一夫開說，憂憤而亡。

考證

穰侯列傳·戰勝暴子。○戰國策作翠子。

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須賈說穰侯言魏人謂梁王若少割而求質，必是欺我。卽聞魏見欺於秦也。○董份曰：自臣聞至不然，必見欺。皆須賈述衛人之言，故結之曰：此臣之所聞于魏也。言其所聞于魏之言如此也。詞意極明，索隱解謬。

穰侯與白起客卿胡傷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戰國策校注曰：大事記華陽之役，秦救韓而擊趙魏，年表列傳或云得三晉將，或云攻趙韓魏，皆記者之誤。斬首十萬。○秦本紀作十五萬。

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

郿音眉岐州縣

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

新城在河南也。

今洛州伊闕

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

伊闕今洛城南十九里

伊闕山號曰龍門是也。

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

國尉言太尉

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

音干

案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處。無復水也。

魏以安邑入秦。然安邑以東至乾河。皆韓故地。故云取韓安邑。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

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

垣城在河東垣縣

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

光狼城蓋屬趙國

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也

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

鄢鄧二邑在襄州

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

夷陵在郢州長壽縣南百

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

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

陘城故城在曲沃縣

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

南陽在緱州東北

案南陽屬韓。秦攻之。則韓太行羊腸道絕矣。

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

野王屬河內

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

已絕。韓之都在河南秦伐野王是上黨歸韓之道絕也。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

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

平原君計之。未詳何人。平陽君曰：「不如勿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

因封馮亭為華陽君。馮亭常山一名華陽，解在趙世家。四十六年，秦攻韓，緄氏、蘭。馮亭常山一名華陽，解在趙世家。河別有蘭縣也。按檢諸地記，潁川

無蘭，括地志云：洛州嵩縣本夏之綸國也。在緄氏東南六十里。地理志云：綸氏屬潁川郡。按既攻緄氏，蘭二邑相近，恐綸、蘭聲相似，字隨音而轉作蘭。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

王齕案音紇攻韓，取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郡也。徐廣曰：在泫氏。地理志：泫氏今在上黨。以按

據上黨民。平以據援上黨。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秦兵也。秦斥兵，秦兵也。秦斥兵，秦兵也。

將茄。音加。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趙軍長平，秦兵也。秦斥兵，秦兵也。秦斥兵，秦兵也。

也。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一作乘。奪西壘壁。平縣北六里是也。即廉

頗堅壁以待秦。王廉頗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挑田鳥反。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

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

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

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

詳敗而走。音羊。詳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遂勝，追造秦壁。秦壁一名秦壘。今亦名秦長壘。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

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趙壁今名趙東壘亦名趙東長壘在澤州高平縣北五里卽趙括築壁自敗處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

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秦發時已屬秦故發其兵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

食。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

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

詐而盡阬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

上黨郡。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迴兵復定其郡其餘城猶屬趙秦分軍爲二。王齕攻皮牢。拔之。龍門縣西一里司馬梗定太原。

太原趙地秦定取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禽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卽圍邯鄲乎。曰然。趙亡

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鄢在襄州夷道縣南九里郢在荊州

江陵縣東六里漢中今襄州之地北禽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

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邢丘今懷州武陟縣東南二十里平皋縣城是也困

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

所得民。亡幾何人。亡音無也故不如因而割之。割取韓趙之地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

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垣雍城在卷縣有垣

縣所理垣雍城按今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也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

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任入針反也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

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

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

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齮代陵將八九月圍邯

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

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其兩反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

徐廣曰屬安定故城在涇州鵠縣城西即古陰密國密康公國也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卻使者日至秦王

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

行舍道路所經過今咸陽縣城本秦之郵也在雍州西北三十五里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快不服有餘言秦王乃

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

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

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集解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阬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

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

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彊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

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况今皆使天下爲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祖患諸侯之據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母所以遠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彊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爲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以稱奇哉若後之役成不豫其論者則秦衆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爲害禍大於劇戰也音翦捲音拳和音濁竟反字亦作縱揀音救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音翦地理志頻陽縣屬左馮翊應劭曰在頻水之陽也音翦故城在雍州東同官縣界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

將攻趙闕與音預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荆軻

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音翦秦使翦子王賁擊荆音翦徐廣曰

荆也音翦賁音奔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

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

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

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音翦徐廣曰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

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音翦在預東北五十四里蒙恬攻寢音翦徐廣曰今固始寢丘音翦大破荆軍

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音翦在汝南即應鄉音翦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

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

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注水經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地理志荊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

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罷音背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善一作苗。謂使者五度請也。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案音竄而不信人，怛一作粗。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徐廣曰：專亦作搏，又作割。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東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案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超距猶跳躍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荊南州縣也。徐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

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鉅鹿今邢州平鄉縣城本秦鉅鹿郡城也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殞身。殞音沒及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索隱述贊曰。白起王翦俱善用兵。遞爲秦將。拔齊破荆。趙任馬服。長平遂阬。楚陷李信。霸王卒行。實離繼出。三代無名。

考證

白起王翦列傳。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秦本紀。昭王十三年。起爲左更。

明年。白起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臣照按。此與秦本紀。魏世家。六國表。所載互異。紀云。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魏世家云。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則當在昭王十七年。此傳卻在昭王十五年。六國表。昭王十八年。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年分不同。事亦不一。

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秦本紀。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非起所取。與此互異。

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秦本紀及六國表皆作十五萬，五訛爲三，或傳寫之誤。穰侯傳又作十萬。

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秦本紀云拔九城，韓世家及六國表云秦拔我陘城汾城。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索隱平陽君未詳何人。○臣照按平陽君趙豹，趙世家注云戰國策曰惠文王母弟也。

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秦本紀作十月。

遷之陰密，正義卽古陰密國。○秦本紀正義云卽古密須國。

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秦本紀作十二月。

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爲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鄒，魯國之邑，今山東濟寧縣。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魯國之邑，今山東濰縣。

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

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

徒蓋並軻之門人也，萬姓章名。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

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

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

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並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禳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

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

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虛妄熒惑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匹夫而癡惑諸侯也。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

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裊海環之。裊音裊，裊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人民禽獸

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

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也謂行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為初治皆可以為後代之本故云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頓化又內心留願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化者是易常聞而

貴異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按字術也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按字正結反章昭音敷蔑反張揖三蒼訓詰云徹拂也如燕昭王擁彗先驅彗帶也謂為之掃地以衣袂謂側行而衣徹席為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如燕昭王擁彗先驅彗帶也謂為之掃地以衣袂

以為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身親往師之作主運鄒子書有主運篇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化且菜色困窮而鄒衍執詭怪癸惑諸

侯其見禮重如此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語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子不同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方柄是筍也圓鑿是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筍而內之圓孔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

也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也儻亦有牛鼎之意乎儻若大明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譙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矣自騶衍與

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按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謂齊之學號也駢音步堅反又步經反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齊人游稷下號天口接田二人道家騶奭十二篇陰陽家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

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在彼馬與謳也。有之。謂我實有此二事也。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騶案。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名况。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爲卿也。仕齊爲祭酒。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

闕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頗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徐廣曰。一作亂譌。過髡。騶案。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脩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鞅。鞅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鞅也。左

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脂膏過之有潤澤也劉氏云穀衍字也今按文稱矣穀過則是器名音如字謂盛脂之器名過與鍋字相近蓋卽指器也穀卽車穀過爲潤穀之物則穀非衍字明矣

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襄王名法章潛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

酒焉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爲官名故吳王濞爲劉氏祭酒是也而鄉三爲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康莊之位而皆爲其所尊故云三爲祭酒

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

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禳祥鄙儒小拘

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

爲堅白同異之辯駢案晉太康地記云汝南四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龍卽

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所以知非別人也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顏師古云卽爲堅白之辯按平原君傳鄒衍同時括地

志云西平縣豫州西北劇子之言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藝文志著書之人

地力之教李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楚有尸子長盧案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

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倭規也商君被刑倭恐井誅乃亡逃入蜀自爲造此二

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尸子名倭音絞長盧未詳按東齊州也藝文志云阿之吁子焉徐廣

曰阿者今之東阿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按東齊州也藝文志云阿之吁子焉徐廣

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顏師古云音弭按是齊人阿又屬齊恐顏公誤也自如孟子至于吁

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

般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

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公輸為雲梯之械者按梯構木瞰高也雲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樓櫓也與器械同墨子解帶為城者謂墨子所術解身上革帶以為城也以牒為械者牒小木札也械者樓櫓等公輸般之攻械盡者劉氏云械謂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具也誦音屈謂般技已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墨守有餘滑釐者墨子弟子之字也釐音狸

索隱述贊曰六國之末戰勝相雄軻遊齊魏其說不通退而著述稱吾道窮蘭陵事楚鄒衍談空康莊雖列莫見收功

考證

孟子荀卿列傳始也濫耳索隱濫即濫觴是江源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為初也○顧炎武曰濫者汜而無節之謂猶莊子之泆洋自恣也注引濫觴之義以為初者非

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呂氏春秋云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是其有牛鼎也言衍之術迂大儻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譙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矣○詹惟修曰牛鼎之說不必他求即上文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也索隱舉呂氏春秋及譙周之說意竊不然太史公言孔孟不合于當時者始進不能投時好如尹與奚也今衍以不軌之說見尊於諸侯是尹鼎奚牛之意豈若孔孟哉二子求奇太過是遺近而求遠

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臣照按戰國策及韓詩外傳春申君因客之說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

以爲上卿。又因客之說，使人請於趙。孫子僞喜，謝之以書。因爲賦遺之，中有讒夫將將，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之語。是春申未死，而荀卿已去蘭陵矣。荀子賦篇可證也。馬遷之說，與諸家異。

卷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戰國策及諸書並無此言。蓋諸田之別子也。故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辨謂宣王曰：王方爲太子時，辨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大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宣王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爲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改爲後元年。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東阿，齊州縣也。盟而去。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文同。但齊之威宣二王文舛互不同也。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案音緝。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卽位，卽位三

年而封田嬰於薛。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

四十四里也。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

謂浴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

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

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也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愛焉必受命

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

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爾雅云玄孫之子爲來來孫之子爲昆昆孫之子文曰君用事

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

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短音豎豎謂褐衣而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尙厚積餘

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遺音唯季反猶言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

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諡爲靖郭君案皇覽

曰靖郭君家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諡爲靖郭君者謂死後別號之曰靖郭耳而文果代立於薛是

則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齊王舅父駟鈞封靖郭侯是也陬音鄒亦音緇陬者城隅也而文果代立於薛是

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棄其家產業而

厚事賓客也劉氏云舍音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

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關關偶以土木爲之。偶類於人也。蘇代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潛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卽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關關藏。在浪反。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卽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關關更改也。改前封傳而易姓名。關關在陝州桃林縣。西關。關關在關關。關關在關關。關關在關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卽使人馳傳追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

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謂得一作德。是湣王遣孟嘗君。自言已無德。故也。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爲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謂徐廣曰。年表曰。韓魏齊共擊秦軍於函谷。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曰。謂戰國策作韓慶。爲西周謂薛公也。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謂宛在鄧州。葉在許州。二縣以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爲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謂東國。齊徐夷。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謂舍人官徵記姓。而略其名。故云。魏子收謂收其國之租稅。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謂徐廣曰。湣王三十四年。田甲劫王。薛文走。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

爲盟。遂自到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周最。周之公子。而

齊王逐之。而聽親弗。案親弗。人姓名。齊國策作祝弗。蓋祝爲得之。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

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周最本厚於齊。今欲逐

嘗令齊收周最以自厚其行。又且得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又禁天下之變。變。謂齊秦合則親弗呂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

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

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

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讐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

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

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

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

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於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諡爲孟嘗君。

案皇覽曰。孟嘗君家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邑于薛城。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諡。非也。孟字嘗。邑名。嘗邑在薛之旁。

括地志云。孟嘗君墓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卒在齊襄王之時也。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案音歡。復作煖。音許。袁

反聞孟嘗君好客躡屣而見之。躡音脚字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

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並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

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其劍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

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

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其年馮驩無所言孟

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用反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

不能與其息與猶還也息猶利也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

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技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

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

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

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

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

無以奉客也令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

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關言文而民尙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于薛也。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卽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卽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鞞，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鞞，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蹠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鞞，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鞞，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

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卽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音趨也。又音趨。明日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音趨過。光臥反。朝音潮。言市之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利人平明側肩爭門而入。至日暮所期忘其中忘者無也。其中市朝之中言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靖郭之子，威王之孫，既疆其國，實高其門，好客喜士，見重平原，雞鳴狗盜，魏子馮驩，如何承睫，薛縣徒存。

考證

孟嘗君列傳：卽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戰國策校注曰：史以田嬰之封，在湣王三年，從通鑑，則在宣王二十二年。按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而文之言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三王者，威、宣、閔也。故大事記以嬰卒文立，附見於閔王元年，策曰：受薛於先王。先王之廟在薛，則是威王之世，嬰已受封，史亦不合。索隱引紀年云云，考之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在今封嬰前一年，不得爲威王之世，亦皆不合。惟梁惠前十三年，則正當威王時，疑此處有差互，而嬰之封薛，則實威王之世也。

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遺音唯季反，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也。○董份曰：遺所不知何人，因前問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故此言遺之不能知之子孫耳。

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蘇代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徐孚遠曰：索隱非也，涇陽君亦質於他國，安得比土偶。

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遺孟嘗君，索隱得一作德，是湣王遺孟嘗君，自言己無德故也。○董份曰：不

得者言己遣之。幾爲秦害。故不自安耳。索隱謬。

九年取宛葉以北。○鮑彪戰國策注曰。九字誤。當云六或五。又曰。按楚記。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此言取宛葉小駁。

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唐順之曰。魏子馮驩。豈一事而傳聞異耶。臣照按晏子北郭騷事。與此亦大同小異。蓋戰國時習尙如此。則流言亦如此。舉不足信也。

收周最以厚行。○戰國策作以爲後行。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習學記言曰。馮驩事與戰國策馮煖稍殊。史記蓋別有所本。其義爲勝也。孟嘗君不悅。○凌稚隆曰。按國策無以爲家下云。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于是馮驩不復歌。史記以左右惡之。爲孟嘗君不悅似誤。

馮驩乃西說秦王。○國策作馮煖西遊梁。

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臣照按此本國策譚拾子語。自馮驩至此。疑亦褚先生續爲之。與史文不類。

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勝式證反。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

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徐廣曰屬清河今貝州武城縣也。平原君家樓臨民家。

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案散亦作跚躄音壁散音先寒反亦作跚音同躄音跛也。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

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癘之病。徐廣曰癘音隆病也罷音皮呂宮反罷癘背疾言腰曲而背隆高也。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

平原君笑曰觀此躄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

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

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

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徐廣曰秦之圍邯鄲文王九年

秦昭王十五年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

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敵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

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

人借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穎，鄭玄曰：穎，環也。脫，吐活反。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發一作廢。鄭玄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卽廢棄之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

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而，惡也。烏故反。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雞，盟之所用。性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緞。犬夫已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曰取雞狗馬之血來耳。毛遂奉銅盤，奉音捧。若周禮則用

珠盤也。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

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所甲反。音公等錄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從之貌也。所謂因人成

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

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九鼎大呂，國之寶器。言毛遂

所重也。大呂周廟大鍾。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

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

鄲傳舍吏子李同。名談，太史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

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目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

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

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危苦之時，易

有恩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

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徐廣曰：河內成皋有李城。懷州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隋煬帝從故溫城移縣於此。虞卿

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

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

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虞卿徐廣曰一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

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六國年表及世家並云十四年卒與此不同子孫代後竟與趙

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音戈言至道。乃緇公孫龍。劉向別錄曰齊使鄒

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蒦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扞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營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音擊抒音擊爭言而竟後息不能無害也。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躡擔簦。徐廣曰躡草履也簦長柄笠音登有柄者謂之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

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周曰食邑於虞卿縣是也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

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徐廣曰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

重使為媾。古后反求和曰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

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

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

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旣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案郝音釋。一作敘。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釋爲足下解其負。擔而親自攻之也。必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目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尙利。孰

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又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按私謂私心也。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康子從季祖母，文伯名馱，康子從父昆弟也。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謂傅姆之類也。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奮勿予。徐廣曰：音慎。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

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前取秦攻今得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開城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音戈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駢案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魏齊魏仇秦求之急。乃抵虞卿。卿棄相印。乃與齊間行。亡歸梁。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未決。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也。上探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藝文志云十五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

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集解譙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問易將之咎，河怨平原受馮亭，故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索隱述贊曰：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笑姬從戮，義士增氣，兵解李同，盟定毛遂，虞卿躡蹻受賞，料事乃困魏齊，著書見意。

考證

平原君虞卿列傳。秦之圍邯鄲，正義：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臣照按：六國年表，邯鄲之圍，在趙孝成王九年，秦昭王五十年。若趙惠文王九年，則秦昭王十七年，正義有誤字。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顧炎武曰：當作一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

趙王召樓昌。○顧炎武曰：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說，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爲趙王不聽，或以爲聽之，太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爾。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戰國策作樓緩，新序同。

卷七十七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關地理志

是鄉邑名。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

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

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關

文穎曰。作高木。櫓。櫓上作桔。棹。頭兜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常眠之。有寇卽火。然舉之以相告。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

也。于僞反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

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

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音盈。又曹植音羸。瘦之羸。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

請。復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

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

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音浦。計

友倪音五。計反。鄙。誕生俾音正。未反。倪音五。弟反。不。正。視也。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

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

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謂以侯生徧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

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魏徐廣曰：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遣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魏將，名魏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尙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

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問語。謂諱語也。問音閉。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

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舊解資之三年謂服齊衰也。今按資者蓄也。謂欲爲父報仇之資蓄於心。已得三年。

也。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

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

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

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

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暗。嚙案上音烏。百反。下音

也。嚙聲類云。嚙大驚。嚙大呼。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目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

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

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

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

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

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

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鞬矢。呂忱曰：鞬盛弩矢。鞬音關。謂以盛爲公子先引。趙

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曰。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集解 駢案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臯過。以負於魏。音佩 負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音霍 趙邑名。屬常山。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集解 徐廣曰。漿或作醪。徐案別錄云也。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尙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

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失其名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鰲，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抑音憶，謂以兵蹙之。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恕也。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鰲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信陵下士。鄰國相傾。以公子故。不敢加兵。頗知朱亥盡禮。侯嬴逐却。晉鄙終辭。趙城毛薛見重。萬古希聲。

考證。

信陵君列傳。徒豪舉耳。索隱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顧炎武曰。謂特貌為豪傑舉動。非直欲求有用之士也。

公子使使徧告諸侯。○唐順之曰。信陵君書不載之本傳中。在魏世家。

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索隱。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恕也。○董份曰。客進兵書。而總名于公子。故世稱魏公子兵法。索隱與本文正相反。

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名橫。考烈王完之父。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

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江夏郡也楚

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陳州也今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

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

虎相與鬪而驚犬受其弊謂兩虎鬪乃受弊於驚犬劉氏云受猶承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

至極也極則反也冬至陰之極夏至陽之極致至則危致或作安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極東西此從生

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東從韓魏是其腰

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召滑相趙然也並內行章義之難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信音

申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五年取酸棗燕虛蘇

代曰决宿胥之桃魏縣有桃城入邢邢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掾王之功亦

多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

首垣即長垣非河以臨仁平邱徐廣曰屬陳留仁及平邱二縣名謂以兵臨此二縣黃濟陽嬰

城在曹州考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宛句縣西南嬰城未詳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濮水北於鉅

野入濟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得魏地楚趙之絕從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

徐廣曰單亦作禪按單音王若能持功守威緇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

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言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濕。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

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智伯敗於榆次也。地理志：屬太原，有梗陽鄉。

過水側有鑿臺，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名也。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吳王夫差自剄處。在蘇州西。

北四十里，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謂智伯及吳王沒伐趙及伐齊之利於

信越也。從而伐齊，劉氏云：從絕川反。既勝齊人於艾陵，艾山在兗州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案：戰國

策曰：三江之浦。吳俗傳云：越軍得子胥夢，從東入伐吳，越王即從三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乃開渠由三浦入，破吳王於姑蘇，敗于隧也。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

趙，攻晉陽城，井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案：徐廣曰：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

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遠涉言大軍不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

敵也。詩云：趨趨髦兔，遇犬獲之。案：韓嬰章句曰：趨趨，往來貌。獲，得也。言趨趨之兔免，謂狡兔數往

謂田犬。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

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謂秦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

怨焉。猶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折頸擗

頤。案：徐廣曰：一作顛。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

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音鳥。惡。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

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

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也。蓋在隨之右壤。蓋在隨之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

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

留方與銓。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此徐州西。宋州東。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泗屬齊也。此時徐此皆平原

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泗上。是使齊魏獨攻伐而得其利者也。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

魏之彊。足以校於秦也。一云校者報也。言力爲報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

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言齊一

能爲帝。而能禁秦爲帝。有餘力矣。以禁字作楚者。誤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

重於齊。是王失計也。音力。呈反。韓魏重齊。令歸帝號。此秦之失計也。臣爲王計。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

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

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

以兵裁之。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右壤。謂渭州之南北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要約天

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執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徐廣曰。三十六年。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然四君封邑。檢皆不獲。唯平原有。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虛音墟。闔閭今蘇州也。於城內小城西北。別築城居之。今圯。毀也。又大內北濱。四從五橫。至今猶存。又攻破楚門爲昌門。以自爲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

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魯君於莒十四年滅也。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瑋瑋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皇六年。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客有觀津人朱英。觀音館今魏州觀城縣也。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爲彊。其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隄隘之塞。申州。隄音盲也。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徐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濮州。本衛都而徙野王也。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媾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卽幸。

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費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旣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而忽至也。又有毋望之禍，妄卦其義殊也。今君處毋望之世，謂生常死無事，毋望之王，謂喜怒不節。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謂吉凶忽爲。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卽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言園是春申之仇也。戰國策作君之舅，謂爲王舅，與此異。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

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州城門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使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五年。秦始皇九年。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

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按楚捍有母弟猶有庶兄負芻及昌平君。是歲也。秦始皇

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

後制於李園。旋矣。徐廣曰。旋音毳。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黃歇辯智。權略秦楚。太子獲歸。身作宰輔。珠炫趙客。邑開吳士。烈王寡胤。李園獻女。無妄成災。朱英徒語。

考證

春申君列傳。徧天下有其二垂。正義言極東西。○臣照按秦盡有西方之地。而又克蜀。凡楚之上流。攻取殆盡。則所謂二垂者。指西南兩面耳。正義之說未合。夫東界韓魏。至齊而極。秦地固絀于東也。先帝文王莊王身。○國策作文王武王身。

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戰國策作成橋。補注曰。劉伯莊云。橋音矯。

黃濟陽嬰城。正義嬰城未詳。○鮑彪戰國策注曰。嬰猶縈也。蓋二邑環兵自守。

王又割濮磨之北。○戰國策補注曰。江漢南之濮。乃書所謂彭濮之濮。沮水磨城。遠不相涉。下文北

屬之燕。可見漢卽衛之濮上。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者也。索隱云。磨地近濮。按史表有磨侯程黑。索隱云。表作歷。歷縣在信都。地邑並無磨。愚按此字作磨。與歷通。猶樂毅書磨室之類。新序正作濮歷。則其字甚明。

王之威亦單矣。○戰國策。單作憚。新序作單。董份曰。詩云。單及鬼方。單延也。又云。俾爾單厚。單大也。蓋言王之威延被諸國而大也。臣照按單盡也。言竭盡而無餘也。

而肥仁義之地。○戰國策。地作誠。新序作地。

鬼神孤傷。○戰國策作狐祥。新序作潢洋。

遲令韓魏歸帝。徐廣曰。遲一作還。○徐孚遠曰。于義還字爲長。當是誤書也。

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考烈王元年。春申君爲相。六年。救趙。世家年表皆同。此作五年。

史記

卷七十九

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蓋古官也。姓須名賈。蓋密須氏之後。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昭王名世。昭王之子。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漢書百官表。中大

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

睢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脇摺

齒。摺音力答反。謂打折其齧而又拉折其齒也。睢佯死。即卷以箆。箆謂葦荻之薄。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

即洩也。溺音年。反。溲音所留反。溺古尿字。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箆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

乃請出。棄箆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伏

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祖律反。王稽問魏有賢人。可

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

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三亭。亭名。在魏境之

逸道亭也。今無其處。一云

魏之郊境總有三亭皆祖錢之處如今與期三亭之南蓋送錢已畢無人之處所也正讀括地志云三亭岡在汴州尉氏縣西南三十七里按三亭岡在山部中名也蓋岡亭誤為南與私約而去

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名湖即今湖城也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

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如字內音納亦此恐辱

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

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

中有人忘索之也索搜也先格反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

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公造九層之臺費用

千金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碁

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碁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荀息靈公

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

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即壞九層臺也

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謂亦舍之而食以下客之具待命歲

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

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魏國徐廣曰華一作葉穰侯謂冉宣太后之異父弟穰昭王母

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

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策立作泣

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樞質。樞音者。莖也。質。到刀也。謂腰斬者爲樞質也。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藜。藜。薛綜曰。縣。一曰美玉。楚有和璞。莊云。璞。玉璞也。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割榮。卽擅權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徐廣曰。一作游音。謂闕涉於王心也。徐作音同。非也。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亡猶輕蔑也。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徐廣曰。一云使持車。徐按戰國策文也。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離宮。長安故城。本秦離宮。在雍。長安北十三里也。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永巷。宮中獄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鄒誕

生本作憎然音昏或又作閤音敏閤猶昏閤也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徐廣

曰洒先典反鄭玄云洒然敬肅之貌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者長跽兩膝被地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

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

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尙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尙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尙而不與深言是

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

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

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

厲厲音賴癩病也言漆塗身生瘡如病癩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

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一作羌孟賁古勇士孟賁衛人王慶忌吳王僚子慶忌夏育

之勇焉而死雲夏育衛人方舉千鈞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

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囊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陵栗聲相近惑也

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一作籥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

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

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

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諂詐之態也。居深宮之中。不

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昭明也。無與明其姦惡。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

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

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愬先生。徐廣曰。亂先生也。音潤。而存先王之宗廟也。

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有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

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鼓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年

代永入。無復甘泉之名。失其實也。宮北云有連山。土人爲磨石嶺。郊祀志。公孫卿言黃帝得仙。寒門。寒門

者。谷口也。按九變山西謂之谷口。卽古寒門也。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

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

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戰國策云。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是韓盧爲犬。謂馳韓盧而搏蹇兔。以喻秦強言取諸侯之易也。霸王之業

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

失也。秦王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

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

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尺亦反。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

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孟嘗君也。猶

戰國策謂田盼田嬰爲盼子嬰子也。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

者也。借音夜反。一作籍。亦音同。齊音側。奚反。言爲盜齎糧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

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

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

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

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

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懷音徐。廣曰。昭王三十九年。後二歲。拔

邢邱。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

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

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言宜陽陝虢。不得下相救。北守太行之道。則上黨之

師不下。言澤潞之師。不得下太行相救。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宜陽令二澤潞三。新鄭已南。夫韓見必亡。安得不

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

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

駢案諱 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

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

下，政適集音徐廣政 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

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

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淖齒也。音尼教反。漢有淖姬是也。高誘曰：管，典也。射王股，擢

王筋。言射王股，誤也。按崔杼射莊公之筋，是說二君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邱。

縣東北 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

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

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

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

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

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

應，劉氏云：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又按本紀以應爲太后養地，解者云：在潁川之應鄉，未知孰是。

志云：故應城，古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也。

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

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諸國客館。見須賈，須賈見

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

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

其一綈袍以賜之。」

綈，厚繒也。音啼。蓋今之絕也。而今之絕袍。

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

決於相君。今者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

劉氏云：孺子，蓋謂雎爲小子。

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

唯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

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

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

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

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

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

髮，以續賈之罪，尙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

髮，以續賈之罪，尙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

戶包胥辭不受爲邱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邱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爲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魏應劭曰。天子當晨起。早作。如方崩頃。故稱晏當駕而晚出。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魏司馬彪曰。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爲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魏音崖。賈反。睚音崖。賈反。睚眦。謂相喚怒而見齒也。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魏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高平拔之。周桓王以與鄭紀。年云。鄭侯使辰歸晉陽。向更名高平。拔之。則少曲當與高平相近。秦昭王聞魏

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讐。乃佯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結交情深者爲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于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

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陘音邢，陘蓋在韓之西界，與汾相近也。按陘庭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陽。因城河上廣武。劉氏云：此河上蓋近河。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

子代廉頗將。首號也。曰馬服者言服馬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

白起有隙。言而殺之。徐據秦本紀及表而知也。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

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

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

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徐廣曰。五十二年。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

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論士能善卒不戰。夫鐵

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

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音擊。激。應侯懼。不知所出。蔡

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眾。不遇。而從唐舉相。案荀卿曰。梁有唐。吾聞先生相李兌

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齊乘服虔曰。乘。榘柄也。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執視而笑曰。先生

曷臯。巨肩。徐廣曰。曷一作仰。巨一作渠。曷臯。謂臯如蝸。音徒回反。魁。顏謂顏貌。魁回若魁。梧然也。音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

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

鳥曷反。蹇。謂臯。蹇。謂膝。又擊曲也。音。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

吾持梁刺齒肥。謂作梁米飯而持其器以食也。刺齒肥當爲齧肥謂食肥肉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

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鬲。郭璞曰。鼎曲脚。釜音父。鬲音歷。款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而郭氏云。鼎曲脚者以款訓曲。故云曲脚也。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

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

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搯之。是惡能困我而

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

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

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

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

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一本無此字。

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

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式拙反。復謬曰。何爲不可。夫

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

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

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

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

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魏徐廣曰。一云不困毀譽。然爲霸主疆國。不辭禍

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

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

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

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

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僂辱。而憐其臣子。論語言以比干子胥申生皆至忠孝而見誅放。故令

天下言爲其君父之所僂辱而憐其臣子也。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

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

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

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

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

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

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王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

彊兵。批患折難。批音白結反。又音豐。雞反。批患謂擊而却之。折音之列反。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

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邱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徐廣曰。呼一作嗜。噉。噉。二人勇者。夏育。實育也。噉音皎。而。呼。大故反。然。而。身。死。於。庸。夫。未。知。誰。之。所。殺。恐。非。齊。襄。王。時。太。史。也。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疆。

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疆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滅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劉氏云。入猶充也。謂招搆離散。充滿城邑也。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返者也。謂已志展而不退。信音申。誦音風。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謂班固奕旨曰。博縣於投。不必在行。謂投投投也。言夫博奕。或欲大投其瓊。以致勝。或觀其勢弱。則大投地分而分功。以遠救。事具小爾雅。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枰。枰。局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施猶展也。言伐得三川之地。以實宜陽。言展開三川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徐廣曰。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

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卽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范雎二子。范雎蔡澤也。困於趙。被逐奔齊。是也。惡音烏。激音擊。

索隱述贊曰。應侯始困。囊載而西。說行計立。貴平寵稽。倚秦市趙。卒報魏齊。綱成辯智。范雎招攔。勢利傾奪。一言成蹊。

考證

范睢蔡澤列傳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亡猶輕蔑也。○余有丁曰亡字轉語猶言無乃也。索隱解輕蔑非是。

聞齊之有田文。○戰國策作田單。鮑彪注曰史云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一十餘年不得近舍單遠論文也。

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馬服子趙括之號也。○凌稚隆曰馬服君之子故曰馬服子。索隱非。

鄭安平爲趙所圍急。○圍字監本訛作困字今改正。

豈道德之符。○顧炎武曰豈下當有非字。

豈不亦忠聖乎。○一本無聖字。

卷八十

樂毅列傳第二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定州今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徐廣曰屬常山靈壽縣中山桓公所都。今鎮州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邱之亂。徐廣曰趙有沙邱宮近鉅鹿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

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

隗說苑云：燕昭王問於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取薊八城，匈奴馳驅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肯得承

臣其宗廟恐社稷危存之有道乎？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師。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友。霸者之臣，其名

臣失揖讓之理以求臣，則人臣之才至矣。北面等禮不乘之以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南面聽朝不

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昧於重邱。地理志：重邱，縣名，屬平

原地理志：觀津，縣名，屬信都。漢初屬清河也。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

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

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

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魏、秦以伐齊之利。音田濫反，字與昭同。諸侯害齊、湣王

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

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之兵以伐齊。總領之也。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於臨菑。齊

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

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地理志：昌國，縣名，屬齊郡。故昌國城在淄川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號為昌國

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

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卽墨未服。卽墨今萊州。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

樂毅，燕將，姓名。趙劫，齊將，姓名。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望諸君，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

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也。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卽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滄二州之北河也。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於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

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休且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

卽墨今萊州。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

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也。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卽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於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

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休且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

卽墨今萊州。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

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杜預云。父兄。同姓羣臣也。臣竊

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

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

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

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水之上。在

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

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寧臺。燕臺也。括地志云。按元英。磨室。二大呂陳於元英。元英。燕宮殿名也。故鼎

反乎磨室。磨室。徐廣曰。磨。歷也。燕鼎前輪於齊。今反入於磨室。磨室。亦宮名。戰國策作歷室。薊邱之

植植於汶篁。汶。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薊邱。燕所都之地。言燕之薊邱所

北原山。西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慊。音苦。反。亦作慊。慊。故裂地而封

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

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

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

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

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音子

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為波濤之神也。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雖毀辱之誹謗。音誹音誹音

許規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音謂既臨不測之罪。以幸免為利。今我仍義先王之恩。雖身託外國。而

心亦不。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音言君子之人。交絕。忠臣去國。不絜其名。不自潔其名。云已

無罪。故禮曰。大夫去其國。不說人以無罪是也。音臣雖不佞。猶不才也。數奉教於君子矣。言我以數經

言不絜己名。行而咎於君。若箕子不忍言殷惡是也。臣雖不佞。猶不才也。數奉教於君子矣。音我以數經

奉教令於君子。君子即識禮之人。謂已在外。猶云已罪。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疎遠之行。故敢獻

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音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

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

業定矣。於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天下為心者。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述當時。止於兼

井而已哉。夫兼井者。非樂生之所屑。灑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

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灑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

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

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維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萬人。顧仇其上。願釋干

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民

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

未可量也。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音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

趙。張華曰：望諸君家在邯鄲西數里。樂間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栗姓腹名。漢有栗姬。欲攻趙。而問昌國君

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言趙數距四方之敵。故云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

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鄒。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間奔趙。趙遂圍

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間。樂間既在趙。乃遺樂間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

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民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向外。故云不入。又獄囚自出。

不為之守法也。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

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言家室有忿爭不決。必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二者

寡人不為君取也。二者謂燕君未如紂。燕民未如殷民。復相告。子反燕以疑君民之惡。是寡人不為君取之。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

趙封樂乘為武襄君。樂乘樂毅之宗人也。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

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

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徐廣曰：在北新城。正義。地理志云：信都有樂鄉縣。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

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樂案一作巨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

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崩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索隱述贊曰。昌國忠諫人臣所無。連兵五國。濟西爲墟。燕王將受。空聞報書。義士慷慨。明君軾閭。間乘鸞將。芳規不渝。

索隱述贊曰。昌國忠諫人臣所無。連兵五國。濟西爲墟。燕王將受。空聞報書。義士慷慨。明君軾閭。間乘鸞將。芳規不渝。

考證

樂毅列傳。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索隱謂既臨不測之罪。以幸免爲利。今我仍義先王之恩。雖身託外國。而心亦不敢出也。○余有丁曰。爲利卽所爲乘燕之敵者。索隱解未明。

故敢獻書以聞。集解駟案。夏侯玄曰。○臣照按集解所引。與今所傳王義之帖小有異同。互有長短。至其殆庶乎。知機合道句。帖作庶乎。幾合乎道者。是庶乎。幾義見易繫辭。

乃遣樂尚書。○顧炎武曰。燕王遣樂尚書。恐卽樂毅事。而傳者誤以爲其子。

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正義言家室有忿爭不決。必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顧炎武曰。謂一室之中。有不和之語。乃不自相規勸而告之鄰里。此爲情之薄矣。正義謂必告者非。

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戰國策補注曰。新序以此爲燕惠王遣樂毅書。考之毅答惠王書云。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而史所載惠王讓毅無數罪之語。前燕王使人讓毅云云。當是此章之首。蓋錯

簡也。且末云：樂間樂乘怨不用其計，於乘何與？史趙世家：孝成王十五年，廉頗破殺栗腹，虜慶秦。樂間則是間爲將而被虜，燕世家則云奔趙。又趙孝成王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爲武襄君。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頗攻乘，乘走。據策史所記多舛，故知此書非樂間事，而新序之語爲是云。

樂瑕公教樂臣公。○臣照按田叔傳：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臣與巨二者必有一誤。

卷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索隱：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

齊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取也。而趙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四十七里。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

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

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集解章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謂九禮。大行人別九賓。謂九服之賓客。

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禮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

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音廣成是傳舍之名。傳音張戀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

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

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

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

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音希，嘻乃驚而怒之辭也。左右或

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

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

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音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

也。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音澠池在趙惠文王二十年

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

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

池。音徐廣曰：二十年。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

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音案風俗通

義曰：缶者，瓦器所

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音銜。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餽，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餽。相如曰：「五步之

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音贊。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

餽。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餽。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蔣相如亦

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

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王劭按：董助答禮曰：『職高者名錄在上，於人爲右；職卑者名錄在下，於人爲左。』是以謂下遷爲左。秦漢以前用右爲上。廉頗

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蔣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

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

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

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蔣相如固止之，曰：「公

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

軍哉？願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

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肉袒者謂袒衣而露肉也。負荊者謂袒衣而露肉也。可以爲鞭也。因賓客至蔣相如門

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死而刎頸無悔也。是歲，廉頗東攻齊，

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

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

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
闕與反攻魏幾是幾亦屬魏故裴駮云或屬齊屬魏也
防陵子蓋陵字誤也
徐廣曰一作房子
按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
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
齊至平邑而罷
樂縣東北三十里
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
世家與此列傳合而戰國策云秦敗後三年廉頗攻魏之
闕與在相潞之間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鄆謂邯鄲趙之都也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旣已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

趙奢曰。胥後令。按胥須古人通用。今者胥後令。謂胥爲須。須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後令也。胥猶須也。軍去城都三十里而不行。未有計過險狹。恐人諫令急救。武安乃出此令。今垂戰須得謀。邯鄲許歷復請諫。黎詩云。許歷爲完士。一言猶敗秦。是言趙奢用其計。遂破秦軍也。江遂曰。漢令稱完而曰。先據北山上者勝。邯鄲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不斃。曰耐是完士。未免從軍也。軍於關與此山也。按括地志云。言拒秦軍在此山。疑其太近洛州。既去邯鄲三十里而軍。又云趨之二日一夜至。關與五十里而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卽發軍。藪成據今洛州去潞州三百里間。而隔相州。恐潞州關與聚城。是所拒據處。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關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魏華曰。趙奢家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卽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音捧。奉。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

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旣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鄣。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尉文。徐廣曰。尉。表有尉文節侯。云在南邯。蓋尉官也。文。名也。謂取尉文所食之邑。復以封頗。而號爲信平君也。信平。號也。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徐廣曰。屬魏郡。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也。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國。方城。屬廣陽也。武遂。易州。遂地也。方城。幽州。固安縣南十里。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尙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旣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尙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尙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謂數起便也。矢一作屎。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

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廉頗墓在壽州壽春縣北四里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代鴈門縣在代地故云代鴈門也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爲治故言莫府莫大也

者出征爲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帟爲府署故曰幕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誤也爲士卒費日擊數

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反下音牒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

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

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許六

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李

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

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集解破敵擒將者賞百金管子曰能殺者十萬人反殺謂能射也悉勒習戰大縱畜

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委其殺略也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

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一作臨駟又案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北破東胡降林胡單

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旣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

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况遠反又音喧劇辛本趙人仕燕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扈氏輒名漢張耳時別有扈輒也劉氏云武遂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宜安在桓州本韓地在趙西恐非地理志河間武遂也

二十 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音蠟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音盤縣名地理志在常山音婆在相州房山縣東

二十 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

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

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

徐廣曰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音申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情願凍凍壯氣熊熊各竭誠義遞為雌雄和璧聘返灑池好逆負荆知懼屈節推工安邊定策頗牧之功

考證

廉頗藺相如列傳龐煖破燕軍殺劇辛索隱煖即馮煖也○臣照按燕世家云劇辛故居趙與龐煖

善戰國策云齊人有馮煖者史記作馮驩似馮煖即馮驩不言其歸趙也虞般佑高士傳鷓冠子楚

人馮煖嘗師事之煖後顯於趙鷓冠子懼其薦己乃與煖絕索隱謂龐煖即馮煖不知何據

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臣照按戰國策秦王資頓弱以金北遊燕趙而殺李牧史記稱

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而殺牧廉頗傳稱頗之仇郭開與使者金使毀頗張釋之傳云趙

用李牧幾霸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遷用郭開讒卒誅李牧列女傳云趙悼后者邯鄲倡女前嫁亂

一宗族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娶之。李牧諫不聽，後生子遷，立爲幽王。后通於春平侯，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李牧。趙亡後，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喜，殺李牧，乃殺倡后，滅其家。諸說大同小異，今並著之。

卷八十二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音丹單。潛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潛王出奔，已而保

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齊改爲安平，秦滅齊改爲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

字安平。地理志：東安平屬淄川國。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長相撥也。以鐵裹軸頭，堅而易進也。傳者或謂其軸

與也。又方言曰：車轆，齊謂之節。郭璞云：車軸也。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轆折車敗。音廣

音衛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

莒，并兵攻之。淖齒音廣多作悼齒也。既殺潛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

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

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

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卽墨故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操音七高反。插音初洽反。古之軍行常負版插也。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齊之北界。近河東。蓋齊舊

地也。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安平故以爲號。以單初起。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也。正者當敵。奇兵擊不備。奇謂極詐也。引魏武蓋亦軍令也。善之者出奇無窮。

兵不厭詐。故云善之出奇無窮。謂權變多也。奇正還相生。右翼掩其不備。則奇正合。敵也。言正兵當陣。張左如環之無端。或用奇計。使前敵

不可測量。如尋環也。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徐廣曰。適音敵。言兵始如處女之軟弱。則敵入輕侮。中不知端際也。

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開戶不爲備。敵言兵始如處女之軟弱。則敵入輕侮。被卒燒壁。墓而令齊卒甚怒。是敵人爲單開門戶也。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後卷甲而趨。有如兔之得脫而疾走也。敵不及距者。若脫兔忽過而敵忘其所距也。

其田單之謂邪。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嬾之家。音狡。嬾爲人灌園。嬾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爲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爲后。所謂君王后也。

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劉熙曰。齊西南近邑。畫音獲。蠋音觸。亦音歌。括地志云。載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畫邑。蠋所居。卽此邑。因澧水爲名也。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

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

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經猶繫也。何休云。脰頸齊語也。音豆。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

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索隱述贊曰。軍法以正實尙奇兵。斬軸自免。反問先行。羣鳥惑衆。五牛揚旌。卒破騎劫。皆復齊城。襄王嗣位。乃封安平。

史記 十五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三十五

考證

田單列傳。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言。監本訛作王。今改正。

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語出孫子九地篇。

索隱述贊曰。五牛揚旌。○監本誤刻於其田單之謂邪。句下。今移正。臣照按。卮林曰。宋書臧質傳。柳元景檄書。八變搖響。五牛舒旆。又謝晦傳。尙書符荊州曰。警蹕前驅。五牛整旆。梁書王僧辨表云。解五牛於冀州。秣六馬於譙郡。魏收魏書外國序云。五牛一指。六師騁路。又太昌三年詔曰。五牛警旆。七萃按郡。皆六朝麗語。而小司馬效之。顧考晉輿服志。五牛旗。平吳後所造。以五牛建旗。車設五牛。青赤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元帝後。但以五色木牛象。五時車。豎旗於牛背。使人輿之。旗常纏而不舒。旆所謂德車。結旌者也。惟天子親戎。五旗舒旆。所謂武車。綏旌者也。故十六國春秋。劉曜攻陳倉。南陽王保將楊曼王連謀曰。有五牛旌建。多言故主自來。遂盡衆背城而陣。爲曜所敗。今田單火牛。豈儀衛耶。贊乃云五牛。何也。且單出詭襲之計。未嘗建旗鼓。接兵刃也。而云揚旌。不亦誣乎。索隱之陋。往往如是。姑舉其一。以例諸餘。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魯仲連魯連。風原。當六國之時。賈誼鄒陽。在文景之日。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為乖絕。其鄒陽不可。上同魯連。賈生亦不可下同。風原宜抽魯連。同田單為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為一傳。其鄒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服狙邱議稷云。倜儻卓異也。魯仲連子云。齊辯士田巴

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

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

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

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

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輿辭。輿案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邯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

入邯鄲。梁將。故漢有新垣平。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潛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

帝。今齊潛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

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

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

新垣衍令趙帝秦。新垣衍欲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

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

魯仲連

郭璞曰：紹介相佑助者也。紹介猶媒也。凡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不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莊子：鮑焦從容言。世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韓詩外傳云：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探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污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衆人不知。則為一身。衆人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按魯仲連留趙不去者。非為一身。衆人不知。則為一身。衆人識鮑焦之意。焦以恥居濁世。而避之。非是自為一身而憂死。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魯言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謂秦為首功之國也。謂以過惡而為政也。至過字為絕。使其戰士。以奴虜使其民。言無恩以恤下。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肆然其志也。言秦得肆志為帝。恐有烹醢納筮。編行天子之禮。過失也。若趙魏帝秦。得行政教於天下。魯連蹈東海而溺死。不忍為秦百姓。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略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

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本紀及年表云烈王七年崩威王之十年也與徐齊後往周怒赴於齊鄭玄云赴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東藩之臣

因齊後至則斫其法斫何休曰斫三軍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厲烈王后也卒為天下笑故

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

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言僕夫十人而從一人者寧是力不勝亦非智不如正是畏懼其主耳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

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於尚反噫嘻者不平之聲下

音希嗜者驚恨之歎也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

鄂侯九侯城在相州滏陽縣西南五十里鄂一作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

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北九里有羑城

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維東萊之邑其居

為萊之夷維人是也密州高密縣古夷安城應劭云故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

萊夷維邑也益因邑為姓子者男子之美號又云子爵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辟舍避正

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寢案禮天子適

諸侯必舍於祖廟納筦籥音攝衽抱机衽音而甚反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

不果納謂閉外門不入齊君不得入於魯將之薛薛侯故城在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

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倍音

不在殯東，將愛其殯，棺立西階上，北面哭。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是倍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而弔之。

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賻，助送死之禮。襚，貨財也。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

謂時君弱臣彊，故鄒魯君生時，臣並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行賻襚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鄒魯之臣皆不果納之，是猶秉禮而存大體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

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

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

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

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

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

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

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

餘年，燕將攻下聊城。徐廣云：年表以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

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不克。徐廣曰：案年表田單攻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

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猶避死也。忠臣不先身而後君

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猶避死也。忠臣不先身而後君

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北泗上之地也。魏攻平陸，平陸，兗州縣也。在四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爲南陽平陸之地也。言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此時秦與齊和。楚國之形危，齊奔南陽，斷右壤，定濟北平陸是也。謂奔楚所攻之泗上也。又斷絕魏之所攻齊右壤之地。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二國之兵俱退而燕救又不至是勢危也。今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敵，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事去長平十年。此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敵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如墨翟守宋却楚軍，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孫臏能撫士卒，卒無二心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言既養士，終擬強國也。劉氏云：讀說士爲銳士，意雖便不如依字。矯國更俗，正國事改更弊俗也。矯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非也。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

云爾。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

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鈎。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謂棄子糾事也。

小白也。管仲傅子糾而魯殺之。不能隨子糾死是怯懦畏死。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

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賊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案方言曰。荆淮海岱燕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

獲。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繼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

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按齊桓最初得周襄王賜文。武。彤。形。弓。矢。大。輅。故為五伯首也。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沫也。曹

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弃

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猶也。枝。顏

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

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忿。粉。反。

情於緣反。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

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

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

而輕世肆志焉。肆。放縱也。

而輕世肆志焉。肆。放縱也。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鄒忌會稽人。姓莊氏。字夫子。後避其子臯。漢書並有傳。蓋以衛枚氏而得姓也。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或往此介者。言有隔於其間。故杜預曰。介猶間也。勝等

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罪死為累。不以罪死為累。乃從獄中

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

不立。曰。吾知其然也。蘇林曰。王劭又云。軻將入秦。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如見虹貫日。不徹也。戰國策云。聶政刺韓。亦曰。白虹貫日。是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

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道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故太白食昴。食千歷之也。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將軍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策。感動皇天。而貫日食昴。虛也。夫精

也。又王充云。夫言白虹貫日。太白食昴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策。感動皇天。而貫日食昴。虛也。夫精

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左右不明。不欲斥王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應劭

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也。則右足。武王泔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則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楚人卞和得玉璞。事見國語及呂氏春秋案

世家。楚武王名熊通。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楚人卞和得玉璞。事見國語及呂氏春秋案

文王名費成。王名悼。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楚人卞和得玉璞。事見國語及呂氏春秋案

伴狂避世也。案高士傳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謂以楚

曰。楚人陸通。字接輿。是也。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謂以楚

為謬。故後之而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章昭云。以皮作鴟鳥形。名曰鴟夷。鴟夷。皮槥也。服虔云。用馬革作囊

不用。後猶下也。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章昭云。以皮作鴟鳥形。名曰鴟夷。鴟夷。皮槥也。服虔云。用馬革作囊

以襄尸投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言內有以相知與否

不在新故也蓋服虔云人不知才能交至白頭猶如新也傾蓋相切小飲之義故云傾蓋也孔子何則

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駟車對語兩蓋相切小飲之義故云傾蓋也

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燕以頭與軻使持入秦以示信也秦王奢

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也夫義不苟生以爲魏累遂自剄

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

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守信而死者案言蘇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故云爲燕之尾生也自主戰

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也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

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蘇秦雖有譏謗而更膳以珍奇之味字林云馬父臧子

北狄之良馬也音寺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

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躡脚於宋卒

相中山晉灼曰司馬喜三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應侯傳作折

音力答反也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書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

自沈於河駟案漢書音義曰殷之末世人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章昭云徐衍

負石入海駟案列士傳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

之以政寧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寧戚疾擊其斗角商歌曰南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公召與語說之以爲大夫顧野王音岸禪音善如字讀協韻失之也坤蒼云軒歷旅人歌也二說並通軒音公禪反軒者自淨貌也顧野王音岸禪音善如字讀協韻失之也坤蒼云軒歷也字林音下諫反

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

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也宋信

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

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爲是不知何如也國語云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云鑠消也衆口所惡雖金亦爲之消亡又風俗通云或說積毀銷

有美金於此衆人或共詆訛言其不純金賣者欲其必售同取鍛燒以見其真是爲衆口鑠金也積毀銷骨也兄自相誅戮骨肉爲之消滅也

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又張晏云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聽言不私並觀

謂所見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

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徐廣曰燕王讓國於其大匡子之也而

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簡公說之而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列姪者觀其胎

產也案封比干之後後謂子也不見其文尚書作封比干之墓又唯云剗別孕婦則武王雖反商政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

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案謂晉寺人勃鞞齊管仲也何則慈仁慤勤誠加於心不

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

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也。三得相不喜，知其才之自得也。三去相不悔，知非己之罪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

案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相而不許，為人灌園。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為齊卿，仲子以為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為相，子仲遂夫妻相與逃，為人灌園。

列士傳字子終者，是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

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堯厚無不使也。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蹠之客為其人使刺由。况因萬

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其族坐之湛沒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

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要離音沈，七族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姓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族也。

要離事見呂氏春秋。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眚者，何則？無因而至前

也。蟠木根柢，輪困離詭，張晏曰：根柢，下木也。輪困，離詭，委曲槃戾也。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

為之容也。刻是為之容飾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

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堯舜之道也。挾伊管之辯，懷

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

相眚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集陶案：漢書音

圓轉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于天。張晏云：陶治鈞範也。作器下所轉者名鈞。章昭曰：而不

陶燒瓦之竈，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為器具也。崔浩云：以鈞制器萬殊，故如造化之運轉，裁成也。而不

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通俗類也。故曰匕首。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鳥集。而王。音義曰。太公望塗觀卒遇。共成王功。若鳥鳥之暴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

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魏案。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帷裳。臣妾所見牽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魏案。駢案。漢書音義曰。食

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音義曰。言駿足不可羈絆。以此喻逸才之人。應劭云。卓歷也。卓昭云。卓養馬之官。下士也。養馬之官。其衣卓也。又郭璞云。卓養馬之器也。顏云。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卓在早反。方

言云。梁宋齊楚燕。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魏案。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

立枯。洛水之上。案此事見莊子及說苑韓詩外傳。小有不同。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礪名號者。

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魏案。漢書云。里名勝母也。正。鹽鐵而曾子不入。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

蓋以名不順也。尸子以為孔子。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也。魏案。晉灼曰。朝歌者。不時。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

至勝母縣。暮而不宿。其說不同。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也。魏案。晉灼曰。朝歌者。不時。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

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魏案。杜預云。回。邪也。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

巖巖之中耳。魏案。駢案。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

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魯連達士。高才遠致。釋難解紛。辭祿肆志。齊將挫辯。燕軍沮氣。鄒子遇讒。見詆獄吏。慷慨獻說。時王所器。

考證

魯仲連鄒陽列傳。今齊湣王已益弱。○鮑彪戰國策注曰。衍湣王字。今乃襄王爾。史亦誤。

過而爲政於天下。索隱謂以過惡而爲政也。正義至過字爲絕句。言秦得肆志爲帝。恐有烹醢納筦。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徐孚遠曰。此解非也。言秦未能并滅六國。若尊之太過。使得稱帝。則爲政於天下矣。

天崩地坼。天子下席。索隱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攷烈王太子宜爲顯王。

東藩之臣因齊。○戰國策作嬰齊。

齊湣王將之魯。○徐孚遠曰。前言齊湣王已益弱。據此。則在出亡以後。恐前誤也。

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索隱謂時君弱臣強。故鄒魯君生時。臣並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賻襚之禮。○徐孚遠曰。此解非也。言鄒魯國小而貧。不能備生死之禮。

且楚攻齊之南陽。索隱。卽濟之淮北泗上之地也。○顧炎武曰。南陽者。泰山之陽。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臣人龍按。濟應作齊。蓋傳寫之誤。

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鮑彪戰國策注曰。此章引粟腹之事。說聊城之將。蓋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爲之以補亡。而其人意氣橫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其細處。太史公亦愛其千

里而略其牝牡驪黃。至於今二千歲，莫有知其非者也。又按燕昭二十八年書齊之不下者，唯聊莒卽墨。聊卽聊城也。徐廣注此栗腹事，去長平十年，而不論其在聊城事。後蘇氏古史亦因之疏矣。吳師道補注曰：魯仲連說燕將下聊城，史不著年，其事引栗腹之敗。此事在其後，故通鑑大事記載於秦孝文元年。當燕王喜五年，齊王建十五年。自赧王三十一年，燕率五國伐齊，閔王死，襄王立。三十六年，燕昭王卒，明年惠王立。越武成王孝王而至王喜，凡三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爲一。自燕攻齊至殺騎劫二十五字，或他策脫簡，而初燕將至讒之十一字，亦他本所無也。且單由卽墨起，七十餘城卽復爲齊，不聞聊城尙爲燕守，以齊之事勢，豈有舍之三十餘年而不攻，單之兵力三十餘年而不能下與。今日攻之歲餘不下，可見爲此時燕將守聊城事也。史稱毅破齊不下者，獨莒卽墨。單縱反間，亦言二城，而燕世家書聊莒卽墨策，亦有二城不下之言。果一時事，則聊城亦爲齊守，而非燕將爲燕守者。此語因聊城不下，而引與莒卽墨亂也。考之單傳，自復齊之後，無可書之事。齊襄王十九年，當趙孝成王元年，趙割地求單爲將。次年，遂相趙，必不復返齊矣。距聊城之役，凡十六年，單豈得復爲齊將哉。此因歲餘不下之言，聊莒卽墨之混，而誤指以爲單也。夫仲連之言，正謂栗腹敗，燕國亂，聊城孤守，齊方併攻，勢將必拔。其言初不涉潛襄昭惠之際，所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閔王時，楚取淮北，單復齊後，蓋已服之，不聞楚魏交攻之事。二事必在後也。燕將被讒懼誅，連書亦無此意。

此因樂毅而訛也。史又稱燕將得書自殺，單遂屠聊城，尤非事實。齊所殺燕將，惟騎劫耳。不聞其他。此因騎劫而訛也。連之大意，在於罷兵息民，而其料事之明，勸以歸燕降齊，亦度其計之必可者，排難解紛，又素所蓄積也。迫之於窮，而置之於死，豈其心哉。夫其勸之，正將以全聊城之民，而忍坐視屠之哉。燕將死，聊城屠，連何功美之稱，而齊欲爵之哉。策所云解兵而去者，當得其實，而史不可信也。故論此事者，一考之仲連之書，則史策之舛訛殺混者，皆可得而明矣。鮑不此之察，見其不通，遂謂好事者聞約矢之訛，惜其書不存，擬之以補亡。二千餘年莫有覺者，何其謬哉。史誤因策通鑑大事，記稱田單誤因史，真文忠公反据鮑氏為斷，而謂魯仲連之說不可為訓，皆失考也。

卷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屈景昭皆楚之族。王逸云：楚王始都是生子瑕，受屈為卿，因以為氏。為楚懷王左徒。蓋今在左博聞彊志，

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嫻音閑。案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

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屬音燭。草藁，謂創制憲令之本。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

也。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王逸云：上官靳尚。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

魏聞之。襲楚至鄧。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

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

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

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張儀傳無此語。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

徐廣曰。二十八年。敗唐昧也。唐昧。莫暮反。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

楚世家。昭王有此言。蓋二人同諫王。故彼此各隨錄之也。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

留懷王。徐廣曰。三十年入秦。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

名橫。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

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柰何。

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此已下。太史公傷楚懷王之不能任賢信讒。而不能反國之論也。莫不欲

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

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

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向秀曰。渫者。浚治去泥濁也。

為我心惻。張璠曰。可為惻然。傷道未行也。張璠亦晉人。注周易。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京房易章句言我之道可汲而用上。

明主汲我道而用之天下並受其福故曰王明並受其福也王之不明豈足福哉集註徐廣曰一云不作福故屈原懷沙自沉令尹子蘭聞

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

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音甫子非三閭大夫歟集註昭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何故而

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

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集註楚詞隨其流作措其泥也衆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

瑜而自令見放為集註楚詞懷瑾握瑜作深思高舉也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

察集註王逸曰已靜潔受物之汶汶者乎集註王逸曰猶昏暗不明也汶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集註常流又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蠱乎集註楚詞溫蠱音烏廓反溫蠱猶昏乃作懷沙之賦集註楚詞九懷曰懷

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集註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莽莽茂盛貌集註傷懷求哀兮汨徂南土集註王逸曰汨行

謂疾行也集註汨音賈徐廣曰汨也集註孔靜幽墨集註王逸曰甚也墨無聲也集註言江南

離愍之長鞠集註王逸曰鞠窮紆也集註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集註王逸曰由道也集註本常也集註鄙恥也集註言人

刑削方木欲以為圓其常法度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集註王逸曰由道也集註本常也集註鄙恥也集註言人

尚未廢也集註刑音五官反集註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集註王逸曰由道也集註本常也集註鄙恥也集註言人

職墨兮前度未改集註王逸曰曲木直而惡木好集註畫計畫也楚詞職作志志念也餘如注所解集註內直質重

兮大人所盛集註直行無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集註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集註

王逸曰：玄，黑也。矇，盲者也。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瞽，盲也。離婁，古明視者也。變白而為黑兮，倒上

詩云：矇矇奏公，章明也。以為下，音戶。鳳凰在笈兮，雞雉翔舞。徐廣曰：笈，一作郊。駟案：王逸曰：笈，籠落也。籠落，音奴。又音

帝問天老曰：鳳鳥何如？天老曰：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頰而雞喙，首戴

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俟順足，履正尾，擊武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色備舉。同糅玉石兮，一

概而相量。忠佞不異。夫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吾所臧。王逸曰：莫昭我之善意。按：王叔師任

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載而身陷，沒沉滯，不得成其本志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示，語也。邑

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桀兮，固庸能也。尹文子云：千人才曰俊，萬人曰桀。今乃誹俊疑桀，固是庸人

之態也。文質疎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采，案：王逸曰：采，文采也。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

厚以為豐。王逸曰：重，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楚詞：悟，作譏。並吾故反。古固有不並兮，豈知

其故也。楚詞：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滯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

王逸曰：象法也。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舍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王逸曰：娛樂也。大故，謂死亡

象法也。進路北次兮，次將就。日昧昧其將暮，舍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楚詞：舍憂虞哀，作舒憂娛

娛者，樂也。亂曰：理辭指總，撮其要而重理前意也。浩浩沅湘兮，北入江。沅，即湘之後流也。說文云：沅

水出牂牁，東北流入江。湘水出零陵縣海山，分流汨兮，汨流也。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唵

北至入江，按二水皆經岳州而入大江也。分汨汨兮，汨流也。脩路幽拂兮，作幽蔽也。道遠忽兮，曾唵

恆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楚詞：無曾唵已下二十一字。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

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程，量也。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錯，安也。定心廣志，餘何畏懼兮。餘，並作余。

曾傷爰哀。永嘆喟兮。集韻王逸曰喟息也。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

以爲類兮。集韻王逸曰類法也。按類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集韻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羅

之所徙。荆州記。羅縣北帶汨水。首覽。故羅縣城在岳州相陰縣東北六十里。春秋時羅子國。秦置長

沙郡。而爲縣也。按縣北有汨水。及屈原廟。續齊諧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於此

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自白。忽見一人。自稱三閩大夫。謂回曰。聞君常見祭甚善。

但常年所遺。並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練榆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

人五月五日作糉。并帶五色絲。及練葉。皆汨羅之遺風。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集韻徐廣曰。差或作慶。蓋揚

景差。今作差。是字省耳。以徐裴。鄒三家皆無首。是如字讀也。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

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顏云。秀。美也。應

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案。吳姓。史。失名。故稱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

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

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

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

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集韻漢文帝時黃龍見成紀。故改爲土也。爲官名。悉更秦之法。

孝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

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正絳灌周勃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馮敬時為御史大夫。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

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諡為傅。是吳芮

之時也。非景帝之子長沙王發也。荆州記。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廣曰。適

長沙城西北隅。有賈誼祠。及誼坐石床在。竹革反。章昭曰。謫譴也。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曰共敬也。俟罪長沙

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七到反。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

鳳伏竄兮。鴟梟翱翔。七外反。關茸尊顯兮。讒諛得志。之入。無六關朝翔之用。而反尊顯。字林云。關茸。不才

人也。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也。倒植。賢不肯顛倒而易位也。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漢書作隨夷

皆兼兩人。隨。卞隨。夷。伯夷。跡盜跡。跡。莊。跡也。莫邪為頓兮。鑣案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劍。因以名。瓚曰。許慎曰。莫邪。大戟也。

千將劍名也。鈇刀為鈇。銛者錫也。鈇。利也。音織。言其暗惑也。于嗟嚶兮。生之無故。嚶。不自得

頓。謂為鈍。韓棄周鼎兮。而寶康瓠。瓠。音皮。驥垂兩耳兮。服鹽車。戰國策曰。夫驥服鹽車。上太山中。章甫薦屨

也。瓠。謂屈原也。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音皮。驥垂兩耳兮。服鹽車。戰國策曰。夫驥服鹽車。上太山中。章甫薦屨

也。瓠。謂屈原也。章甫殷冠也。漸不可久。曰。因以自諭。自恨也。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勞苦言屈。原遇此難也。訊曰。李奇

伯。訊。告也。張晏曰。訊。離騷。下章亂辭也。訊音信。劉已矣。國其莫我知。獨捭鬱兮。壹鬱亦通。其誰語

鳳漂漂其高邁兮。音逝。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也。莊子曰。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

而龍頷下故云
九淵之神龍也
物深潛以自珍
徐廣曰泐融倫也融明也倫光也沒深藏以自珍
顧野王云獺遠

隱處以隱處兮
應劭云備背也
蠅獺水蟲害魚者以言背惡從善也
郭璞注爾雅云似鳧江東謂之魚鵠

夫豈從蝮與蝮蟻
言備然絕於蟻獺况從蝦與黃蛭也
蛭音質黃音引
言寧投水合神龍豈陸葬從

蛭與所貴聖人之神德兮
遠濁世而自藏
使騏驥可得係羈兮
豈云異夫犬羊
紉則與犬羊無異
貴風原

不去濁世以藏離
其文也驥千里馬般紛紛其離此尤兮
桓不去紛紛構譏意也
蘇康曰般音班或曰般亦夫子之辜也
漢書

辜作故夫子謂屈原也
李奇曰亦夫
騶九州而相君兮
觀也
漢書作歷九州
歷何必懷此都也
鳳皇翔于

千仞之上兮
覽德輝而下之
言禮曰德輝動乎內是也
見細德之險微兮
搖增翻云遙增擊也
逝

而去之
險難微起則合加動羽翮遠逝而去之
彼尋常之汗瀆兮
曰常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

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鱠兮
鱣如鯉魚無鱗口近腹下
固將制於螻蟻
莊子云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

策齊人說靖郭君亦同案以喻小國暗主
賈生為長沙王太傅
漢文帝年表云吳芮之玄孫差製長

不容忠臣而為讒賊小臣之所見害也
賈誼宅在縣南三十步
湘水記云誼宅中有一井
三年有鵝

誼所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如壺傍有一屬脚石床容一人坐
形流古制相承云誼所坐
三年有鵝

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
楚人命鵝曰服
遠飛行不出城
鄧展云似鵝而大
荆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

雞其雄為鵝楚人謂之服
吳錄云服黑色也
鳴自呼其名
賈生既以適居長沙
長沙卑溼自以為壽不得長
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席

姚氏云廣
猶寬也
其辭曰單闕之歲兮
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單闕
孫炎作蟬蟬猶伸也
單闕起也
四月孟

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音徐廣曰施亦作斜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

書占之兮策言其度蓋讖策之辭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蓋

子於也漢書作予服子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蓄淹數之度兮語子其期曰數速也服乃歎息舉首奮

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韻音憶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活反幹轉也形氣轉續兮

化變而嬗昭云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蘇林云嬗音嬋謂其相傳之也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無窮作無

其理深微不可盡言也沕音勿禍兮福所倚倚於福兮禍所伏此老子之言然禍字古作

遂成兮卒被五刑昭曰傅說胥靡兮坐輕刑之名墨子云傅說衣褐帶索簡築於傅靡在河東太

陽縣又夏靖書云猗氏十里河西岸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糾纏繩索相附會也纒纒曰

也繩索也章昭云纏微也又通俗文云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此淮南

文也被作水激則旱而呂氏春秋作疾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矢激疾則去遠也說文云旱與得同

也音言水矢流飛木以無礙為通利今遇有物觸之則激怒更勁疾而遠悍猶人或因禍致禍倚伏而無常

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繫物兮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索漢書曰

大鈞播物此專讀曰鈞繫猶轉也與播義同虞喜志林云大鈞造化之神鈞陶萬物品塊軋無垠漢書曰

氣塊軋非有限齊也音若央軋音若乙案無垠謂無有齊畔也說文云垠圻也郭天不可與慮兮

音預與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莊子文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

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也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莊子云人之生也氣之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

莊子云人者萬物為銅也何足控搏本如淳曰控初也控搏玩弄愛生之意也搏音徒端反又

化而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搏本如淳曰控初也控搏玩弄愛生之意也搏音徒端反又

人言此生甚輕耳何足引物量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謂死也患協韻音環是

度已年命之長短而愛惜之也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謂死也患協韻音環是

營也莊子云以物觀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有則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貪夫徇財兮列士徇名勸曰

殉勸曰此語亦出莊子夸者死權兮則夸者不悲也言好夸毗者死於權利是言貪勢以自矜夸者

至死不休也尤甚也言勢品庶馮生馮音孟康曰馮食也言好夸毗者死於權利是言貪勢以自矜夸者

言每字合從手旁音馮音馮憂迫之徒兮或趨西東漢書亦有作私東應勸曰仕諸侯為私時天子居長安諸王

謀改反馮音馮憂迫之徒兮或趨西東漢書亦有作私東應勸曰仕諸侯為私時天子居長安諸王

悉在關東小人怵然內迫私家樂仕諸侯故云怵迫私東也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張機云德無不

人拘士繫俗兮攔如囚拘文云攔大木柵也漢書作儻音去隕反說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古之至人先

存諸已後存諸人張機云體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言衆懷抱好惡積之於心意也按意合韻音

盡於聖德美之極謂之至人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言衆懷抱好惡積之於心意也按意合韻音

憶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助天呂氏春秋曰精氣日新斜氣盡去反其天年謂之真人也釋知遺形兮

超然自喪槁木也自喪者心若死灰也莊周云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

逝兮得坻則止漢書坻作坎周易坎九二坎有險言君子見險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若浮

兮其死若休莊子云勞我以生休我以死也澹乎若深淵之靜汜兮若不繫之舟莊子出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

集韻案漢書音義曰如舟之空也鄧展云自寶自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德人謂上德之人

也細故懣荀兮何足以疑微事不足懣介我心故於此云何足以疑之者也懣懣忍邁反荆如邁反

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倍坐宣室前正室既罷

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大傅梁懷王名揖文帝子

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

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徐廣曰無後賈

生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

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荆州記云長沙羅縣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原自沈處北岸

也有廟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

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爽一本作爽

索隱述贊曰屈平行正以事懷王瑾瑜比潔日月爭光忠而見放謫者益章賦騷見志懷沙自傷百年之後空悲弔湘

考證

屈原賈生列傳。幹流而遷兮。○顧炎武曰。賈生傳。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應劭曰。幹音筦。筦轉也。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幹音烏。活反。幹轉也。義同而音異。今說文云。幹。蠹柄也。从斗。軌聲。揚雄杜林說。皆以爲軺車輪。幹。烏括切。按軌字。古案切。說文既云軌聲。則不得爲烏括切矣。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聲類字林並音管。賈誼服鳥賦云。幹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大儀幹運。皆爲轉也。楚辭云。筦維焉繫。此義與幹同。字卽爲筦。故知幹筦二音不殊。近代流俗音烏括切。非也。漢書食貨志。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師古曰。幹謂主領也。讀與筦同。

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凌稚隆曰。按馬遷卒於漢武末年。此言賈嘉至孝昭時。列爲九卿。此句蓋後人所增。

卷八十五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陽翟。釋音狄。俗又音宅。地理志。縣名。屬潁川。戰國策以不韋爲濮陽人。又記其事。故不全依彼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已異聞。改易彼書。遂令不與史往來。販賤賣貴。本云陽翟大賈。遷記合也。賈音古。鄭玄注。周禮曰。行曰商。處曰賈。陽翟。今河南府也。

也往來賤買貴賣呂不韋王劭實作鸞音育案鸞實義同今如字讀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

子呂不韋名柱後立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

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呂不韋即莊襄王也戰國策曰本名異人後從趙還不韋使以子楚母曰夏姬毋

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呂不韋質音致今讀依此穀梁傳曰交質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

孽孫呂不韋韓王信傳亦云韓信襄王之孽孫張晏曰孺子孽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呂不韋下文又云以五

顏讀為養音才刃反逆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呂不韋駟案以子楚方財

者財也古字假借之也陽人呂不韋賈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主定國

之贏幾倍曰無數不韋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飽食今定國立君澤可遺後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

於趙處於聊城故往說之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門下無不居高官尊位大

子門下無貴者而駿馬盈外廄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矣一日山陵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

朝生今有計可以使君富千萬寧於太山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曰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

子子後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子後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楚異人賢材也

棄在於趙無母引領西望欲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異人無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

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

呂不韋既解不韋所言之意遂與密謀深語也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

子能立適嗣者音嫡適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

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且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高誘注云子

後秦太子異人之異母兄弟也。子楚曰：然爲之柰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戰國策作說秦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此爲一句，子謂養之爲子也，然欲分立以爲適，作上句，而子之夫在則尊重，作下句，意亦通。夫在則尊重，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卽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言，尙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問音閑，從音七恭反。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其姿容絕美，而又善舞也。知有身子，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釣者以取魚喻也，奇卽上云此奇貨可居也。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期，蓋當然也。既云自

歷有娠則生政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

韋謀行金六千斤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

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

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諡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

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表云皆秦官金印紫綬掌承

天子助理萬機秦署左右高帝署一後又更名相國哀帝時更名大司徒食河南洛陽十萬戶戰國策曰食藍田十二縣而秦本紀莊襄

秦代而曰河南者史記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徐廣曰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後作據漢郡而言之耳

仲中也次父也蓋效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表云秦

昭王五十六年平原君卒始皇四年信陵君死始皇九年李國殺春申君孟嘗君當秦昭王二十四年已後而卒最早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王劭

云孟嘗春申死已久據表及傳孟嘗春申死稍在前信陵將五國兵攻秦河外正當在莊襄王時不韋已為相又春申與不韋並時各相向十餘年不得言死之久矣皆下士喜賓客以相

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

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恃君也

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似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

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十餘卷也陽市門皆其地在渭水之北北阪之南水北曰陽山南亦曰陽皆在二者之陽也懸千金其上延諸侯

曰集解徐廣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

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

誅。乃飲酖而死。集解徐廣曰。十二年。駟案皇覽曰。不韋家在河南洛陽北邙道。秦王所加怒。呂不韋。毒

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諡為帝太后。集解王劭云。秦不用諡法。此蓋號

後。故有母號為帝太后。與莊襄王會葬茝陽。集解徐廣曰。豈謂誅列生時之行乎。與莊襄王會葬茝陽。一作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集解文信侯。不韋封也。嫪毐封長信侯。上文已言。不韋封也。嫪毐得寵貴。由不韋耳。合作長信侯。人之告嫪毐

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宮。集解年宮。在岐

發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集解地理志。扶風有好時縣。而呂不韋由此緹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

子乎。集解駟案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

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融曰。此言佞人也。集解索隱述贊曰。不韋釣奇。委質于楚。華陽立嗣。邯鄲獻女。及封河南。乃號仲父。徙蜀。懲誘懸金。作語籌策。既成富貴。斯取。

考證

呂不韋列傳。至大期時。徐廣曰。期十二月也。○臣照按。大期。猶詩言誕彌厥月也。史以此明始皇之

的為不韋子。言及大期而非期。乃子楚猶不悟也。若如徐廣言。期十二月。則又何以信其為不韋子

耶。

亡赴秦軍遂以得歸。○戰國策子楚歸在孝文王立後與此不同。

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高誘序云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

卷八十六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然則沫宜音劇沫劇聲相近而字異耳。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

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左傳齊人滅遂。杜預云遂國在濟北蛇邱縣。猶復以爲將。齊

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杜預云濟北東阿齊之柯邑。猶祝柯今爲祝阿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

七音比。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爲長尺八寸。其頭類七故云七首也。此事約公羊爲說。然彼無其名。直云曹子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戰長勺。用曹劌謀敗齊而無劫桓公之事。十三年盟于柯。公羊始論

曹子毅梁此年惟云曹劌之盟。信齊侯也。又不記其行事之時也。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公羊傳云管子進曰君何求何休注云桓公卒不能應管子進

爲言也。曹沫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卽壓齊境。齊魯隣接。今齊數侵魯。魯之城壞。卽壓近齊之境也。君其圖

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

欲倍其約。音佩。倍。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

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子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設諸地理志臨淮有堂邑縣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

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

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言其將有內難試

吳世家作知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祭音次曰夷昧音

亡曷反公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

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

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

平王死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吳世家云十二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

屬庸將兵圍楚之潛屬音燭二子僚之弟也左傳作掩餘燭庸掩蓋義同屬燭字相亂耳事在魯昭

南州霍山縣東二百步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

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

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左傳直云主

是無若我何則是專設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助故云無奈我何太史公探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以兩

弟將兵外困之辭而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強解是無如我何猶言我無若

是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光。義非允。愜王肅之說亦依史記也。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

請王僚。徐廣曰：窟一作空。僚之十二年夏也。吳系家以為十三年非也。左氏經傳雖言四月，公羊穀梁無其文。此與吳系家皆稱丙子，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左傳云：伏甲士於窟室，杜預謂

掘地為室也。所以下文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

出其伏甲以攻王。劉逵吳都賦注：鉞，兩刃小刀。酒既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窟室中。此之伴即僞也。或讀為音僞，非也。豈伴

劉逵吳都賦注：鉞，兩刃小刀。酒既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窟室中。僞重

言耶。使專諸置匕首於炙之腹中而進之。僞重既至王前，專諸擊魚，因以匕首刺王僚。

賜反。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

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闔閭元年，至三

豫讓者，晉人也。皆約戰國策文。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案左傳：范氏謂昭子吉射也。自士

子荀寅也。自荀林父將去而事智伯。荀首之後，范中行智伯事已具。趙系家，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

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謂初以酒灌後，又率

三版，故漆其頭以為飲器。案大宛傳曰：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為飲器。裴氏注：彼引韋昭云：飲器，樽

怨深也。漆其頭以為飲器。案大宛傳曰：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為飲器。裴氏注：彼引韋昭云：飲器，樽

以韓子呂氏春秋云：襄子漆智伯頭為洩杯，故也。正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

劉云：酒器也。每賓會設之，示恨深也。按諸先儒說恐非。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

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七

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卒音律反居頃

之豫讓又漆身為厲集韻網案音賴惡瘡病也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癩病然故豫讓以漆塗身令其若癩耳然厲癩聲相近古多假厲為癩今之癩字從疒故楚有賴鄉亦作厲字戰國吞炭為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其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以變其音也使形狀不

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

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欲謂因得殺襄子顧反也邪何必殘身苦

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

難耳劉氏云謂今為厲啞也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音寧為厲

事襄子而行殺則恐傷人臣之義而近賊非忠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汾橋上架水在并州晉陽縣東一里襄子至橋

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

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

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而泣

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

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

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

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

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戰國策云：衣盡出血，寒子週車，車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魏書：軹案自三晉滅智伯，至殺俠累，

五十七年。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井，軹縣之里名也。在懷州濟源縣南三十里。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

陽嚴仲子事韓哀侯。高誘曰：嚴遂，字仲子，案表聶政殺俠累在列侯三年，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年爲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且太史公聞疑傳疑，

聞信傳信，事難的據，欲使兩存，故表傳各異也。與韓相俠累有卻。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叱之於朝，嚴

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是有卻之由也。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

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徐廣曰：一作賜。案戰國策：作觴，近爲得也。嚴遂數色吏反。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

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

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案此芮反。鄭氏音脆，二義相通也。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

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大人羸糲之費。羸糲，

糲，猶糲米也。脫粟也。章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夫，尊父，廼爲大人。漢書：宣元六王傳：王遇大人益解，爲大人乞骸去。按大人，憲王外祖母。古詩：三日斷五疋，大人故言遲，是也。得以交足下之驩，

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禮記云：父母存，

不許友以死。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

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便實因成市，故云市井。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

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

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

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

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

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

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東郡濮陽故曰相去不甚遠也。今殺人之

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情故語泄也。此云生得言將人多往殺俠累，

後有被生擒而事泄亦兩俱通也。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戰國策譙周亦同。豈不殆哉！遂謝

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仗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

累，戰國策云：政直入上階刺韓傀，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策中哀侯高誘云：東孟地名也。

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出其眼睛，戰國策作抉眼。此決亦通音烏穴反。

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正暴反。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

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其姊名也。戰國策無榮字。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姓名，暴其屍而

縣之千金乃於邑曰煩冤愁苦也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

哭極哀曰是軼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

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爾雅

楚辭云遷及吾君之無恙風俗通云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皆云無恙又易傳云恙憂也

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齧虫也善食人心俗悉患之故相勞云無恙恙非病也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

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尙在

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復自刑其身令人不識也後音蹤古字少假借故無足旁而徐氏以爲從坐非也

劉氏亦音足松反重直龍反自刑作刊說文云刊剗也按重猶憂惜也本爲嚴仲子報仇訖愛惜其事不令漏泄以絕其蹤迹其姊妄云爲已隱誤矣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

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

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濡潤也人性濕潤則能含忍故云濡

骸也言不惜暴骸之爲難也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

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徐廣曰聶政至荆軻百七十年爾徐氏據

景侯不能細也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三年

荆軻者衛人也案贊論稱公孫季功董生爲余道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齊有慶氏

則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衛而改姓慶爾荆慶聲相近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

讀書擊劍。集解駟案呂氏劍技。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

王。河內縣。荆軻嘗游過榆次。州縣也。井與蓋聶論劍。反蓋姓聶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

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

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視以攝整之也。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

與荆軻博爭道。或有魯姓句踐名也與越王同。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

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為名漸音如字。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

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

徐廣曰飲酒之人。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

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

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

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

其傅鞠武。如字。鞠音鞠。又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

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殺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燕國也。未有

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集解駟案批音白結。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閒。秦

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

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為心戰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言禍大也

而不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

于戰國策購作講和也今讀購與為燕媾同媾合也漢史媾講兩字常雜今言欲北與匈奴連和也陳軫傳亦曰西購於秦也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

日彌久心惛然音昏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

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

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

矣且以鷙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

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

子逢迎却行為導跪而徹席徐廣曰徹一作撥一作掾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

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驚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

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燕太子篇云田光答曰竊觀

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

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音俯儂

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案無父稱孤。時燕王尙在。而丹稱孤者。或記者失辭。或諸侯嫡子。時亦僭稱孤也。又劉向云。丹。燕王喜之太子。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闕。視也。言以利誘之也。秦王貪。絕句。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竊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

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

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

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且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

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

之地圖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馴案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地理志廣陽國有薊縣司

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

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

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

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荆軻曰願得

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搯其胸徐廣曰堪音張鳩切一作抗

言抗拒也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樊於期偏袒搯腕而進徐廣曰搯音烏

其義非也腕反腕音鳥亂反字書作擎掌後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切腐音輔腐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

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

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徐廣曰徐一作陳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

之。謂以毒藥染劍鏑也。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出足以沾濡絲縷便立死也。乃裝為遣荆卿

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忤者逆也音五故反。乃令秦舞陽為副荆卿有所待

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

請得先遣秦舞陽荆卿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

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

既祖取道。州歸義縣界。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徵知維反。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

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愴慨士皆瞑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

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

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

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

朝服設九賓。劉云設交物大備即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見燕使者咸陽宮。三輔黃圖云秦始皇兼并天下都咸陽

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匣音戶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

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慄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

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

持匕首搃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其胸。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

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對而絕。八尺屏風。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

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走之。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

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

諸郎中若宿衛之官。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

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且音餘反。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好帝反。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

左右乃曰。王負劍。王劬曰。古音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

其匕首以擲秦王。字耳。音持益反。不中。中銅柱。燕太子云。荆軻拔匕首擲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

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鐵論曰。荆軻懷

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七首不足恃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

秦王操於不意。列斷賁者。介七尺之利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

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

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

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

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水名。在遼東。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

人庸保。匿作於宋子。案謂庸作於酒家言可保信故曰庸保。鶻冠子曰伊尹酒保也。徐注云宋子縣名。屬

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而謂宋子故城在邢州平鄉縣北三十里。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

從者以告其主。謂主人也。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大人召使前擊筑。劉氏云謂主人翁也。又

父嫗為大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大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云三日斷五疋大人故言遲是也。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

時。云畏約所以論語云不可與久處約也。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

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互以為客。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

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音角。說者云以馬屎燻令失明。使擊筑。

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案劉氏云以鉛為挺。著筑中。令重以擊人。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音普。卜

反扑。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

於刺劍之術也。謂不論習之。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

衡皆有此說。仍云。廡門木。烏生肉足也。大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

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索隱述贊曰。曹沫盟柯。返魯侵地。專諸進炙。定吳篡位。彰弟哭市。報主塗廁。刎頸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奪魄。懦夫增氣。

考證

刺客列傳。曹沫者魯人也。索隱。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劌。然則沫宜音劌。沫劌聲相近而字異耳。○臣照按沫劌聲近而字異。猶申包胥之爲棼冒勃蘇耳。必音沫爲劌。反涉牽混。三傳不一其說。傳疑可也。蘇子古史據左傳問戰事。謂沫蓋知義者。安肯身爲刺客。則直以劌爲沫。未免武斷。呂氏春秋曰。柯之會。莊公與曹劌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管仲鮑叔進。曹劌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桓公許之。封於汶南。乃盟而歸。按此則以沫爲劌之證。而字又小異。胡非子。曹劌匹夫之士。一怒而劫桓公萬乘之主。反魯侵地。亦以爲曹劌。

光。伏甲士於窟室中。○窟。左傳作堀。吳越春秋作窟。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吳越春秋作拜爲客卿。

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索隱。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國策無此文。國策補注曰。或以其怪而刪之歟。

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臣照按韓世家。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十年卒。子哀侯立。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聶政之刺俠累。與哀侯之殺。相去遠矣。而聶政傳。乃謂嚴仲子事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使政刺累。與世家不合。蓋其氏偶同。故刺客傳誤以爲哀侯之時。

臣所以降志辱身。○秦藩本。此下有索隱言其心志與身本應高潔。今乃卑下其志。屈辱其身。論語孔子謂柳下惠降志辱身是也。共三十四字。

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也。○戰國策補注曰。今本無此文。

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秦藩本。此下有索隱案察謂觀察有志行乃舉之。劉氏云。察猶選也。共十八字。

晉楚齊衛聞之。○列女傳云。晉趙楚衛聞之。

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正義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三年。○臣照按年表。自韓景侯元年癸酉。至秦始皇二十年甲戌。共一百八十二年。自列侯三年甲申。盜殺俠累。至始皇甲戌。荆軻刺王。共一百七十一年。自哀侯六年庚戌。韓嚴弑其君。至始皇甲戌。共一百四十五年。正義不知如何計算。蓋傳寫訛謬多矣。

連結一人之後交。○臣照按後疑應作厚。夫與國家之大患相較。固不當論交之先後也。况丹與樊於期交必舊矣。何以云後也。且是後非厚。則晉唐以來必有注釋。今皆無之。可知爲厚字之訛也。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撥。一作搯。○蔽疑作襪。音蹇。孟荀列傳。平原君側行襪席。

爲人庸保。索隱。欒布傳曰。賣庸於齊爲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欒布傳云。賃傭於齊爲酒人保。索隱所據。或有別本耶。

卷八十七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

地理志。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八代平侯徙新蔡。二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徙上蔡。屬沛。六國時爲楚地。故曰楚上蔡也。年

少時爲郡小吏。

郡一作鄉。劉氏云。掌鄉內文書。

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

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

時。遊者主事。

言萬乘爭雄之時。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劉氏云。游歷諸侯。當覓疆主以事之。於文紆迥非也。

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

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

言秋時萬物成熟。今爭疆時亦說上成熟時。

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

而能彊行者耳。

禽鹿視肉。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揚子法言曰。人而不學。如禽何。言不假游說取榮貴。卽如禽獸。徒有人面而能彊行也。

故詬莫大於卑賤。

詬。呼也。

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

非士之情也。

惡其榮利。自託於無爲者。非士人之情實。力不能致此也。

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

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

幾也。」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也。以言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識動微之

會故每失時也。劉氏解幾為彌，非也。胥相也。幾謂察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君臣機密，並

有瑕釁，可成大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言因諸侯有瑕釁，則忍心而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

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

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秦孝公、惠文王、武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

賢，由竈上騷除，徐廣曰：騷音掃。言秦欲并天下，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

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

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

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鄭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

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又曰：韓苦秦兵而使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

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一切猶一例。言盡逐之也。言切者，譬若利刀之割，一李斯議亦在

逐中。斯乃上書曰：「在始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

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奚亡走宛，楚鄙人迎蹇叔於宋。秦紀又云：百里奚謂穆公

曰：臣不如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程公厚幣迎之，以為上大夫。今求不豹、公孫支於晉。秦紀又云：百里奚謂穆公

傳有明文。公孫支所謂子桑也。是秦大夫。而云自晉以來。亦未見其所出。括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游晉後歸秦。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

遂霸西戎。秦本紀。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二十。或易為十二。誤也。遂。孝文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

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

并巴蜀。案。惠王時。張儀為相。請伐韓。下兵三川。以臨二周。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儀死後。相又三川。是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楚漢中取地六百里。包九夷。制鄢郢。屬楚之夷也。

先請伐故也。地理志。南郡江陵縣。云故楚郢都。又宣城縣。云故郢也。正。夷謂并巴蜀。東據成臯之險。汜水縣也。割

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徐廣曰。彊公室。杜

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

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昆岡在于闐國。東有隨和

之寶。括地志云。灑山一名崑山。二名斷蛇丘。在隨州隨縣北二十五里。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

珠。卞和璧始皇以爲傳國璽也。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蘇秦傳。乘織離之馬。徐廣曰。織離蒲梢。皆駿馬。建翠鳳

之旗。樹靈囀之鼓。鄭玄注。月令云。鼙。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

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驥。不實外廄。馱音決。驥

北以馱驥爲獻。廣雅曰。馱。馱也。郭景純注。上林賦云。生三日而超其母也。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猶後列也。

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音附，即隨珠也。宛者，入身於下，陳是也。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傅者，謂以璣附着於珥。珥者，瑱也。璣是珠之不圓者，或云宛珠，宛地之珠也。隨在漢水之南，宛亦近漢，故曰宛珠。璣者，女飾也。言女傅之珥，以璣爲之，並非秦所有物也。阿縞之衣，錦繡之飾。東阿縣，繒帛所出。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箏，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說文云：甕，汲甕也。音於貢反。在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鈺，音甫有。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一作韶。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管子云：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也。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猶給也。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藉音積，夜反。齎音子奚反。說文曰：齎，持遺也。齎或爲資，義亦通。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書達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

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案）重音逐用，反重者再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案）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莫辨其真，今乃分別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立一帝，故云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案）六國制令不同，今令同之。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案）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已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

抵琅邪。沂州。今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

使監兵上郡。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案辨士隱姓名

為秦王死。十七兒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沙丘臺在邢州。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

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

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

轆轤車中。轆轤車。一作輜車。徐廣曰。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轤車中。可諸奏事。輜車也。孟康曰。輜轤車。如今喪

歸。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輜轤車也。如淳曰。輜轤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

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

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

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

孝也。能薄而材譎。譎。案史記音釋。宰顯反。劉氏音將淺反。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

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弑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弑其父。而衛國載其

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

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

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斯言承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己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叶；水搖動者，萬物作水搖。

者謂水洋而搖動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

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謂廢申生立奚齊也。三世不安。齊桓兄

弟爭位，

謂小白與公子糾。

身死爲戮，紂殺親戚，謂殺比干箕子。不聽諫者，國爲邱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

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豈能爲逆謀。故曰安足爲謀也。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

表裏。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塞

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

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

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

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

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

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

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

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

賜子死，尚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繫於陽周，陽周，屬上郡。使者還報胡

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

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矤死於杜。案史記

音義矤音貯格反。矤音宅。與矤同。古今字異耳。矤謂裂其肢體而殺之。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鄜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爲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

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集音徐廣曰。采一名櫟。一

作柞。音采木名。即今之櫟木也。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音葛反。糲音糲。音

糲者。音藳。粟飯也。藜藿之羹。飯土甌。音徐廣曰。甌一作甌。案音刑。雖監門之養。不彀於此矣。集音徐廣曰。彀音彀。穀一

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若徐氏云。一作穀。則字宜作較。鄒氏音角。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音謂河之九曲。別為隄防。決渟水。致之海。

徐廣曰。致一作放。而股無胈。胈音駟。案。脰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

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

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

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

之奈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已破逐廣等兵。使者為案三川相屬。

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

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音督者。察也。察其罪。貴之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

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

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命之曰以

天下為桎梏者。音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身。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願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於天下若堯禹。即以天下為桎梏於身也。

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嚴整之家。本無格悍奴僕也。言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而棄灰於道者。黥也。韓子云。殷之法。棄灰於衢者。刑雖刑之可也。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尋常以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爾雅云。鑠美也。言百鎰之美。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爲其財多。故云搏也。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亦云搏也。

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魏案詩云。牂羊羶首。毛傳曰。牝曰牂。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壑之勢異也。峭峻也。高也。音七笑反。壑音漸。以言峭峻。則難登。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

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爾舍猶廢也。止也。言爲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已廢。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誦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靡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爾拂音扶。反。磨音莫。何反。拂世言與世情乖戾。靡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己也。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

事。俱徐廣曰。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通或宜作照。

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俱徐廣曰。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揆一作撥也。

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房音旁。一如字。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見李斯

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

諫。請爲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

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嘗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俱

我幼故輕我也。一云。固我者。以我爲短小且固陋也。於義爲疎。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

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

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俱徐廣曰。公一作訟音私。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

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

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穀抵優俳之觀。俱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案秦名此樂爲

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曰角抵也。駟案穀抵卽角抵。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

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

行之。朞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卽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玘亦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弑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案表韓玘事昭侯，昭侯已下四代至王安，其說非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已死，丞相卽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

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尙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

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卽因劫令自殺，引輿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劉氏云：弟，子嬰當爲孫子嬰也。子嬰卽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曰：適音敵。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軹道在萬年縣東北十六里。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索隱述贊曰：鼠在所居人固擇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置酒咸陽，人臣極位，一夫誑惑，變易神器，國喪身誅，本同末異。

考證

李斯列傳。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臣照按此必當時習語。故范睢用之。李斯再用之。荀子亦曰。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寇兵也。

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己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董份曰。庶幾者。有他望也。言忠臣不避死而幾他望也。古幾字與冀同。索隱繆甚。

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董份曰。二世紀亦載此文。而辭不同。鑠金百鎰。索隱。爾雅云。鑠。美也。○徐孚遠曰。鑠。訓美。非也。鑠。金。謂鎔金於冶。熱不可舉也。故下文搏必隨手刑。

與宦者韓談。○徐孚遠曰。史記談皆作同。此仍談。後人所改也。

史記

卷八十八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鶩鶩音邀又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鶩為秦將

伐韓取成臯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鶩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鶩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鶩攻

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鶩卒鶩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始皇

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

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

河南謂靈州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徐廣曰屬隴西至遼東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長延袤

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隸隴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

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

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廣曰為

宦者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為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也其母被刑僂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

舉以爲中車府令。高卽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集解徐廣曰：敦一作敏。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集解九原郡，今勝州連谷縣是。直抵

甘泉。集解在雍州宮。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

並集解並音海上，北走琅邪。音趨，趨亦向義於字，則乖。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邱崩，祕

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

而不爲己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

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

已聞扶蘇死，卽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

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集解愈一作俞，俞卽諭也。音與

謂知太子賢而諭久不立，是不忠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集解今代州也，因禱山川至代而繫之。前已囚蒙恬於陽周。

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

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

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

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集解徐廣曰：一無此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

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曲宮名令蒙

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

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蒙毅言已少事始皇。順旨蒙恩幸。至始皇沒世。可謂知上意也。以臣不

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

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爲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

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

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

不明。以是籍於諸侯。籍言其惡聲狼籍。布於諸國。而劉氏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非也。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

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

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

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

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且執事。有罪殃。且受其不

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

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

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

參謂三卿伍即五大夫欲參伍更議

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

徐廣曰一作辭

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曰

過可振而諫可覺也

書耳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

察於參伍上聖之

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

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

之遼東城墜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墜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

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

和而阿意與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蒙氏秦將內史忠賢長城首築萬里安邊趙高矯制扶蘇死焉絕地何罪勞人是僇呼天欲訴三代良然

考證

蒙恬列傳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

王○臣照按此與年表同與本紀不合本紀二十三年虜荊王二十四年項燕自殺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臣照按本紀及年表攻齊者將軍王賁皆不

言有蒙恬。或恬此時亦從軍。非大將。

卷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張耳吳芮勢侔楚漢位埒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留大梁城是也。今陳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為亡。命地理志外黃屬陳留。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名也。謂脫名籍而逃。故賓客抵歸也。音

反。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絕其夫而改嫁張耳。謂女請父客為決

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張晏曰苦陘漢章帝改曰漢昌。音邢邢州唐昌縣。地理志屬中山。富人公乘氏以其女

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齊生。崔浩云言要。秦之滅大梁也張耳

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

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

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一作搤。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

史記 十六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案門者即餘耳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中。

詐更別求也。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

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

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

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勝稱王。王陳皆解墮不相從也。見陳。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

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傑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

馬渡河。案酈食其云：白馬之津，則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岸。至諸縣，說其豪傑曰：案酈食其云：白馬之津，則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岸。至諸縣，說其豪傑曰：案酈食其云：白馬之津，則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岸。至諸縣，說其豪傑曰：

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案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名。在交阯界中也。外

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案漢書音義曰：家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

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

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集案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隳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東方人以物插地皆爲傳。徐廣曰。傳音載。李奇曰。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卽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

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戲音義出驪山又聞諸將爲陳王狗地多以讒毀得罪

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斬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

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贊曰方言云介特也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

不如立其兄弟不卽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弱隱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機之迅速其間不容一喘息頃也武臣乃聽之遂立

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

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

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

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

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

鑿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徐廣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

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

廝養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廝養章昭曰析薪爲廝炊烹爲廝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

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

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

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樂曰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也。樂杖音丈箠音之委反。此亦各欲南面而

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

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

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尙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樂曰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

券契義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

邑。樂曰地理志屬常山。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樂曰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曰：良嘗事我得

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

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

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

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

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樂曰

案羈旅勢弱，難以立功也。獨有立六國趙王之後，可以成功。乃求得趙歇。樂曰徐廣曰正月也音烏轄反。駟案張晏曰趙之苗裔。立爲趙王，居信都。樂曰徐廣曰後項羽改曰

襄國。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

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

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黈陳澤音釋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

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能說十中冀一兩勝秦陳餘曰。吾度

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黈陳

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黈陳澤先

嘗秦軍。音嘗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

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也章邯引兵解。諸侯

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

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黈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黈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

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怨責也豈以

臣爲重去將哉。案重訓難也。或云重惜也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辭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

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言陳餘如廁還亦不讓其印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

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

王張耳雅遊素然素亦故也雅游言慣游從故多爲人所稱譽鄭氏云雅故也章昭云雅人多爲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

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

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南皮地理志屬勃海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卽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

代都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

乃使夏說說田榮曰下音式銳反悅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

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

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張晏曰漢王爲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

張晏曰羽既彊盛又爲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甘公曰集韻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楚有甘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略云齊甘公藝文漢王之入

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集韻徐廣曰漢王亦還定三秦方

圍章邯廢邱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

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

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

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卽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集韻徐廣

月斬陳餘泚水上集韻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禮反蘇林音祇晉灼音耶今俗呼此水則然案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爲得郭景純注山海經云泚水出常山中邱縣在趙州贊皇

縣界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案漢書四年夏十一漢五年張耳薨諡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

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自上食禮者臂捍也禮

甚卑有子塔禮高祖箕倨置甚慢易之膝坐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趙相趙午等數十

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音如潺湲之潺冀州人謂懦弱

弱小貌也小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

指出血表至誠為其約誓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

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

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滂王為乎一故反說文云汙穢也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桓還

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為變也柏置人於廟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云壁空之令人止中也今按云置要之置置也文穎云

置人於廟壁中謂之置廟廟者隱側之處因以為言也亦音側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

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

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轎車

膠致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

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

劉案張晏云：「燕灼也。」說文云：「燒也。」應劭云：「以鐵刺之。」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

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

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泄，姓也。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

公持節問之，復輿前。徐廣曰：「復音鞭。」案韋昭曰：「輿，如今輿牀。」人輿以行。服虔云：「音編。」編竹木

三蒼注云：「輿，器也。」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

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

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

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

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

絕航，遂死。集解韋昭曰：「航，咽也。」蘇林云：「航，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音戶，即反。蕭該或音下浪反。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為

宣平侯。案尚，醜也。易得尚於中行。王弼亦以尚為醜，恐非其義。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

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案關中

記曰：張敖家在安陸東。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與公主同城。又張耳墓在咸陽縣東三十三里。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

為魯元王。案謂偃以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為樂昌侯。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

食細陽之池陽鄉也。侈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

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集解案張敖證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侯名。侈樂昌侯名壽。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

居約時。集解案漢書音義曰。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葛洪要用字苑云。然猶爾也。謂相和同諾者信也。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及據國爭權。

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傳云。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君無勢則

去此固也。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索隱述贊曰。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忘年羈旅。刎頸相信。耳圖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陳乃去印。勢利傾奪。隙末成釁。

考證

張耳陳餘列傳。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索隱謂女請父客為決絕其夫而改嫁張耳。○余有丁曰。卒

為請決。乃父客為之。注誤。李光縉曰。去抵父客云者。婦人謂嫁曰歸。則視歸寧為客也。下父客客字

疑衍。必若注所云。則方喪其夫。遽去抵父之賓客。何說。且是女之擇賢夫。必與凡女不同。卒為請決

云者。父為請之張耳。如呂公請之沛公。願為季箕帚妾者是也。臣照按亂世何事不有。史明曰。逃去

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為之請決。去其夫而嫁張耳。亦何用致疑別生支節哉。

恐天下解也。正義解紀賣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懈惰不相從也。○凌稚隆曰。按漢書

注解謂離散其心也。

頭會箕斂。集解。駟按漢書音義曰。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此段集解明有脫落。漢書注。服虔曰。吏到其家人。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

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臣照按左提右挈。謂彼此扶助。猶云相救若左右手也。徐廣以挈爲契。未詳何本。要之置。○臣照按觀索隱語。則置下有一廟字。漢書亦有廟字。

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寧陵君。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後也。晉灼云。寧陵。梁國縣也。卽今寧陵是。秦滅魏。

遷咎爲家人。陳勝之起王也。于放反。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爲魏

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此取以爲說也。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

各五十乘。立周市爲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爲魏王。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章邯已破

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臨濟。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本漢縣。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

隨市救魏案項它楚將田巴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

亡走楚徐廣曰楚懷王子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

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今晉州為西魏王

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臨晉在同州朝邑縣界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

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日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

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莊子云無異騏驎之馳過隙則謂馬也小顏云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疾若日影過壁隙也

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

於河東魏徐廣曰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魏案高祖本紀曰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

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邱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三十三里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

年或謂越曰諸豪傑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

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出會後期者斬謂明日之日

朝日出也旦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

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

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碭唐朗反。宋州碭山縣。彭越助之。昌邑

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漢

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蕭縣令。楚縣令稱公。角名。將兵

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

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

兵。略定梁地。梁。魏也。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河上。滑州河上。漢王

三年。彭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

黃十七城。睢陽。宋州宋城也。外。黃在汴州雍邱縣東也。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臯河南府汜水。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

爲楚。于僞反。越將其兵北走穀城。在齊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夏古雅反。陳州太康縣也。彭越復

下呂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尙畏楚。

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固陵地名。在陳州宛邱縣西北三十二里。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奈何。留侯曰。

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爲魏相國。今豹死

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卽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從宋州北至鄆州以西。

曹濮汴滑。從陳以東傅海。集韻。調案。傅音附。從陳潁州北。以東毫泗徐淮北之地。與齊王信。齊王信

並與彭越。從陳以東傅海。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韓信。韓信又先有故齊舊地。與齊王信。齊王信

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垓州在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

定陶。曹州。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稱

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

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

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

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具。蘇林云。縣名。今為臨邛。瓚說為是。西至鄭志。鄭屬京

兆。華州。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

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唯季反。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

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關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言魏地闊。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一作。徐廣曰。韓傳

亦有喋血語也。音喋。喋。猶踐也。殺敵踐血而行。孝文紀。喋血京師是也。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

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

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魏咎兄弟。因時而王。豹後屬楚。其國遂亡。仲起昌邑。歸漢外黃。往來聲援。再續軍糧。徵兵不往。荏醢何傷。

考證

魏豹彭越列傳。封為寧陵君。晉灼云。寧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臣照按。漢地理志。陳留郡有寧陵縣。孟康曰。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後漢郡國志。梁國寧陵。故屬陳留。晉地理志。梁國寧陵。故葛伯國。水經注。汜水又東。逕寧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杜預釋地曰。在梁國寧陵縣北。沙陽亭是也。世以為堂城非也。又曰。汜水又東。逕葛城北。故葛伯之國也。葛於六國屬魏。魏襄王以封公子無咎。號信陵君。其地葛鄉。即是城也。在寧陵縣西十里。今按魏咎之封。不見於戰國策。水經注所謂公子無咎者。疑即魏咎。信陵或寧陵之誤也。

卷九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漢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即此城。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又春秋傳。六與蓼咎繇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改為蓼也。楚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故徐廣云。一作豈。駟謂幾近也。劉氏音祈。

者語辭也。人有聞者，共俳笑之。謂衆共以布已論輸麗山。言布論決受黥麗山麗山之徒數

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爲羣盜。謂徒之輩類陳勝之起也，布迺見

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

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時會稽郡所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爲楚將，迺以兵屬項

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薛古城

也。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爲武信君。英布爲當陽君。當陽縣也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

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爲上將，范增爲末將，項籍爲次

將，英布蒲將軍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諸將皆屬項

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

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新安故城在河南又使布等夜

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今間音紀，反問道，即他道也。

猶若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爲軍鋒。案漢書作楚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

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年，布使將擊義帝，

追殺之。郴縣。有義帝冢及祠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

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案漢書

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

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西漢今宋州虞城也。謂左右曰：案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

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

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案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韋昭曰：主舍也。太宰掌膳食之官。三日不得

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

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見之，

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

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案李奇曰：板，以爲

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

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案騷音掃。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

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

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不義之名。案負猶被也。以其

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

徼乘塞徼謂邊境亭郭以徼繞邊陲常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集韻張晏曰羽從

九百里迺得羽地案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

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集韻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案漢書作罷音皮使楚勝漢則諸

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

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

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

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集韻文穎

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

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集韻構成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集韻走音布曰如使者教因

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集韻宋州數月龍

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集韻徐廣曰上方踞牀洗

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集韻高祖以布先分

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集韻高祖以布先分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

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臯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

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腐音輔謂之腐儒言如腐敗之物不任用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張晏曰欲有所會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肥音徐廣曰賁音人姓名也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妾誣之請繫赫使人徵徵一作徵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賁赫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案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按裂亦是對文故知

疏卽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集解駢案往年前年言此三人者

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

迺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

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集解荆王劉賈都西取楚集解楚王劉

彭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集解

案太康地記云秦建敖倉於成臯又立庾故亦云敖庾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集解古歸重

於越身歸長沙集解今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集解駢案桓譚新論曰世有圍碁之戲或言是兵法之

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罪以自生於小地

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

臯據敖倉此趨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罪者也集解罪音鳥卦反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

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

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集解劉氏云薛公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迺立皇子長爲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

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以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

公籌之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集解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問集解如淳

曰地名也集解案地理志臨淮有徐縣僮縣集解杜預云徐在下邳僮縣東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

曰。俳謂優之藝狎者也。言相與諧謔而非笑之。非以俳優輩相目也。

聚兵數千人。○監本脫人字。今添。

淮南王曰。○顧炎武曰。隨何說英布。當書九江王。不當書淮南王。歸漢之後。始立為淮南王也。蓋採之諸書。其稱未一。

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臣照按言字疑衍。蓋從上信字訛寫也。

卷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淮陰縣也。楚州。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又不能治生。

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楚漢春秋。南昌作新昌。亭長者。主亭之吏。

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林蓐中食。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

下。淮陰城。北臨淮水。諸母漂。集韻。章昭曰。以水擊漂。故曰漂母。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

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張晏曰。劉德曰。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張晏曰。字王孫。非也。豈望

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

下。集韻徐廣曰袴一作袴。袴，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鑿鑿。勝音枯化。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

伏。正。伏，音俯。伏，蒲北反。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集韻徐廣曰：戲一作磨。無所知名。項梁敗

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集韻徐廣曰：連敖，典客也。

李奇云：楚官名。張晏曰：司馬也。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

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

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

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

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

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集韻文穎曰：事猶業也。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

信無所與計事者，願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

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

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

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

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

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

請言項王之為人。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反。咤。卓嫁反。或作吒。暗。懷怒氣。叱。發怒聲。孟康曰。廢。

伏也。張晏曰。廢。偃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嘔。案音。于反。鄧展

曰。姁。姁。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刑弊。忍不能予。音義曰。不忍授。此所謂婦人之

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

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

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

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也。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

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

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案秋毫。乃成。

王逸注。楚詞云。銳毛為毫。夏落秋生也。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

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案說文。檄。二尺書。

也。此云傳檄。謂為檄書。以責所伐者。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

漢王從關北出。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

岐州陳倉縣。

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正彭城而却退

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蒲津關今在河東之東反漢與

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晉縣名。在河東之東

岸對壘。信乃益為疑兵。魏案漢書音義曰。疑敵者。益張旌旗以疑敵者。陳船欲渡臨晉。劉氏云。陳船地名在舊關之西。今之

關也。陳船者。陳列船也。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餗渡軍。罌。徐廣曰。瓶一作缶。服虔曰。以木押縛罌。餗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

詐陳列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即此從夏陽木押罌。餗度襲安邑。安邑。故城在絳。魏王豹驚引兵迎信。

軍襲安邑。臨晉同州東。朝邑界。夏陽在同州北。渭城界。襲安邑。安邑。故城在絳。魏王豹驚引兵迎信。

信遂虜豹。防臨晉耳。今安邑被襲。故豹途降也。而定魏為河東郡。邑縣。故城在絳。魏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

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闕與。闕。徐廣曰。音余。案李奇曰。夏說代相也。闕。司馬彪。邯鄲國志

銅鞮縣西北二十里。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

井陘。擊趙。天子傳云。至于陘山之隘。升于三道之磴是也。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

艾縣東十八里。即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

新喋血。闕與也。喋。舊音歇。非也。案陳湯傳。喋血萬里之外。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

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爨。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

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

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我。集解：黜案輕我伐我。一本作輕來伐故。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集解：引兵入井陘，狹道出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集解：黜案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集解：如淳曰：葦音蔽，依山自覆蔽。案仍須隱山自蔽，勿令趙軍知也。蔽者，蓋覆也。楚漢春秋作卑山。漢書作葦山。說文云：葦，蔽也。從竹卑聲。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傅歿曰：「今日破趙會食。」集解：如淳曰：小飯曰歿，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集解：綿蔓水一名阜將，一名回星，自井州流入井陘界，卽信背水陣陷之死地，卽此水也。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集解：卽六國時趙壁也。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

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帥事之。諸將效首虜。休畢。賀音數也。鄭玄注禮效猶呈見也。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尙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鄆下。音李奇曰。鄆音腫。今高邑是。身死泝上。今將軍涉西河。音此西河當馮翊也。而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綸衣甘食。音綸音瑜。美也。恐滅亡不久。故廢止作業。而事美衣甘食。一曰。傾耳以待命者。滅亡不久故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偷苟且也。慮不圖久故也。漢書作美衣。綸食。傾耳以待命者。滅亡不久故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

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驛，案魏都賦曰：肴驛順時。劉逵曰：驛，酒也。劉氏依劉逵作驛。酒，謂以酒食亦謂以酒食驛兵士，故字從酉乎。豈北首燕路首音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其簡牘或長尺也。暴其所長於燕音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宛在鄧州，葉在許州。得黥布走入成皐，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卽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人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未渡平原。平原，懷州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軾，今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

渡河齊已聽酈生。卽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濟南歷城縣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

己。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

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

散。近其室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

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

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

邪箕縣東北。至昌都入海。徐所引。蓋據水經。與此小不同。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

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龍且

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城陽雷澤縣。是在濰州東南九十一里。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

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是時。楚方急圍

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

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

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徐廣曰。徵

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張華曰。武涉墓在盱眙城東十五里。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

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宿衛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尙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張晏曰：背畔則大貴。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桀，連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燿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

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

集解張晏曰：折，敗也。北，奔北。

傷成臯。胸也。臣贊曰：謂軍折傷。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阻塞，而糧食竭於內

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

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

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

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音向齊國，爲百姓請命，止楚漢之戰則天下風走而響

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

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

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

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

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黻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

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

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

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黻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大夫種范

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斷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隸音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罌為儋石石斗也蘇耳一說一儋與一斛之餘音儋音都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蟄之致螫音適騏驥之踟躕集音徐廣曰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巨蔭反又音琴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佯狂為巫廣曰徐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佯狂也案漢書因及戰國策皆有此文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

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集註：徐廣曰：以齊爲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

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集註：張華曰：漂母，平原千乘東萊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

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集註：張華曰：漂母，平原千乘東萊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

辱己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

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集註：徐廣曰：東海胸縣有伊廬鄉。案章昭曰：今中廬縣。括地志云：中廬在義清縣北二十

里。本春秋時廬戎之國也。秦謂之伊廬。漢爲中廬縣。項羽之將鍾離昧家在焉。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

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

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

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

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

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集註：張晏曰：狡猶猾也。吳越春秋作：狡猶猾也。東郭邊海內狡兔也。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

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

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

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

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

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

徐廣曰：表云爲趙相國將兵守代也。

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

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

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自上

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弟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

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案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姚氏案功臣表云：悼陽侯樂說淮陰舍人告信反者未知孰是。信囚，欲

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舍人從上所言。豨已

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長樂宮，信方懸鍾之室。

斬曰：吾悔不聽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

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上曰：若教

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

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

英俊鳥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

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

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君臣一體，自古所難。相國深薦策拜登壇，沉沙決水，拔幟傳殄，與漢漢重歸楚楚安，三分不議，僞遊可歎。

考證

淮陰侯列傳：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臣照按：風后握奇經，四正四奇，其餘握奇說者曰：握奇卽下文所云游兵也。此奇兵亦是此類，猶言餘兵，非奇正之奇，乃奇偶之奇耳。

齊人蒯通。○顧炎武曰：先云范陽辨士蒯通，後云齊人蒯通，一傳互異。

容容無所倚。○顧炎武曰：容容卽顛顛字。

遂謝蒯通。索隱按：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臣照按：戰國策安得有韓信蒯通之事，索隱誤。

卷九十三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

集解徐廣曰一云信都音都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案韓王信初為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誤以為韓王名耳

故韓襄王孽孫也集解張晏

曰孺子為孽何休注公羊以為孽賤子猶樹之有孽生也漢書晁錯云孽子悼惠王是也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

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為韓王集解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翟音翟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欲以撫定韓故

地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音城南縣也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集解徐廣曰他本

聲相近字由此雜亂耳今有申徒云是司徒之後言司徒轉為申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為漢王韓信從入漢中

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嚮集解文

銳欲東向跂起踵也鄭氏云鋒軍中將士氣鋒章昭曰其氣鋒銳欲東也音跂音岐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為韓王先拜信為韓

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造就國更以為列侯集解徐廣曰元年

漢書曰封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迺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集解項籍在吳時昌為吳縣令漢二年

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韓信為韓王集解徐廣曰二年十一月常將

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

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潁川明年春集解徐廣曰即五年之二

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

上書曰國被邊集解李奇曰被音被馬反匈奴數入晉陽音并州去塞遠請治馬邑音朔州上許之信乃徙泊馬邑秋匈奴

冒頓大圍信。音墨。又音莫報反。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

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州縣。潞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

奴。與其將白土人。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鼻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

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縣界也。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

追至於離石。石州縣。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郡樓煩縣。鴈門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

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今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朔州定

出白登。姚氏案。北疆記。柔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猶有壘壁。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

厚遺閼氏。音支。單于嫡妻。號若皇后。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

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言唯弓矛無雜杖也。請令彊

弩。傅兩矢外嚮。音附。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奴將兵往來

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蘇林曰。代地也。

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曰。柴奇也。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

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

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

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文穎曰：大

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償於吳也。蘇林曰：償音奮，張晏曰：償，償也。今僕

亡匿山谷間，且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痿音耳，誰反。舊音耳，睡反。於義為疎，張

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音義曰：縣名，章

匈奴地。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頽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頽當為弓

高侯。案地理志：河間有弓高縣也。嬰為襄城侯。案服虔云：縣名，功臣表屬魏都。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

徐廣曰：壯。傅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徐廣曰：表云：嬰子澤

又音耶陵之耶。音偃。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為案道侯。子代。徐廣曰：長君。歲餘

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徐廣曰：長君之子也。拜為龍頡侯。續說後，頡五格反。又作頡。音洛。龍頡

表云：韓說元朔五年從大將軍有功，封龍頡侯。以耐金坐免。元封元年擊東越有功，封按道侯。

征和二年，孫子會復封為龍頡侯。漢書功臣表云：武後元年，說孫曾紹封龍頡侯。漢表是也。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親謂父也。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

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

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

東擊項籍，以大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

綰封爲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迺使盧綰別將，與劉

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劉李奇曰：共敖子。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

人，欲王盧綰爲羣臣觧望也。劉章昭曰：觧猶冀也。觧望猶怨望也。又音企。章昭音冀。及虜臧荼，迺下

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

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盧綰爲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

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

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

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

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卽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

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寤，迺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

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晉灼曰：使陳豨久亡。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

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

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

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

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綰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徒何反。以東胡王降。漢紀東胡烏丸也。封為亞谷侯。徐廣曰亞一作惡

陳豨者宛胸人也。地理志屬齊陰下又云梁人是褚先生之說異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迺封豨為列侯。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卒五百人前元

茶封豨為陽夏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言屈己禮之。豨還之代。周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鼻丘臣所。韓王信將二人。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大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誣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

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慚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

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魏武帝奏事曰。令邊

檄之意也。駟案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未有至者。今惟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尉趙子弟。

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鼻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

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定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破豨將張春于聊城。州縣博。斬首萬餘。太

尉勃入定太原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

爲真定。王黃。鼻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

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恆爲代王。集解徐廣曰。都中都。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

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州是。蔚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

疑彊。大外倚蠻貊以爲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

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

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案隱述贊曰。韓襄遺孽。始從漢中。剖符南面。徙邑北通。頽當歸國。龍領有功。盧縮親愛。羣臣莫同。舊燕是王。東胡計窮。

考證

韓王信盧綰列傳。韓王信者。集解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按韓王信初爲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誤以爲韓王名耳。○羅璧識遺曰。司馬遷班固漢史韓信傳贊中。皆稱兩韓信。據其說。韓王信。古韓國之後。項羽殺成。復立信爲韓王。都晉陽。與淮陰侯不同。劉知幾史通關遷固之繆曰。韓王名信都。古韓國後。姓姬。則名信都者。非姓韓。亦不單名信。二史不別姬韓兩姓。且去韓王名下都字。遂與淮陰侯韓信無辨。余考班馬誤姬爲韓。誠如劉說。但謂韓王名信都。劉說亦差。按王充潛夫姓氏論云。沛公起。張良屬焉。沛公使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爲韓王。而拜良爲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爲勝徒。漢功臣表云。張良以廐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作信都。信音申。史記亦作韓申徒。良傳直作韓司徒。蓋信都勝徒。皆司徒之聲轉。然則信都。乃張良官名。卽非韓王名。知幾之說。亦未免繆。尙何班馬責乎。

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顧炎武曰。韓王信說漢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也。以同姓名而誤。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臣照按高紀十年七月。太上皇崩。八月。陳豨反。韓信傳亦云。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至淮陰傳則作十一年。是時高祖固在邯鄲。誅豨等未畢也。馬遷誤耶。抑別有意也。田叔傳亦云。陳豨反代漢十年。高祖往誅之。

自立爲大王。○陳子龍曰：本代王，訛爲大者，北音相誤也。不罵者，諒之。○高紀云：不罵者，原之。

卷九十四

田儻列傳第三十四

田儻者，狄人也。樂國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儻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魯國儻子市從弟榮，榮子廣，榮弟橫，各遜爲王。榮并王三齊。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儻詳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樂國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儻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樂國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儻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儻將兵救魏。樂國徐廣曰：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魏軍。殺田儻於臨濟下。儻弟田榮收儻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儻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齊王。田角爲相，田間爲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儻子市爲齊王。樂國徐廣曰：二年八月。榮相之，田橫爲

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

田間、馮遂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蝮螫」

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蝮螫一名蝮，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蝮蝮音芳，伏反。螫音騰，又音釋。按蝮蝮毒蛇，長二三丈，嶺南

北有之，虺長一二尺，頭腹皆一，說文云：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擘，手大指也。音步歷反。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文穎曰：言將亡

於楚趙，非手足之親，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齟齬猶齟齬，音蠡。按秦重得志

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胥鞭荆平王墓，一云墳墓言死也。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

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

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卽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

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

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

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

疆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卽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

田榮迺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田市王膠東，田都王齊，田安王濟北。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

原。徐廣曰：三年正月，平原德州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徐廣曰：立齊人相聚畔之。

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集解徐廣曰假走楚楚殺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榮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集解徐廣曰四月立田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己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集解徐廣曰高一作假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集解徐廣曰四年十一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還擊嬰敗橫之軍於贏下。集解晉灼曰泰山贏縣也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爲漢且爲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集解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爲齊假王。集解徐廣曰月也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以彭越爲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集解韋昭曰海中山曰島按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卽至人馬從者敢

動搖者。致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集解如淳曰。四馬下足為乘傳。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集解應劭曰。尸鄉在偃師。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享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尙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音捧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集解齊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

今注云。雍露蒿里。送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雍上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雍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俗呼為挽歌。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尙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崩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集解駱案。崩通者。善為長短說。集解言欲令此事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曰短長書是也。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集解駱案。漢書曰。號為雋永。永一作求。雋。音松。兗反。

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集解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田橫及其黨慕義死節之事。何故哉。歎畫人不知圖

也此

索隱述贊曰秦項之際天下交兵六國樹黨自置豪英田儻
碩寇立市相榮楚封王假齊破酈生兄弟更王海島傳聲

考證

田儻列傳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正義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胥鞭荆平王墓一云墳墓言死也○董份曰斬手足則戚甚矣今三田於楚趙無親非特斬手足之戚也而使秦得志則墳墓齟齬非但蝮螫之害身也故曰何爲不殺注全謬

反擊項羽於城陽正義城陽濮州雷澤是○顧炎武曰正義以爲濮州雷澤縣非也漢書城陽郡治莒史記呂后紀言齊王乃上陽城之郡孝文紀言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而淮陰侯傳言擊殺龍且於濰水上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此地按戰國策貂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敝卒七千禽敵反千里之齊當是時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爲棧道本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之山中王乃復反子臨百姓則古齊時已名城陽矣

卷九十四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音快。又吉外反。沛徐州也。以屠狗爲事。時人食狗亦與羊同。故噲專屠以賣之。與高祖俱隱。

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爲沛公以噲爲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音房。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

時御史監郡也。豐下豐縣。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尼戰碭東。秦司馬。張晏曰。秦將章邯司馬尼。

又碭宋州縣也。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爵第六級也。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

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公大夫爵第七。復常從。從攻城陽。徐廣曰。年表二年七月。破秦軍

陽而漢書作先登。下戶牖。北九十一里。東昏故城是。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孟康曰。不

陽城大錯誤。如淳曰。問或作問。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間。從攻圍東郡

執圭執帛也。張晏云。得徑上聞。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如淳引呂氏春秋證上間音中間之問。從攻圍東郡

守尉於成武。州縣。曹。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案亳湯所都。今

穀熟縣西南四十里。河間守軍於扛里。地名。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州縣。北以卻敵先登。斬侯一

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音麟。顯邑名也。曲丘羽反。攻宛

陵。地理志屬河南。宛陵故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有執帛執圭。又

有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爲號也。又有功則賜封列侯。驪案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噴曰。秦制列侯。乃

有封爵也。小顏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

通。從攻長社轅轅。許州理縣也。轅轅門。絕河津。古平陰津。在河東。攻秦軍於尸南。偃師南。攻秦

軍於雙。在汝州破南陽守騎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鄧。鄧音擲在鄧州以卻敵斬首二十

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增封也。蓋為得也攻武關至霸上

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

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

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

音撞鐘立帳下。徐廣曰一本作立帷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

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

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時羽未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

至此為絕句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

從從問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犇入營請

讓項羽沛公事幾殆。謂責也亦或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

侯。桂陽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案如淳曰皆地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魏

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案西謂隴西之西縣白水出武都經西縣東南流言噲擊西雍

縣之丞在白水之北耳徐廣等說皆非也。括地志云白馬水源出文州曲水縣西南曾經孫山下雍

輕車騎於雍南破之於拱。上雍從攻雍釐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昌縣釐音台即后稷所封今之武功故

樊城是章平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壤東小

亦以為今之地名在武功縣東南二十里卻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州縣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集李奇曰以

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案柳中即細柳也在長安西也灌謂以水灌廢丘城

陷其功最上也李奇曰廢丘即槐里也上有槐里此又言者疑此是小槐里非也案文云攻趙賁下郿槐

里柳中咸陽總言所攻陷之邑別言以水灌廢丘其功特最也何者初至櫟陽州縣賜食邑杜之樊鄉

言槐里稱其新名後言功最是重舉不欲再見其文故因舊稱廢丘也晉灼云檢地理志無煮棗功臣

案杜陵有樊鄉三秦記曰長安正南山名秦從攻項籍屠煮棗表則有煮棗侯清河有煮棗城小顏

以為攻項籍屠煮棗合在河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今案續漢書郡國志在濟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

陰宛胸也鄒魯瑕丘薛州曲阜縣瑕丘兗州縣薛在徐州滕縣界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

益食平陰二千戶濟陽東北五里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假陳州太

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陳州大破之屠胡陵兗州南項籍既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

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徐州更賜爵列侯

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

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張晏曰殘有所毀也孟子曰害義謂之殘東垣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母叩

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孤縣北七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定襄縣界。州軍

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欲蓋在代。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卜太僕

解福姓名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

至一云抵者丞相之名。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

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以

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爲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

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中門。大臣隨之。上獨枕一

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

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

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卽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

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卽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

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諡爲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爲臨光侯。高后時。用

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媿音眷。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

帝旣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爲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諡爲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

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能行人道。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

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曲周侯。故城在洛州西南十五里。酈商者，高陽人。酈音歷，高陽聚名，屬陳州西南聚邑人也。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

數千。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酈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月矣。食其傳曰：既說高帝已，乃言其弟商使從

沛公也。事與酈生傳及年表小不同。蓋史官意異也。徐注非也。言商先東，商以將卒四千人，屬

西略得數千人，及沛公略地至陳，留商起兵，乃六月餘，得四千人，以將軍從高祖也。商以將卒四千人，屬

沛公於歧。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酈生傳云：沛公引兵隨之，乃下陳留為廣陽君，言其弟酈商

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此傳云：屬沛公於歧。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

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旬關案在漢中旬陽縣旬水上之關。定漢中，項

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寧州上郡，破雍將軍

烏氏。烏音於然反，氏音支。縣名，屬安定。漢書云：破周類軍柁邑。柁邑在幽州地理志屬右扶風柁音苟。蘇駟軍於泥

陽。出羅川縣東北泥陽源側有泉於泥中，潛流二十餘步而流入泥谷，又有泥陽湫在縣東北四十里。

賜食邑武成六千戶。酈縣在華州東十三里。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梁相國

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

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漢書音義曰：地名，其地闕。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州。易縣，卻敵，遷為右丞相。

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涿州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上谷州因攻代。受

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

人。還以將軍爲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

徐廣曰。一作和。駟謂拒方陳。拒音矩。拒音巨。鄒氏引左傳有左拒右拒。徐云。一作和。和軍門也。漢書作前垣。小顏以爲攻其壁壘之垣也。李奇以爲前鋒堅蔽若垣牆非也。陷兩陳。得以破

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

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文穎曰。其子寄。字況也。郵寄字

兄亦音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

商。令其子況給呂祿。詐也。音待。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諡

爲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孝景前三年。

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爲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繆布。蘇林曰。景帝自平齊來。乃下

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

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爲繆侯。靖音穆。邑也。漢書無諡。繆侯。繆音穆。邑也。漢書無諡。繆侯。繆音穆。邑也。漢書無諡。繆侯。繆音穆。邑也。漢書無諡。

成卒。子懷侯世宗立。世一作他。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爲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即今陽城。夏侯嬰。沛人也。爲沛廐司御。案楚漢春秋。滕公爲御也。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

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也。集解章昭曰：告，白也。高祖時為亭

長，重坐傷人。集解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也。告，故不傷嬰。集解鄧展曰：律有故乞鞠，高祖自告不傷人。集解案晉灼

證之後獄覆。集解案章昭曰：高帝自言不傷嬰，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

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集解又曰：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

夫，以為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集解張晏曰：胡陵，平所止。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

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

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

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集解案說文云：匱，匣也。謂得其時自相部署之印。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

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集解徐廣曰：令也。駟案鄧展曰：今沛郡公丘，漢書曰：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集解滕即公丘故城，是在徐州滕縣西南十五里。因復奉車，從攻

南陽，戰於藍田、芷陽。集解芷音止，地名。今在京兆縣。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

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

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集解蹶音厥，又巨月反。一嬰常收，竟載之，徐行

面雍樹，乃馳。集解服虔曰：高帝欲斬之，故嬰圍樹走也。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皆立乘，嬰恐墜小兒，各置

人頭似懸樹也。集解蘇林與晉灼皆同。今則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無其言，或當時有此說，其應服之說蓋疎也。

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集韻徐廣曰。祈一作沂。蓋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

至魯。益食茲氏。縣名也。地理志屬太原。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

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地理志武泉屬雲中。二縣在朔州善陽縣界。益食千戶。因從擊韓。

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

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地理志屬汝南。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

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集韻駟案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以太僕擊陳豨。黥

布軍。陷陣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

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地理志宋州乃賜嬰縣北第一。曰近我。以尊

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

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諡為文侯。案姚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

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捨地悲鳴。得石椁。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

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穎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地理志今陳州南。穎縣西北十三里。高祖之為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敗

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秦

軍亭南開封曲遇戰疾力曰疾攻之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

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亦稱宣陵君皆非爵

士加美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

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

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謂食杜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

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黃故城在曹州考西收兵軍於滎

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故

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錄高祖功臣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為晉陽關內侯也漢王欲拜之必

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附猶言隨從者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

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

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擊

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徐廣曰柘屬陳案武柘縣令也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樓煩縣名其

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為樓煩取其美連尹一人案左傳莫敖連尹宮廐尹是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

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

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留縣令稱公旋其名高密縣名在北海漢書作假高密卒斬龍且龍且曰所將卒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取音秋慮音闕取又音趣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也項羽使項聲薛公郟公復定淮北嬰渡淮北擊破項聲郟公下邳東海縣音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志太山有東平陽縣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也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按鄒縣去徐州滕縣界四十餘里也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鄼蕭相攻苦譙音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頤鄉音徐廣曰苦縣有音以之反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濠州定遠縣東南十五里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即今州城是也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淳以為雄長非也今蘇州也案如說非也吳郡即吳郡守也破吳郡守長兵於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為皇帝賜益嬰

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穎陰二千五

百戶。號曰穎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

於武泉北。正名縣名在朔州北一百二十里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并將燕

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砭石。服虔曰砭音沙至平城，為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

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文穎曰特之一特也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定州

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徐廣曰一作誅案漢書作肥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

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穎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

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

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

安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

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方鳳反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

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

斤，拜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

斤，拜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

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諡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爲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賂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案他廣。樊噲之史公序蕭曹樊滕之功。委具。則從他廣而得其事故備也。

索隱述贊曰。聖賢影響。雲蒸龍變。屠狗販繒。攻城野戰。扶義西上。受封南面。酈况賣交。舞陽內援。滕灌更王。奕葉繁衍。

考證

樊酈滕灌列傳。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凌稚隆曰。按漢書從攻圍作從攻圍。注圍地名。

以待大王正義。時羽未爲王。史追書。○臣照按此等稱謂。非追書也。直是當時尊奉之辭。觀亞夫謂

項莊。君王爲人不忍。可見時羽雖未爲王。然已擅命立雍王矣。稱以大王。若固有之耳。

擊章平軍好時。正義章平。卽章邯子也。○臣照按高祖紀。明云。雍王弟章平。正義何所據。而以爲邯子也。疑弟字之誤。

從擊秦車騎壞東。○凌稚隆曰。一本車作軍。

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功臣表作五千戶。漢表同。

蘇駟軍於泥陽。索隱：北地縣名。駟者龍馬也。○楊慎丹鉛總錄曰：駟從馬從旦，音寘，無龍馬之訓。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功臣表云：四千八百戶。漢表同。

趙王自殺除國。○徐孚遠曰：趙除國於酈，寄傳無涉。蓋刪截舊文未淨者。

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孝武帝卽位，始尊皇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此乃追書之。

子康侯遂成立。○功臣表無成字。漢表有之。

子懷侯世宗立。○功臣表無世字。漢表有之。

子侯終根立爲太常，坐法國除。○功臣表云：坐祝詛誅。國除。漢表云：嗣二十九年，後二年，祝詛上，要斬。

後獄覆，索隱案韋昭曰：高帝自言不傷嬰，嬰證之，是獄辭翻覆也。○陳沂曰：證之已證其不傷矣。後又有翻覆，故嬰坐繫且受掠也。

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也。○楊慎曰：降降之也。嬰與何或用兵，或招降之也。張說非是。

面雍樹。○余有丁曰：按楊慎云：服說是，愚謂依此，則不應下文纔說欲斬嬰者十餘。疑蘇說近之。蓋

初載徐行。雍抱之。乃疾馳也。

賜所奪邑五百戶。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劉辰翁曰。賜所奪邑。恐是嬰以他故奪邑。至是復賜之耳。漢書註亦有是說。

子侯頗尚平陽公主。○臣照按傳與表敍頗尚主年歲不明。不知此平陽主何人也。若卽是武帝姊。則曹壽之前不聞先有所適。而元光二年戊申。曹壽未死。元鼎二年丙寅以前。主歸衛氏。且十年。青又未死。不應復有他適。衛青傳正義引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尚平陽公主。則曹衛之間更無其人。武帝時又不聞有兩平陽公主。坐行賕有罪國除。○漢表元朔五年。坐子傷人首匿。免千戶。

卷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案縣名屬陳留。鄭州陽武縣也。好書律歷。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謂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

上置柱下史。蒼爲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恆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爲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方板。謂小事書於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姚氏以爲下云。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主。郡上計。則方爲四方文書者是也。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

伏質云質鏈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

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

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

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文穎曰能計故

號曰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為官號與

計相時立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

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

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徐廣曰主旗幟之屬官名也職主周苛為客張晏曰為帳從

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

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亨周苛徐廣曰四

月也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

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徐廣曰九年封三十九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

燕時入奏事案漢書音義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

陛下卽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卽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期以口吃。每語故重言期期也。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旣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曰。殿東堂也。爾小顏云。正寢之東西室皆號曰箱。言似箱。隨之形。見周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幾。依反。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卽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其號。孟康曰。方與縣名。公。謂御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古用簡。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卻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其計。謂不知其所出也。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爲我相。趙王。桓譚世論云。使周女爲妃。令戚夫人善事呂后。則如意無斃也。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韋昭以爲左猶下也。禁不得下仕。於諸王也。然地道尊右。右貴左賤。故謂貶秩爲左遷。他皆此類。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旣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

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十年也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

有功封為江邑侯徐廣曰十一年封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

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

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

死徐廣曰諡悼也漢書列傳及表咸言周昌諡悼章昭云或諡惠非也後五歲高后聞

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徐廣曰呂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音避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

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

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證懿侯魯孫越人元鼎二年為

徐氏據漢書為記而誤云二年裴駟又引任安書證為得其實按史記書表云孝文二年卒漢表又

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

尊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

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文穎曰緒尋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

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姚察云若是秦人猶用推五勝吹律調樂入之音

聲。及以比定律令。集解曰：淳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音鼻或音必。覆反。謂比方也。若百

工。天下作程品。集解曰：淳曰：謂順也。百工器物皆有尺寸斤兩。若使至於爲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

歷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歷。集解曰：案漢書曰：著書張蒼德王陵。王陵者

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爲丞相十餘

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

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土德之歷。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爲中候。

集解曰：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瓚曰：中候官名。大爲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爲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諡爲文

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集解曰：徐廣曰：一作顯。音噴。代爲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案漢書云：傳子

此文康代八年卒。子顯代侯。則顯卽類。與漢書略同也。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爲侯丞相。蒼子復長。集解曰：案

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

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集解曰：徐廣曰：勇健有材力。開張。駟案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蹋強弩。

蹶張士。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孟康云：言張強弩。蹶其月反。漢令曰：百人也。從高帝擊項籍。遷爲隊率。集解曰：類反。所從擊黥布軍。爲都尉。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

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爲丞相。嘉遷爲御史

大夫張蒼免相。後二年八月。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爲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

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

侯。中東南隅。故城是也。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

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

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

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爲禮。責曰：

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通頓首。首盡

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文帝泣曰：

丞相幾殺臣。嘉爲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卽位。二年。鼂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

以譎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

廟塋垣。服虔曰：官外垣也。如淳曰：塋音畏。懣懣之懣音乃喚。反。韋昭音而緣。反。又音軟。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爲門。奏請誅錯。

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帝首露。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

乃外塋垣。故他官居其中。冗宜謂散官。漢書作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

之。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諡爲節侯。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本無此去病。而

云共侯薨三十三年。子侯史代六歲。坐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爲丞相。

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諡夷。劉舍。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

徐廣曰。高祖功臣。平棘侯薛澤。侯薛歐之孫。平棘節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功臣莊不識之孫。高陵侯趙許溫之孫。諡哀侯。

周楚。王戊。太傅。諫爭而死。爲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媢媢。音側角反。小顏云。持整之貌。漢書作躡。

躡。音初角反。一作斷。音都亂。反。義如尙書。斷斷。猗無他技。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歷。爲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頊歷。何哉。

張晏曰。不考經。周昌。木彊人也。強。言其質直。任敖。以舊德用。傷辱呂后吏。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名千秋。案卒而有韋

丞相代。所記。然丞相傳都省略。漢書則備。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爲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

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卽爲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爲丞相。病死。而

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

一級。爲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名廣漢。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音婆。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爲列侯。而因爲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爲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賊。免爲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爲丞相。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爲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

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爲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爲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爲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卽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爲吏至衛尉。徙爲太

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案名廣德也。爲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爲丞相。因封故邑爲扶陽侯。數

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爲侯。

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爲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

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

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爲郎。而補博士。拜

爲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爲光祿勳。居殿中。爲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

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爲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爲丞相。封樂安侯。以十

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徵甚。徐廣

徵。然多至御史大夫卽去者。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訪曰物無也。故事也。言無

復所能。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爲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眞命也。夫御史大

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卽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厄不得者衆甚也。案此論匡衡已來事。則後人所述也。或亦稱太史公其序述淺陋。一何誣也。

索隱述贊曰。張蒼主計。天下作程。孫臣始繼。秦曆尙行。御史亞相。相闕阿衡。申屠面折。周子廷爭。其他魍魎。無所發明。

考證

張丞相列傳。封爲高景侯。集解。徐廣曰。九年封。○九。監本作元。臣照按。以長歷考之。高祖元年至文帝後元四年。中間不止三十九年。且高祖元年。尙是沛公。周苛固未死。其誤必也。依長歷計之。一本作九年者。是今從之。

謂御大夫周昌曰。○臣照按。御大夫。明脫史字。各本皆同。今仍之。

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歸有光曰。漢書云。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考呂后紀。漢書爲是。

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楊慎曰。時字連計。相讀爲是。故後言至於爲丞相卒就之。

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侯蔑三十三年。子臾改封靖安侯。○臣照

按徐廣所云。蓋據年表。然漢表作侯共嗣二十二年。與徐又異。

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趙廣漢傳云。使中郎趙奉壽。

而丞相司直繁君。○趙廣漢傳。司直蕭望之也。繁君名延壽。見望之傳。時丙吉爲丞相。褚先生誤。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張廷尉傳。並無于廷尉語。

卷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歷異音也。陳留高陽人也。案徐廣曰。今在圍縣。案高陽屬陳留圍縣。高陽鄉名也。故南括地志云。圍城在汴州雍丘縣西南。食其墓在雍西南二十八里。蓋謂此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陳留風俗傳云。高陽在雍丘西。食其貌也。晉灼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也。

案鄭氏爲里監門吏。謂顏闕曰。夫監門閭里士之賤也。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云。魄音薄。

項梁等起。諸將徇地。略也。狗。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齧。勦云。齧音若。促。鄒氏音鹿角。反。卓昭云。握齧。好苛禮。案苛亦作荷。賈逵云。苛煩也。小顏云。細也。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

留郊。沛公麾下騎士滴。酈生里中子也。蘇林皆云。沛公騎士。適是食其里中人。案言適近作騎士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

先謂先容。言無人爲我作紹介也。酈爲于僞反。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溲。所由反。溺。乃弔。與人言反。亦如字。溲。卽溺義也。

與人言。

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徐廣曰：二世三年二月。

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案樂彥云：邊牀曰倨。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

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案豎者，僮僕之稱。沛公輕之以比奴豎。故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

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

輟洗，起攝衣。言斂著也。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

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案一作瓦合。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

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陳留縣令相善

也。請得使之令下足下。謂降之也。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

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

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音朔。則分兵救之。

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

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管子云：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

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

適音直，革反。案通俗文云：罰罪云云。即所謂適戍也。又音陟，革反。卒音租，忽反。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言不取

敖倉之粟是漢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自奪其便利也機案謂女工是工巧也漢書作紅音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滎陽在鄭州滎陽縣四十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塞成臯之險即汜水縣山杜大行之道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秦始皇時置倉於敖山上故名敖倉案畫狐在代郡西南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劾實形制之勢則如淳曰上黨壺關也案畫狐在代郡西南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案方船積粟循江而下也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孟康曰刻斷無復廉玩惜侯印不能以封於人也音五官反案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刑斷無圭角漢書作玩言玩惜不忍授人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

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音發

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北魏謂魏豹。豹在河北。故也。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

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

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

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

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

王遂烹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

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音界。地理志。武

陽子。遂衍字誤也。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年表云。卒子敵嗣。卒子平嗣。元年有罪國。遂屬河間案。漢書作武

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

陸賈者。楚人也。案陳留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晉侯伐之。故陸渾子奔楚。賈其後。以客

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尉他。南越道。故曰

尉他。音馳。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魘結。魘。音維。今兵士椎頭結。魘。音維。直追反。結音計。謂爲髻。一撮以椎而結之。故

字從結。且案魘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謂夷人本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

墳墓在真定。趙地也。本名東垣屬常山。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案崔浩云：抗對也。衡，車輒。

上橫木，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

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

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

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

起坐。蘇林音厥，禮記子夏蹶然而起，坤蒼云蹶起也。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

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

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

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

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驪案渠音詎，漢書作違字。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

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音托，案如淳云：以為明月珠之屬。又案詩

傳：大曰橐，小曰囊。坤蒼云：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謂以寶物裝裹以入囊也。他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尉，他為越王，令稱臣奉

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生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

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案趙氏秦姓也。案章昭云：秦伯繫後與趙同出，費廉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氏鄉

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

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

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七錄云：新語二卷，陸賈撰也。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

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音止。雍州縣也。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

漢制一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

子曰：與汝約。徐廣曰：汝一作公。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

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率音律，過音戈。其下過字音光，臥反。數見不鮮。音朔，現數見，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

鮮如淳云：鮮，無久暋，公為也。買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久厭患公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

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義，曰：請若問起居，直入坐，而陳丞相

方深念，不時見陸生。深念，深思之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也。陸生曰：足

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案陳平傳：食戶五千，以曲逆秦時有三萬戶，恐復業至此，故稱也。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

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徐廣

曰務一 天下雖有變。卽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盛。義曰言狼籍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卽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臯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贊曰。布不用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

與音預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列傳無此語平原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

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

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案劉氏云。謂欲葬時須啓發殯宮。故云發喪也。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

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

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母在故義不知。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

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祝。說文祝。贈終服也。音式芮反。亦音遂。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祝凡五百金。

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惠時有閔孺。今總言閔籍孺誤也。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己。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爲罪宜誅者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說非也。案小顏云。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得其理也。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爲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爲。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爲中大夫。案下文所謂與太史公善者。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

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

集解 徐廣

曰一本言而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

公高陽酒徒。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據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索隱述贊曰。廣野大度。始官側注。踵門長揖。深器重遇。說齊歷下。趨鼎何懼。臣賈使起。尉他攝怖。相說國安。書成主悟。

考證

酈生陸賈列傳。何渠不若漢。索隱。漢書作遠字。小顏以爲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董份曰。渠字卽如漢書作遠字。遠與遂通。言何遂不如漢耳。

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索隱。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瓚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徐孚遠曰。瓚說與本文正相反也。當依傳說。梁父侯導黥布反耳。臣照按。瓚說非與本文相反。乃傳寫之訛。多一不字耳。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茅坤曰。當入前酈生傳。而今乃以復出附平原君傳後。蓋太史公初本世所傳酈生書。由高帝距羽於鞏洛之間。而以衣儒衣見。及與平原君之子善。乃得酈生本由高帝過高陽時見云云。遂草次如此。蓋其未定稿也。誤見於此耳。臣照按。史記事兩見而小異者甚多。蓋史家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不臆斷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此其遺意歟。